

目 录

俄文譯本序言	1
德文原本序言	21
赫尔曼·杰·阿布斯——国际金融寡头的总 代理人	35
弗里茨·貝格——企業主联合会中代表美国 利益的經理	43
魯道尔夫·布林克曼——一个德美的“私人 銀行家”	49
維尔汉家族——萊因区的一个巨大势力	53
魯德格尔·威斯特利克——壟断資本家兼国务秘書	59
君特尔·赫勒——一个最富裕的战犯	65
迪里希家族——一百五十年来統治着紡織工 業的家族	69
复活起来的托辣斯法本化学工業公司	73
君特尔·康恩德——从紡織工業壟断資本家 到軍事工業巨头所經歷的过程	80
海因里希·科斯特——煤矿巨头的主要代表人	84
阿弗利德·克虏伯——槍炮大王的繼承人	88
保罗·馬克斯——商業銀行的生意人	93
里查德·麦尔登——有色金屬大王	97
魯道尔夫·穆勒——国际金融資本的代理人	104
罗伯特·費尔德門格斯——战后德国最富的財閥	107

赫爾曼·龐德與弗利德里希·哈斯——基督 教民主聯盟的兩個卓越的經濟問題專家·····	113
保羅·瑞施與赫爾曼·瑞施——復活起來的 德國帝國主義的代表·····	118
威廉·瑞倫——蒂森家族的一個代理人·····	124
赫爾曼·馮·西門子——一個世界性康采恩 的業主·····	128
哥特哈德·馮·法根豪森男爵——銀行家兼 鋼鐵工業監護人·····	134
弗利德里希·弗利克——資財不清楚的商人·····	138
奧托·安德烈·弗利德里希——原料專員和 國防經濟專家·····	143
胡果·漢克爾——“彼此互助”·····	147
威廉·蒼根——過去和現在的戰犯·····	151
胡果·辛塞爾——匿名銀行家·····	157
愛德華·薩爾菲尤——政府機構中的一個壟 斷資本家·····	163
耶里馬爾·沙赫特——軍備財政家和德國帝 國主義的代表·····	167
卡爾·希爾尼爾和馬克斯·施密得——德意 志銀行的兩個牽綫人·····	171
奧托·施尼溫得——美國資本的代理人·····	175
弗利德里希·斯賓拉特——西柏林的一個靠 軍事生產發財的工業巨頭·····	179
弗利德里希·恩斯特——希特勒和阿登納統 治下的委員·····	185
康拉德·阿登納——帝國主義者的國務總理·····	191
結論·····	201

俄文譯本序言

德國進步政論家格·鮑曼所著的“一小撮西德壟斷資本家”是值得提請蘇聯讀者注意的。這本書所論述的是一個現實的政治題目。

作者指出西德境內在如何恢復侵略的策源地，而為了消滅侵略，各國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經流過鮮血。

鮑曼所報道的一些事實，確實地證明在西德的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竊據統治地位的還是一小撮工業和金融巨頭；他們曾經資助過並指揮過德國軍國主義和希特勒的侵略。

格·鮑曼的書具有特殊意義的是由於它是在美國侵略集團力圖加速把西德變為帝國主義在歐洲的主要侵略基地的時候寫成的。該書提高了德國人民及歐洲其他各國人民的警惕性，因為它指出了德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成性的復仇主義勢力在西德的復活過程已進展得多么深遠。

歷史證明了德國帝國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乃是歐洲最富侵略性的集團。德國帝國主義者直接發動了由國際反動派準備好了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些戰爭特別是最後一次戰爭，使歐洲人民首先是德國的鄰邦遭受了巨大的犧牲。在粉碎法西斯軍隊和希特勒國家的戰鬥中起了決定性作用的英勇的蘇聯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遭受最沉重的犧牲。德國本國人民對兩次世界大戰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因德國人民的物質和人力資源都曾被德國帝國

主义为了侵略目的而加以利用。

因此，如果不使德国变成一个爱好和平民主的統一的国家，摆脱美国及德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影响，以及如果不以民主的方式解决德国问题，那就不可能保证欧洲、从而保证全世界的和平。而这种决定正是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及全世界和平的利益，并且早在一九四五年波茨坦协定中就规定了。

德国帝国主义虽然在战争中遭受了失败，但它的强盗野心却并没有死亡。相反，由于它被复仇的欲望所迷住，极力复活它的军事工业实力，恢复德国迫使其他民族接受自己统治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地位。

德国帝国主义复活的危险的加强，是由于现在的主要侵略强国——美国——利用西德的复仇分子作为自己的主要军事同盟者，去准备和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 * *

格·鮑曼指出，西德粗暴地破坏了而且正在继续破坏着波茨坦协定关于消灭作为侵略和战争泉源的军事工业康采恩的决议。

口头上，美、英、法占领当局在进行所谓反卡特尔化，分散和改组大银行及工业垄断组织。

事实上，美国帝国主义者却遵循着自己的侵略目的，不仅帮助了德国复仇分子保存着在西德的大垄断资本的联合组织，而且还在旧的康采恩的基础上，有时甚至在别的名义下，成立经济实力更大的集中化组织。旧的军事康采恩的巨头们，或者他们的继承人与继任者，以及希特勒的战争经济的领导人，在大洋彼岸保护人的羽翼下，又展开了强盗性的活动；其目的是在于保证最大限度的利润，所使用的方法是

奴役本国及别国劳动人民，是借助于战争及国民经济的军事化。

因此，我們現在利用鮑曼書中所引用的一些材料和其他根据来指出某些有代表性的事实。

众所周知，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支柱之一是最大的一些銀行壟断組織，即三个財政“章鱼”——德意志銀行、德累斯登銀行及商業銀行。在虛偽的“分散化”和“反卡特化”以后，这三个銀行怎么样了？現在这三个壟断組織表面上“分为”九个繼承銀行（在每个最大的銀行壟断組織內，有三个繼承銀行）。“分散化”是实行了，但業主还是以前的壟断資本家。財政勢力的集中于旧的銀行巨頭們手里，以及他們对于西德經濟生活所起的影响，不但沒有减少，而且还增加了。根据一九三七年的資料，旧德意志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为三十三亿零七十万馬克，而“新”銀行、即表面上已分开的三个繼承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总额則为五十四亿八千一百一十萬馬克，即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新”德累斯登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与旧的相比，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點五，而商業銀行則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三。由三个財政壟断組織所放出的信貸額，在一九五三年十月間總計与一九三七年相比，已增加了二十六亿馬克。这些銀行的經理参加了西德所有的大軍事工業壟断組織的理事会和监事会，而軍事工業壟断組織的代表則参加了三大銀行的理事会。銀行資本与工業資本有表現得非常明显的結合，这种結合形成为財政資本。而這些經理是誰呢？这些經理就是先前曾在希特勒时代支配过銀行的那些人（除了已死去的）：赫尔曼·阿布斯、罗斯勒、辛塞尔以及代替他死去的岳父克洛克納的君特尔·赫勒等人。①

在鮑曼的書中，對於那些橫行西德的帝國主義掠奪者作了很中肯的評述，揭露了他們在建立法西斯統治時所起的作用和這種統治的血腥冒險行為，以及他們與外國資本的聯繫。例如，作者指出頭號金融巨頭阿布斯如何由希特勒的顧問變為阿登納的財政顧問。現在這位希特勒的財政家據有三十六個重要的而且是有利可圖的職位。他所領導的德意志銀行控制着巨大的化學康采恩“法本化學工業公司”的三個繼承股份公司中的兩個。^① 鮑曼揭露了阿布斯與外國資本，首先是與美國資本的密切關係。阿布斯以華爾街的代理人的身份，主持所謂“復興信貸銀行”，這個銀行所經營的業務是把美國貸款分配給魯爾軍事工業壟斷組織。美國即利用這個銀行來加強它對西德經濟的影響。

正如作者往後所指出的，在西德，巨大的軍火工業康采恩克虜伯、蒂森、克洛克納、曼奈斯曼、懷施以及其他世襲的重工業巨頭都在“分散”之後盡力活動着；它們當年在建立德國的法西斯獨裁及武裝希特勒的侵略時曾起過決定性的作用。這些康采恩都是由前希特勒的國防經濟專家——蒼根、瑞倫、瑞施、沙赫特及其他戰犯控制着的。

巨大的鋼鐵托辣斯“聯合鋼鐵公司”是德國帝國主義的主要台柱之一。它已“改組”為十三個鋼鐵公司。該康采恩的大部分股票，亦如其他“改組的”壟斷組織一樣，仍然掌握在以前的業主手中。“分散成小單位”的結果並沒有影響到延緩工作的速度；一九三八年“聯合鋼鐵公司”這個托辣斯生

① “真理報”，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現代文獻彙編”，第六十三期，一九五四年二月。

② 阿·諾登：“為了民族”，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三三頁。

产了全德所出产的鋼的总量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七；一九五二年“新”康采恩即已出产了西德鋼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一一点五，鋼材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生鉄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五二年“分散成为小单位”的康采恩生产了六百六十六万九千二百七十六吨鋼。“联合鋼鉄公司”的資本計为四亿六千万德国馬克，而“新”公司的資本总额則被規定为十四亿五千一百九十万馬克。①

根据一九五二年的資料，巨大的軍火工業康采恩曼奈斯曼在“分散成为小单位”之后，为軍事目的生产了一百三十五万六千吨鋼，而在一九三八年它仅出产了八十三万九千吨鋼。②“新”康采恩的資本总额从一亿六千万馬克增为三亿二千万馬克。③康采恩的总經理蒼根在希特勒时期曾充当法西斯軍备委员会主席及帝国“工業”集团领导人的职务。在曼奈斯曼康采恩的業務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是德累斯登銀行。

另外一个軍火工業康采恩，即魯尔的克洛克納家族的工業巨头們的康采恩（現在称为“西北德意志联合冶金矿业股份公司”）在“分散成小单位”后的結果，也是值得注意的。

这个康采恩連同它的一些几乎没有更改名称的分公司在一九五二年出产了一百三十五万一千吨鋼，而在一九三三年只出产了一百零八万八千吨鋼。④它的資本从前为一

① “真理报”，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世界舞台周报”，一九五三年，第二十五期。

② “世界舞台周报”，一九五三年，第二十五期。

③ 同上。

④ 同上。

亿零五百万馬克,現已增为三亿二千二百二十万馬克,同时克洛克納家族已將全部股票的百分之五十一·四八掌握在自己手里。①

已在一九五二年从西部占領当局的牢獄中釋放出来的“槍炮大王”和战犯克虜伯的康采恩,虽然“改組”尚未完結,但是却更加現代化了,現在已能年产二百万吨鋼。

軍火康采恩“古特霍夫努格冶炼公司”是屬於最富有的汉尼尔家族的;它在“分散成小单位”之后,在一九五二年出产了一百四十一万六千吨鋼,而在一九三八年它只出产一百二十八万四千吨鋼。② 正如格·鮑曼所指出的,現在这个大战犯家族的代理人是赫尔曼·瑞施和科斯特。怀施的矿业康采恩也仍然保存下来了。

上列六个鋼鉄康采恩在一九五二年出产了西德鋼鉄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关于生产和資本均集中在一小撮巨头手中的情况,可以从下列的材料中得到証明:在一九三八年,每个鋼鉄产量在一百万吨以上的工厂,占有鋼鉄企业的百分之十二,它們出产的鋼的熔鑄总量百分之五十六·五。而一九五二年这些企业仅占全部企业的百分之八,可是其产量份额却占全国产量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八·二。③

龐大的軍事化学康采恩“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在“分散”成为三个繼承公司之后,仍旧控制了西德的化学工业。在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二年及一九五三年先后在該康采恩發生的猛烈爆炸,揭露了它的活动方向。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三

① “真理报”,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世界舞台周报”,一九五三年,第二十五期。

② “世界舞台周报”,一九五三年,第二十五期。

③ 同上。

个繼承公司的資本总額为十六亿六千零三十万馬克，就是說差不多超过旧康采恩的固定資本三亿馬克。①

在鮑曼的書中也指出金融寡头統治着西德的其他工業部門，如电气工業、石油工業等。

* * *

作者仔細地探討了外国資本直接夺取西德企業的过程，及外国壟断資本家与西德壟断資本家的利益的紧密錯綜情况。在十九世紀末叶出現的这个过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間的时期更为加强了，并且在准备和發動希特勒的侵略戰爭中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現时，在世界資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尖銳化和西德被帝国主义列强軍隊占領的情况下，外国資本对西德經濟的影响更急剧地加强了。

烏布利希同志代表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对第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引証了关于外国資本参加西德經濟中的下列資料：美国壟断資本控制了五百个巨大的股份公司，而英国則控制了二百五十个。西德最大的每家資本超过五千万馬克的股份公司有八十五个公司，其資本总額为一百亿馬克，其中資本总額四十亿馬克的三十四个股份公司，均直接或間接受美国或英国的控制。②

在西德占統治地位的德国的和美德的以及別国的壟断組織獲得了最大限度的利潤；而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潤乃是它們的政策的主要动力。从一九四八年六月到一九五〇年止，西德壟断資本的利潤达五百亿馬克，而仅仅在一九五一年期內，即达四百八十亿馬克。③

① “真理报”，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② “真理报”，一九五四年四月一日。

壟斷資本家的發財致富，是靠無情地剝削和掠奪西德的勞動人民以及那些有西德壟斷資本展開活動的國家的勞動人民。西德的人民遭受它“自己的”和外國的壟斷資本家的壓迫。壟斷資本家採用日益殘酷地加強工人勞動強度的措施，而造成生產方面的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的增長。西德企業中的不幸傷亡事故的數目，已由一九五〇年的八十七萬九千次增為一九五三年的一百二十三萬二千次。在同一時期內，職業病亦由三萬五千病號增為五萬三千病號。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西德工人所領到的工資不能保證最低的生活費用。^② 最重要的食品和工業品的價格不斷地上漲，捐稅負擔亦愈益加重。可惜鮑曼沒有引証資料說明壟斷資本的壓迫如何引起工人階級和所有勞動人民進一步的貧窮化；而這種情況擴大了一方面是一小撮厚顏無恥和沉淪於財富的壟斷資本家和另一方面是數量眾多的西德人民之間的深淵。

* * *

西德的壟斷組織不僅控制了西德的全部經濟，而且還主宰着波恩分立政府的政策。作者正確地着重指出以阿登納為首的波恩政府是從屬於西德的侵略壟斷資本的，而這種壟斷資本與外國資本特別是與美國帝國主義有着密切的關係。在西德恢復了康采恩老板和銀行老板、大地主及法西斯將軍們的統治。波恩的附庸“統治”是美國帝國主義的政治支柱，是使德國的分裂局面加劇的工具，是壓迫和奴役西德人民并把西德拖入侵略性的北大西洋戰爭集團的工具。這個統治的“法律”根據是借阿登納政府的幫助而強迫西德

② “統一雜誌”，一九五一年第八——九期；“西德的資本輸出”，載“德國經濟研究所報告”，一九五二年柏林出版。

③ “真理報”，一九五四年四月一日。

接受的“占領法規”。“苏联政府認為：”在苏联政府关于苏联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間的关系的声明中指出，“美国、英国与法国在西德实行的‘占領法規’不仅違反民主的原則和德国人民的民族权利，而且在目前情况下，由于阻碍东德和西德的接近，也是德国国家恢复統一的主要障碍之一”。^①西德的占領費用連同給西柏林的“援助”占波恩政府一九五三—五四年度預算的百分之四十一點七。^②所謂波恩和巴黎战争条約，——由于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爱好和平的陣营的一致反对批准这两个条約，所以还没有正式生效^③——其目的是要使帝国主义占領西德五十年一事合法化，使德国的分裂局面加剧和更进一步地奴役西德人民，并加速德国軍国主义的复活。

西德的联邦議院內坐有德国民族的凶恶敌人，康采恩的直接代表者和大战犯，例如：銀行家赫勒及阿登納的密友費尔德門格斯等人。波恩外交部及司法部的領導人員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五——九十是积极的法西斯份子、著名的希特勒官僚，如布兰肯霍恩、許瓦茨曼等。

鮑曼的書中引用了标志着西德政府的首脑阿登納的反民族利益活动的鮮明資料；德国的民主刊物称阿登納为“重新軍国主义化的总理”。

壟斷組織的代理人以及包括旧日的党衛軍在內的战犯

① “真理报”，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中譯文見“新华月报”，一九五四年四月号，第二四頁。——譯者）

② “現代文獻彙編”，一九五四年二月第六十三期。

③ 一九五四年八月，由于法国国民議会拒絕批准，巴黎条約和波恩条約破产了。同年九、十月間，英、法等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倫敦會議和巴黎會議上簽訂了改头換面的巴黎协定。这个协定在一九五五年五月由西德議会批准了。——譯者

們广泛地参加了波恩政府。①

* * *

西德帝国主义及军国主义的复活，乃是对和平和所有
一切民族的安全的严重威胁。

众所周知，国家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正如列宁
所指示的，是由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来决定的。

保证最大限度的利润是西德帝国主义全部政策的动
力。

与美国帝国主义强盗们有密切联系的西德的侵略集
团，认为毋须掩饰他们的掠夺目的，而公开地标榜复仇计划，
造成了对欧洲的安全、从而对国际间的安全的大威胁。

阿登纳及其政府人员时常发表所有欧洲人民、特别是
德国邻国人民都能充分理解其含义的露骨的言论。阿登纳
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六日宣称：“西德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应
该是为东欧建立新秩序作准备工作”。②波恩的部长席堡姆
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声称：西德帝国主义者的野心是要
夺取“所有在任何时期曾经住过德国人的地区”。③西德的
反动报纸充满了对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国家人
民所作的造谣中伤的、复仇的攻讦。

自然，事情并不限于复仇的言论。

波恩政府在加紧使西德成为将来侵略战争的进攻基地
的角色，关于这一点可以用加速建筑飞机场、打靶场、军用
公路等等事实来证明。当年曾经煽起希特勒的掠夺战争的
垄断资本家们，现在正忙于为新的侵略行动而扩大西德的

① “现代文坛彙编”，一九五三年第五十九期。

② “新德意志报”，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日。

③ 同上。

軍事工業潛力。根據報紙報道：至少有一千五百個工廠在直接從事軍火生產。希特勒的將軍們正在集結復仇武裝力量，正如維·米·莫洛托夫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到二月間舉行的四國外長柏林會議上所指出的：現在西德各種各樣的軍事人員已有三十六萬八千人。波恩聯邦議院來不及等待其主要目的在於復活德國軍國主義作為北大西洋侵略集團的基本突擊力量的“歐洲防務集團”條約生效，就通過了對波恩憲法的“補充條文”，規定實行兵役法，並轉而公開地在西德恢復復仇的侵略軍隊。

德國民主刊物曾報道關於美國與波恩政府之間的秘密協定，該協定規定在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內成立六個裝甲師，建立許許多多的軍營；在凱撒勞敦地區配置二千四百輛重型坦克和一千二百輛中型坦克，指定供復仇軍隊使用。⊙現在波恩的復仇分子談的不是十二個而是二十五個或者甚至六十個師的未來國防軍。侵略性的海軍和空軍也正在恢復着。

在西德有好幾百個軍人聯盟，這些聯盟完全是法西斯軍事組織；西德大量出版復仇主義的報紙和雜誌，灌輸法西斯的思想，如像“地緣政治”、“新歐洲”等等。新侵略戰爭的思想準備工作正在加速進行。

國家法西斯化以及在各方面加強政治上的反動乃是西德的特征。反動的波恩政府久已企圖禁止為爭取和平及國家的統一、反對侵略和復仇勢力而英勇地進行鬥爭的德國共產黨的活動。波恩的首領們企圖按照美國過去審判的例子，來對德國共產黨領袖們扮演審訊的把戲。在西德實行了

⊙ “新德意志報”，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关于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的反动的反工人法规，这个法规是摹仿美国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泡制出来的。波恩的头目们拟定了所谓“反对宪法”的组织名单，这份名单内自然包括着所有真正的民主组织。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至十日波恩联邦议院通过了一个法西斯法案，按照该法案，凡是保护和平、争取德国的统一及和平条约的任何行动都被宣布为“叛国行为”。

依靠美—英占领军的波恩政权的所有这一切法西斯政策，遭到了西德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抵抗和反对。近年来，西德时常发生反对准备战争及进攻人民生活利益的政策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越来越多的西德居民的广大阶层已觉悟到美—英帝国主义及波恩统治者的政策是破坏德国民族的生存的基础。西德进行民意测验时，有一千六百万以上的人表示反对巴黎及波恩战争条约，赞成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英国及法国的代表们在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不赞成维·米·莫洛托夫所提出的关于就德国人是否支持波恩及巴黎条约，或者他们希望缔结和平条约这一问题在德国举行全民投票的建议，这并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者畏惧德国人民自由表达意见。

北美的战争贩子宁愿与德国民族的一小撮叛徒及西德的军国主义份子和复仇份子发生关系。

* * *

鮑曼在他的書里正确地指出了，复活中的西德帝国主义正在向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进行扩张，虽然他不曾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

其实西德垄断组织的经济扩张已导致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及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尖锐化。

現在英國和法國的壟斷組織已經非常強烈地感覺到西德壟斷組織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上的競爭。美—德對抗的發展也是必然的，雖然美國千方百計地利用西德帝國主義的擴張來削弱英國與法國的障地。

按照西德的輸出量來說，它在一九四七年占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中的第二十六位，可是在一九五三年却已越過法國，而占第四位（在美國、英國及加拿大之後）[⊖]。

西德在一九五一年，特別是在一九五二年對比利時、盧森堡、荷蘭、奧地利、法國、意大利及伊朗的出口已超過了英國。

在同一時期內，西德對英國、比利時、盧森堡、荷蘭、丹麥、挪威、奧地利、意大利、伊朗、墨西哥、印度及美國的出口又越過了法國。而且它對奧地利及丹麥的出口已超過了美國。[⊖]

西德壟斷資本在猛烈地向拉丁美洲各國進行擴張。一九五二年西德向這些國家的出口額價值達四億零九百萬美元，同時英國的出口額計為四億五千四百萬美元，而法國則為一億九千一百萬美元。[⊖]一九五三年西德在輸往南美洲的商品方面已超過了英國。

西德的壟斷資本家為爭取保證自己最大限度的利潤利用了資本輸出。這樣就使各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之間的鬥爭更加尖銳化了。

西德的資本已輸往南非、北非、南美洲、加拿大、巴基斯坦、伊朗、埃及和土耳其。西德的壟斷資本家也像他們的竟

⊖ “經濟報”，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六日。

⊖ 同上。

⊖ “新德意志報”，一九五三年八月四日。

爭者一樣，寧願以借款、建設企業等形式向落后國家輸出資本。正如弗·伊·列寧所着重指出的，壟斷資本在這些國家內的利潤特別的高，因為在那裡本國資本很少，並且有廉價的原料，土地價格也比較便宜，而工人的工資則極其低微。

根據不完全的統計，西德在一九五三年輸出的資本計有十六億馬克。①

根據報紙的消息，有一百五十到二百個西德公司在國外設有分公司。

西德主要的資本輸出者——就是下列這些巨大的軍事工業康采恩，如克虜伯、曼奈斯曼、克洛克納等。

我們應注意克虜伯的非常積極的活動。

英國資產階級的報紙“曼徹斯特衛報”，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八日稱克虜伯為“英國最可怕的競爭者”。

根據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間簽訂的合同，克虜伯與克洛克納及德國機器製造股份公司兩個康采恩在印度（與印度政府合股）建立一個煉鋼廠，其生產力為年產一百萬噸鋼。在“印度斯坦鋼鐵有限公司”的招牌下，建立一個擁有十億盧比（八十八萬馬克）②資本的股份公司。在孟買迤南的地方，克虜伯將建立一個水泥工廠，其生產力為日產三百噸水泥。克虜伯也與巴基斯坦政府簽訂了建築煉鋼廠及水泥廠的合同。

克虜伯及其他西德壟斷資本家將火車頭及機器輸往埃及，準備在開羅附近建設煉鋼廠。克虜伯從敘利亞政府獲得

① “西德的資本輸出，是榨取最大利潤的工具”，載“德國經濟研究所報告”，一九五三年柏林出版；“新德意志報”，一九五三年八月四日；“每日評論”，一九五三年六月六日；“經濟報”，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② “經濟報”，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了輸送供石油工業用的機器和設備的訂貨。

克虜伯的代理人也與土耳其政府進行了關於建築橫跨過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大橋的談判，其價值約為二千五百萬英鎊。[⊖]

克虜伯獲得了在法國和挪威建築橋梁，以及在希臘建築兩個煉鐵爐的訂貨。它在南美洲更展開了狂熱的活動。

曼奈斯曼康采恩在巴西建設了一個大煉鋼廠。西門子電氣康采恩在南非聯邦設有它的分公司。達姆洛爾—本茲股份公司在阿根廷建設了一個汽車廠。法本化學工業公司正在土耳其建立一個氮氣廠，並且已在那裡創設了德土化學股份公司等。[⊖]

一九五三年三月間，阿登納政府制訂了借助於政府津貼來進一步擴大資本輸出的計劃。為了實現這個掠奪計劃，波恩政府劃出了五十萬馬克作為“開發世界落後地區”的第一批費用。因此，在官方聲明中特別指出“這些資金——僅為一個廣泛的計劃的開始”，而這種計劃是“應該不靠美國的資金去實行的”。（重點由序言作者所加）

這個“開發落後地區”的計劃很像“杜魯門的第四點計劃”，其區別只在於起草人是西德的帝國主義強盜。我們指出德國工業協會的會長弗里茨·貝格在他有一次訪問美國時曾恫嚇說，西德將實行“獨立的貿易政策”，這不是沒有意義的。

西德的經濟擴張在縮小了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上，已

⊖ “現代文獻彙編”，一九五三年第五五期；“經濟報”，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 “德國財政”，一九五三年第十四期；“新德意志報”，一九五三年八月四日。

碰到了英法及其他國家的壟斷資本的猛烈反抗。銷售的困難不斷增長。所有這一切都與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特別是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不斷增長的總危機現象有着密切的關係。

美國工業生產水平的下降和其他危機現象的發展，加速了其餘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危機的攻勢，特別是像西德這樣的國家，它在經濟方面與美國的經濟有着密切的關係，而且在很多地方都依賴着美國。

一系列的標志證明了西德的危機現象在不斷增長。

在西德的工業中，工業生產能力經常開工不足的現象在不斷增長着。機器製造業及化學工業企業的開工率僅達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冶金工業則約達百分之七十。在西德的一百二十個熔鐵爐中即有三十九個沒有開工。

由於企業經常開工不足的結果，失業現象在迅速增長。甚至根據官方故意縮減了的數字來看，在一九五四年一月間西德（西柏林除外）完全失業的工人人數增加了四十六萬四千七百九十二人。^①根據官方數字，西德（包括西柏林在內）完全失業的工人總共有二百二十三萬人，如果估計到半失業工人，則至少有四百万人。^②失業工人人數在民用生產部門中最高，雖然它們日益適應於軍用的需要。

在一系列的經濟部門中，其中也包括重工業，表現出有縮減生產的趨勢。例如，在一九五三年冶金工業的生產量即比一九五二年縮減了百分之三點七，機器製造業則縮減了百分之二。一九五三年的上半年，在西德首先就有顯著縮減投資範圍的現象。^③

① “新德意志報”，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② 同上。

在西德的許多工業部門中都表現出倉庫內的存貨的显著增长。

西德煉鋼廠的軋鋼存貨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一——一百。鐵礦石的銷路從一九五三年三月起差不多縮減了三分之一。存留在煤井中的煤炭數量到一九五四年二月止已增加到四百萬噸，而鐵礦石則達七十一萬噸。^②西德所獲得的工業訂貨的數量在不斷減少；由於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競爭更加尖銳化，許多商品的出口也表現出在下降。

根據初步估計的數字，西德出口的機器在一九五三年比一九五二年減少了^③。紡織工業感到很大的困難，它在西德出口總額中所占的份額，一九五一年為百分之六點二，一九五二年為百分之五點五，而在一九五三年更降為百分之五點二。西德金屬制品的出口，一九五三年的價值為十億零六千萬馬克，而一九五二年則為十一億五千萬馬克。^④

如果西德能與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建立正常的貿易關係，則西德的工業將感到較少的困難。可是波恩的統治者俯首貼耳地遵循美國帝國主義的指示，破壞和民主國家市場調整貿易關係的各種企圖，並且妨礙德國的國內貿易。

* * *

現在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都更加深信，美國與英國政府的侵略政策已導致德國帝國主義及軍國主義的復活。美

② “真理報”，一九五四年四月一日。

③ “新德意志報”，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真理報”，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

④ “經濟報”，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六日。

⑤ “經濟報”，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七日，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国帝国主义集团及西德复仇分子所作的主要努力，目前是在旨在加速建立西德复仇主义的军队，特别是在法国国会拒绝批准巴黎条约之后。

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美英帝国主义者曾帮助帝国主义德国提高它的战争经济潜力，而希望它的侵略指向苏联。

当时苏联政府不止一次地警告过德国军国主义的保护人，指出它们的政策的结果会是严重的失败。这个警告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德国法西斯主义在进攻苏联以前，就袭击了英—法—美集团。德国帝国主义既未重视凡尔赛条约，也没有把“保证”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边界的一九二五年的洛迦诺公约放在眼里。

现在美英帝国主义者又在指望能够把德国的侵略者变为实现美国树立世界霸权的计划的简单工具。这种打算完全是建筑在沙子上面的，因为德国帝国主义者以扮演美国的“小伙伴”的身份，力图利用美英的政策来破坏波茨坦协定，而实现他自己的侵略计划。甚至在波恩—巴黎协定还待批准的情况下，有些人就认为它要比以前针对苏联的凡尔赛条约或洛迦诺公约稳固可靠一些，这是毫无根据的。

德国人民所需要的不是波恩—巴黎协定，而是和平条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德国人民所有一切民主、爱国力量争取和平条约及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爱好和平的德国的堡垒。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彻底地实行了波茨坦协定，肃清了侵略和反动泉源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和容克地主。在国家的这一部份内，德国人民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这个政府执行着有利于整个德意志

民族的政策。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全体德国人民，在自己为恢复德国统一和独立的而进行的斗争中，依靠着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的积极支持和热烈同情。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斗争已席卷了整个欧洲。

苏联政府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到二月间举行的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中所采取的立场，及苏联外交家们随后一再采取的有力步骤，均表明了苏联坚持不渝地为争取在民主的基础上，迅速恢复全德的统一和独立，为建立有效的欧洲集体安全制度以及反对德国侵略与军国主义复活的威胁而进行斗争。

苏联政府提出了保证欧洲集体安全的建议，即“关于欧洲集体安全的全欧条约”草案，来替代美国成立“欧洲军”和分裂欧洲的侵略计划。

苏联的这些建议符合于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及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

苏联政府关于苏联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声明，是苏联对德国民主力量的信任的鲜明证据和对和平事业的巨大贡献。根据这个历史性的文件，苏联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像与其他主权国家一样的关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能按照它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决定它的国内和对外事务，包括与西德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在内。苏联政府的声明受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民众及全德人民民主力量的极热情的欢迎。

* * *

作者引证了广泛的具体材料，利用了历史档案文献、定期刊物的消息及大银行、工业和贸易公司的正式报告书。为

了此書在苏联出版，作者又根据新的資料作了一系列的补充。

这本著作虽然不是从各方面詳尽地闡明西德經濟的集中过程及其軍事潜力增长情况的总结性的专题著述，但它可以作为进一步地更深入地进行理論研究的基础。

鮑曼的書揭露了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及美国在西德的侵略政策，該書会使苏联的讀者以很大的兴趣去讀它。

格·苏哥莫涅揚

德文原本序言

希特勒所發動的战争遭到慘敗的結局八年之后，德国人民又复面临着死亡的危險。处于力圖夺取世界霸权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經濟統制之下的一些国家中間，也有西德这个被割裂下来的分立国。

西德具有很大的軍事潜力和人的潜力，而且它的經濟与国际金融資本、首先是与美国資本有錯綜复杂的关系，这些就是美国帝国主义者竭力要把借他們的援助复活起来的德国帝国主义者变为他們在欧洲的主要軍事同盟者的主要动因。因此，美国的战争販子就与这个曾經發動两次世界大战、以充任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險开路先鋒而出名的伙伴結合在一起。

美国帝国主义与侵略的德国壟断資本的勾結，意味着对于全世界的和平是一种威胁。由于遇到帝国主义的占領者列强的反对，原拟根据波茨坦協定的原則，用肃清壟断組織的大亨和大地主的勢力的方法，来引导全德朝着民主的軌道發展的企圖已遭到失敗。制造波恩分立国家并把它圈套在馬歇尔計劃之內，魯尔法規、占領法規、欧洲煤鋼联营的成立以及强加于德国人民的波恩战争条約，乃是美国帝国主义走上統治西德的道路的一些重要阶段。

美国帝国主义者陰謀把西德变为反苏战争的根据地和进攻基地，是在以美国壟断組織为首的势力雄厚的国际銀

行、康采恩和卡特尔的压力之下去实现的。它们的势力足够使所有关于消灭西德垄断组织的经济实力的协定都不发生效力。

德国的主要垄断组织与国际金融寡头的旧有商业关系更加速了这一过程。畢特尔博士在他根据历史文献写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西方列强从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九年对德政策的研究作品中得出了下列的结论：

“不言而喻，德国银行家、企业主、大地主、将领们从一九四五年起便积极努力来破坏波茨坦协定，以期重新占领主要的资本主义阵地并恢复军国主义。这些反动集团经常地力求把西德的各占领区域分离开来，并将它们归并到当时策划的‘西方集团’去。他们表现出这种鲜明的意图：要借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来恢复德国垄断资本的势力，并加速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复活。”^①

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与德国金融资本有密切联系的美国家垄断组织，即曾拨款接济德国的军事工业，并帮助过由于战争失败而削弱了的德国帝国主义恢复势力。这些想把德国变为反对苏联的战争工具的企图，曾导致血腥的法西斯统治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最后在苏联军队的打击之下希特勒德国的无条件的投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列强准许德国帝国主义建立一支十万人军队去镇压任何社会主义的活动，而直接引起了法西斯侵略军队的建立。经过了三十年之后，那些仇视苏联并且力图用挑起第三次大战的办法去夺回他们在过去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失去的阵地的美国亿万富翁，又踏

^① 卡尔·畢特尔：“德国的仇敌”一九五二年柏林版，第四十二页。

上了同样的道路。

美国妄圖統治世界的人的好战观念，促使他們与罪恶滔天的德国帝国主义者，遍身血污的战争罪犯們，摧殘人道观念的罪人們結成联盟。在不多几年以前，整个的文明世界都在激憤的情緒下审讯战犯，揭露了这些人类仇敌的罪行，可是現時这些战犯又复在波恩的分立国及西德的經濟中窃据了要位。

究竟有哪些力量在支持阿登納的背叛民族的政策呢？虽然这是少数的人，但由于他們与国际金融資本有多方面的关系，而且是一批有势力的銀行和康采恩巨头的集团，跟随他們的还有被打敗了的希特勒的將軍們，出卖祖国的政客們，和卖身求荣的“工人領袖們”。就是这些反动力量在两次由他們煽起的世界大战中都失算了。

奴役德国人民的先鋒，鎮压德国爭取民族統一和締結和約的爱国民众运动的禍首，反苏十字軍的代言人，乃是一小撮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壟断資本家。

然而德国与美国壟断資本之間的合作，更急剧地加深了帝国主义陣营內的矛盾。重新加强起来的德国壟断組織已很快地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就并且已給予法国和英国的陣地以严重的打击。德国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及亚洲各国对外貿易的擴張，日益显露出德美之間已經成熟了的矛盾。这是一些确实可靠的标志，它們意味着萊因与魯尔的壟断組織的巨头們不願意长期忍受华尔街的約束。复活起来的德国帝国主义侵入其他資本主义列强的势力范围，使得爭夺縮小了的資本主义世界市場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資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是在更加扩大的企業內高度的生产集中和产生壟断性質的联盟与康采恩。

列宁在一九一六年曾指出：“在德国没有托辣斯，而‘只有’卡特尔，但统治德国的不过是三百个资本巨头。而这些巨头的数目还在不断减少。”^①

“关于美英对西德的干涉政策和德帝国主义复活的白皮书”已对西德借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来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权机构一事，作了如下评论：

“但是，如果你从招牌的后面看一下，并且考查一下实际上谁在操纵着股份公司，你就会发现一群相当少的人物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一切最重要的企业部门里。这一小群人物，在西德约有四十到五十人。他们建立了‘金融寡头政治’，成为一群控制着西德整个经济、政治生命的家族。”^②

本书的目的是要根据西德现时的情况来研究“巨量的财政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掌握，造成异常广泛而稠密的联系和关系。”^③

揭露银行和康采恩统治者的复杂的、往往很难确定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将使读者们能够明白关于资本主义集中的范围和方法的概念。这乃是理解这些康采恩和银行巨头们利用来首先是控制一些小企业，然后控制壟断组织所并吞的整个工业部门，最后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把国家机关攫为己有的各种各样的吞并方法的钥匙。

在这本著作内也研究了西德许许多多的壟断企业，有时这些企业的股票是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的。但是，在这里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见“列宁文选”，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九四七页。——译者

② “关于美英对西德的干涉政策和德帝国主义复活的白皮书”，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七八——七九页。——译者

③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见“列宁文选”，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一〇四四页。——译者

应当考虑到这些企业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营企业相比。在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不仅可以看出垄断资本家与“政府要员”之间的私人结合的日益加强，而且也可以看出国家参加到私人企业里去的情形，以及往往有私营企业若是转为国有更符合金融寡头的利益，而依照他们本人的坚持要求，完全转为国有的情形。当垄断资本家在国家机关内窃据要职的时候，不仅能保证他们的高额利润，而且他们的侵略计划也能得到支持。

国家机关服从于垄断资本家，尤其具体表现在国营企业的这种组织上，或者表现在这些垄断公司受国家监督管理的过程中。重要的垄断资本家与政府要员之间的私人结合，保证了动员国家机关去保护金融寡头的利益。

约·维·斯大林在他有历史意义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在论述垄断组织与国家机关的结合问题时写道：“‘结合’这个名词是不适当的。这个名词在表面上和说法上是表明垄断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接近，可是没有揭示出这种接近的经济意义。问题在于这种接近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不单是结合。而是国家机关服从于垄断组织。”^①

舒曼计划的巨头

在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侵略协定系统中，舒曼计划所承担的一份任务是动员欧洲的经济去为美国扩张军备。为了掩饰这条军事水螅^②的教父实际上是美国的金融资本这一事实，于是就把法国外交部长舒曼的名字授予这个超级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三八页。——译者

② 这里是将舒曼计划比拟为吸血动物。——译者

卡特尔。該項計劃乃是美国前任国务卿馬歇尔早在一九四六年春天就向当时在倫敦举行的六国单独會議提出的。

打算假借舒曼計劃去进行的西欧煤炭与鋼鐵工業的集中，是符合于美国帝国主义加强它对受其支配的西欧国家的經濟、从而加强它們的政治的統治地位这种企圖的。舒曼計劃是为了給預謀反对苏联的战争建立一个重工業軍火庫的勾当服务的。同时它也作为在美国壟断資本援助下复活起来的德国帝国主义在欧洲的統治地位的一重保障。

“舒曼計劃組織……的特殊标識是美国壟断資本所給予复活了的德国帝国主义的特別支持，以及这个組織对美国壟断資本的特別依賴……。西欧六个国家由于其政府和議會多数派的卖国的态度，已把整个經濟的重要据点放弃給新壟断資本家。因此它們已破坏了它們的主权的基础。”^①

在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九日阿登納政府的全权代表与法国、卢森堡、荷兰、意大利五国政府代表逐条洽商了关于舒曼計劃的条約草案后，阿登納联盟即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一日在波恩的联邦議院內批准了建立这个所謂“欧洲煤鋼联营”的条約。

舒曼計劃的批准，意味着阿登納政府把原属于德国人民管理的重要工業部門的主权轉讓給美国金融資本，从而阻碍了以国际协定去把軍事工業轉向和平軌道的这种規定。这样一个龐大的軍事壟断組織的成立，意味着消費品生产的縮減，而且归根結蒂是大大加强了对西德劳动人民的剝削。

^① “关于波恩战争条約的白皮書”，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六二頁。——譯者

这些違背德国人民的意志而与美国帝国主义者完全一致地去創立这个超級壟断組織的联营的西德代表是誰呢？在这里起重要作用的是与主要的国际金融寡头有联系的德国壟断資本的最反动的侵略集团。

坐在舒曼計劃的各委员会里的是一些有势力的德国壟断資本家的代表。在以銀行業中央理事会主席貝尔納特为首的所謂經济技术委员会中就有这样一些人：德国土地銀行的渥克，受美国人接济的复兴信貸銀行的阿布斯，奥本海姆銀行的費尔德門格斯，法兰克福金屬公司的麦尔登博士，德国煤矿管理局的科斯特博士，蒂森康采恩的瑞倫，克洛克納康采恩的老板赫勒，汉尼尔康采恩的瑞施，联合鋼鐵公司的苏尔、温塞尔及汀柯尔巴赫。

与这些“有經驗的和可靠的”納粹国防經济专家和战犯結为伙伴的，有职工会的右翼領袖戴斯特、科尔希、蒲特霍夫及华根富尔。为了緩和西德职工联合会普通会员的情緒，該会的理事会在一九五〇年六月間曾提出反对舒曼計劃协商委员会的成員的抗議。其借口是派到这些委员会中的企業主是由“准备解散的康采恩的全权代表”所充任的。

波恩联邦議院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不是以原則性的理由去拒絕批准舒曼計劃，而是純粹为了煽动性的目的，这一事实可以从参加欧洲煤鋼联营的所謂中央“高級机构”的代表的下列名单得到証实。社会民主党右翼領袖海因茲·蒲特霍夫在这个国际金融寡头的执行机构內获得年薪一万二千美元，而出卖了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

“德国經济报”在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七日写道：

“高級机构是万能的。当欧洲和全世界的社会人士知道这个奇异的卡特尔的实际威力的时候，他們将带着很惊奇

的心情而拭目。”

这个超級卡特爾的各种領導机构的成員，不是服从他們本國政府的指示，而是接受統治这个卡特爾的美国金融集团的命令，这种情况完全証明他們以自己的主子的僕役身份，为了高額報酬而从事奴役德国人民的勾当。

欧洲煤鋼联营

舒曼計劃的發起人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十日宣布开放煤炭、矿石及廢铁的“公共市場”，而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一日又宣布开放“鋼的公共市場”。在一年过去之后，很明显的是参加这个超級卡特爾的西欧各国的煤鋼工業企業与西德壟断組織的不可遏止的擴張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欧洲煤鋼联营的目前情况的特点是有很多的矛盾。它在成立的时候冠冕堂皇地宣称是什么“联盟”，好像它的使命是要帮助提高西欧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实际上它是一些彼此进行殊死斗争的壟断資本家的一个組織。欧洲煤鋼联营不仅沒有緩和各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而且是十分合乎規律地加强了这些矛盾。这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之后，資本主义世界市場更加縮小的緣故。

首先是法德之間的矛盾更尖銳化了，因为德国壟断資本家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已大大地超过了自己在欧洲煤鋼联营中的主要竞争者法国。魯尔区的丰富煤藏是西德壟断資本家手中的王牌；在参加联营各国的領土內已經勘探出来的埋藏的深度不到二千公尺的煤藏，西德的份額占有百分之八十六点七，而法国所占的份額却只有百分之三点八。可是一个薩尔区的份額即占去百分之三点六，这种情况說明了为什么法德帝国主义者为了夺取薩尔而进行的斗争会异常

激烈。虽然总的說来煤的开采量沒有增加，但西德的煤矿工業家却能扩大他們在煤炭总产量中所占份額的百分比，而减少了法国的份額。至于褐煤的开采量，則西德所占的份額为百分之九十六。

在鋼鐵工業中，法国的企業虽然在第二次大战之后扩大了，但是該項工業的重心仍然轉到了西德。由于美国所干的“分散”勾当而更加速了西德炼鉄和鋼鐵工業的集中过程，这种集中过程使生产率很高的、在实力方面已超过法国壟断組織的鋼鐵康采恩得以建立起来。在一九五三年，西德的鋼鐵工業在参加欧洲煤鋼联营的国家中所占的份額为百分之三十八点一，而法国的份額总共不过百分之二十五点二。

这种情况正符合美国帝国主义者的目的，他們在竭力保証德国帝国主义成为自己在西欧占居首要地位的主要同盟者。

德国帝国主义者考虑到处在美国帝国主义者支配下的、用来实现战争条約的經濟基础的重要意义，因而企圖借助于欧洲煤鋼联营来使法国、比—荷—卢三个經濟同盟国以及意大利的經濟从属于它的侵略的目的。

由于鋼的出口稅与运費率方面的差別而引起了进一步的意見分歧。圍繞着所有这些問題，在欧洲煤鋼联营的各个成員国之間發生了激烈的斗争。各参加国为了追求市場，而不顧卡特尔的协定，不断降低其产品价格。

参加联营的大国和小国之間也存在着矛盾。由于生产成本費高昂的关系，比利时与卢森堡的地位显得很微弱。因为舒曼計劃規定关闭“不赢利”的企業，所以荷兰与意大利也不能与法国和西德进行切实有效的竞争，从而荷意两国

也受到进一步縮減生产的威胁。当魯尔的矿井正在扩大时，比利时和法国却被迫縮減采煤量。

由于英国的矿业巨头認為他們的利益受到欧洲煤鋼联营的威胁而采取的敌对态度，所有上述这些矛盾更形尖銳化。还有一个爭执点是美国人为实现各种計划（例如建設摩塞尔运河計划）而允許的資金分配的問題。由于美国鋼鐵工業所遭受的銷售困难不断增长，受康采恩支配的美国政府表现出对于允許給西欧鋼鐵工業的投資問題异常沉着。

欧洲煤鋼联营这个超級托辣斯的创办人，曾贊揚它是一个处在国家之上号召“協調”西欧工業的机构，而且是建立“欧洲联盟”的一个工具，而实际上它已变成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尖銳化的竞争舞台。

西德經濟的集中

出現在我这部研究著作內的最多不过有一百个銀行巨头和康采恩老板，而且只詳細描写了其中三十个巨头的势力范围。这样的选择曾考虑到西德的一切地区，并且提供了关于西德經濟的一切重要部門的集中情形的一个明晰概念。

具体詳細說明了这三十个西德的康采恩和銀行巨头广泛擴張了的势力，可以作为下列事实的証据，就是經濟势力的集中导向政治势力的集中，結果是代表有势力的金融集团的一小撮壟断資本家不仅控制了全部經濟生活，而且国家机关也处在他們的支配下，法律亦由他們操縱。

出現在这本研究著作內的有三个恢复起来的大銀行——德意志銀行、德累斯登銀行、商業銀行——的代表人，以及柏林商業公司及最重要的家族銀行的代表人。由

子和他們有关系的緣故，也曾提到一些最主要的抵押銀行及大保險公司。

煤鋼工業的統治者中有一些臭名昭著的康采恩老板：克洛克納康采恩的赫勒，汉尼尔康采恩的科斯特及瑞施，代表蒂森利益的瑞倫，曼奈斯曼康采恩的蒼根以及与阿登納有親屬关系的維尔汉家族。

两个实力雄厚的电气工業壟断組織——西門子康采恩及德国电气总公司——乃是德国帝国主义的奠基石，这两个壟断組織由赫·馮·西門子，斯宾拉特及恩斯特充任代表。

以化学工業及其相近的部門的統治者身份出現的，有生产洗滌剂的汉克尔，紙浆和造紙工業的馬·赫·施密得，生产橡胶产品的奧·安·弗利德里希和魯·穆勒，以及“有色金屬大王”麦尔登与石油“专家”希尔尼尔。

由一个家族繼續不断地統治着一个巨大的輕工業部門——紡織工業——一百多年，已在迪里希家族的例子中表現出来，它的祖先依靠剝削西里西亚的紡織工人而奠定了它的巨量財富的基础。

許許多多其他工業部門也由于研究銀行的特殊作用而被提到；銀行的势力范围差不多扩展到所有的生产部門：机器制造業、光学仪器制造業、人造纖維工業、皮革工業、制鞋業、食品工業、建築業及建筑材料工業等。

西德最大壟断企業的法本化学工業公司現已分成几个所謂的繼承公司。充任这个托辣斯的主要代表的有阿布斯、麦尔登、辛塞尔、施密得和希尔尼尔。

我进一步作了詳細研究的康采恩統治者們，是各种各样的資本主义集团的一些代表。

列为“当权家族”人員数目內的是一些在几代中主持着

大企業的人，如西門子、迪里希、麥爾登、漢克爾、維爾漢、克洛克納，或者是與他們有親屬關係的人，如赫勒。這些與重工業有關係的戰犯集團和高級官員集團的第二代人物中可以把赫·瑞施作為代表。

以經理身份從事活動而屬於“行政長官”的有蒼根、科斯特、瑞倫、斯賓拉特和一些銀行經理，特別是阿布斯、辛塞爾和最近逝世的保羅·馬克斯。後者是著名的金融資本的代理人。

在這本著作內也揭露了家族銀行家、金融資本家和戰犯們的罪惡活動，如費爾德門格斯、布林克曼、施尼溫得、恩斯特、法根豪森。所有這些人為了增加他們的財富和加強其實力，都在“亞利安化”的幌子下參加了納粹的掠奪戰爭，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劫掠過被希特勒軍隊占領的國家的財富。他們現在以波恩侵略政策的暗中支持者和美國金融資本的同謀者的身份，不僅保存了而且還擴大了他們的勢力。

在這裡，也不要忘記波恩國家機關與私人企業之間的直接中介人。例如：波恩國務秘書威斯特利克和薩爾菲尤、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聯邦議員龐德和西柏林參議員哈斯都參加了著名的工業康采恩。這本概論也提供了關於康采恩老板與波恩國家機關的多方面關係的一個明晰的概念。

差不多在這裡所描寫的銀行、工業康采恩和其他壟斷組織的代表都是各種法西斯組織的成員或納粹黨的黨員。約·維·斯大林曾經說明納粹黨的特征如下：“希特勒分子底黨是帝國主義者底黨，而且是世界上一切帝國主義者中最帶掠奪性的和強盜性的帝國主義者底黨。”^①

① 斯大林：“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蘇聯外國文藝出版社一九四九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六頁。——譯者

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間，血腥的法西斯統治的魁首們——德國四十二個康采恩及銀行的領導人，其中有費爾德門格斯、西門子、漢克爾及蒼根——都被美國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標為“準備戰爭的從犯”，雖然曾打算使其中幾個人受法庭的審判，但是不久又發現他們已恢復自由，並且他們的巨額財產也被發還了。

由於以華爾街為首的國際金融資本參加了上述的西德康采恩，而且還有個別康采恩完全在華爾街的控制之下，因此，很顯然，西德之所以被拖入準備帝國主義者要挑起的戰爭的漩渦之主要原因是在於要使西德的經濟從屬於國際金融資本的控制。



赫尔曼·杰·阿布斯

——国际金融寡头的总代理人

“阿布斯是八大金融和工业巨头之一，他对于德国的经济复兴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政策的确定，曾有过最大的影响。”（摘自美国司法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声明）

一九五二年八月八日，一个西德的代表团在西德“复兴信贷银行”董事长赫尔曼·杰·阿布斯的率领之下到达伦敦，负责偿还国际金融资本一百四十亿马克贷款。这个数目中，有七十二亿马克是战前的债务，包括道威斯和杨格借款的利息。这些借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帮助过德国帝国主义的复活和法西斯匪徒攫取政权的。

阿登纳政府承认德国外债，在今天是为了加速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复活，是为了实现美国的战争计划的。西德政府违反国际公法承认战前债务，这是在德国帝国主义份子的压力下促成的。这些德国帝国主义份子由于受到美国垄断资本家们的援助，加强了它们的力量，并期待贿赂性质的巨额美元贷款，使它们能参加大批的军火订货。

与前希特勒的财政顾问阿布斯一同前往伦敦充任德国帝国主义的使者的还有：前德累斯登银行董事长斯·高茨、法兰克福金属公司的经理里·麦尔登博士、联合钢铁公司总经理吴·舒维德、与美国金融垄断集团有密切关系的汉堡银行布林克曼—威尔茨公司的代表鲁·布林克曼博士等人。

这些金融鬣狗在伦敦的债务会议中所犯的卖国行为，

給西德的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負担，因为阿布斯和他的同僚們屢次采用搜括劳动人民錢囊的旧方法来筹集亿万巨款去偿还国际金融資本的債務。倫敦的陰謀的目的，是想靠加强对西德劳动人民的剝削，来恢复西德的軍事工業巨头的信用。

阿布斯是通过倫敦債務协定使德国人民淪为国际金融資本新債務的奴僕，他捍衛着德国帝国主义的根木利益。今天，他在阿登納、麦克洛埃和杜奈利之下来代理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也正如他从前在希特勒之下所做的一样。

阿布斯是一个律師的兒子，一九〇一年生于波恩。他在一九二三年即赴国外學習銀行。回国后就很快地成为七个公司的董事或董事長，其中有今日属于波兰人民的财产的西里西亞礦業和冶金公司(总公司在鮑登)。一九三五年，当他是柏林德尔布律克—石克萊銀行的合伙股东的时候他就登上了国际金融集团的舞台，德尔布律克銀行是属于法兰克福金屬公司利益范围的。不久，阿布斯就参加了法兰克福金屬公司，他并在一九三八年成为德意志銀行最年輕的董事。一九四五年，美国軍政府的公告認為德意志銀行是“納粹軍掠夺欧洲占領区域补充經濟資源的工具。”

一九四二年，正当希特勒的侵略战争和疆土擴張达到頂点的时候，阿布斯以德意志銀行、法本化学工業公司及法兰克福金屬公司的代表資格就兼任了四十个国内外重要公司的要职，其中有在占領区域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荷兰和卢森堡等处的德意志銀行分支机构。

阿布斯以法本公司董事的身份，攫取了这个軍事工業托辣斯一大部分的战争利潤，其中有制造毒气所获得的厚利。而这些毒气是曾供納粹集中营用来屠杀大批人民的。

正值阿布斯逗留美国时，华盛顿记者和前任同盟国驻德管制委员会财务部情报处主任里查德·沙苏利在一九五〇年写道：

“德意志银行和它的董事们似应予以惩罚，因为我们已经证实该行也是麦丹尼克毒气室的组织系统重要部份之一，但对他们却放弃了审讯。”

战争横财的阿布斯在德国垄断资本主义最大的和获利最厚的企业中都有他的足迹。今天他正任路易港的巴登苯胺及苏打制造公司的董事长，而该公司是法本公司的一个“分散了的”工厂。这个重要的化工厂由于参加军事生产又攫取了新的巨额利润。

在希特勒战争的时候，阿布斯是臭名彰著的“俄国委员会”委员之一，同时也是大陆石油股份公司的股东，掠夺过高加索、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油田。一九四四年有限公司的年鉴透露阿布斯曾以东南矿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资格，也参与过巴尔干占领区域的罪恶抢劫。

像阿布斯一类的垄断资本家，在战时自然也保持他们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关系，就是在战时阿布斯仍然与西美电气公司和委内瑞拉铁路公司的国际同僚们在“中立的”马德里会晤。

今天阿布斯所担任的重要而获厚利的职位已削减为二十九个，但在禁止任何“过份集中”的波茨坦协定签订六年之后，就他所兼职务来说，仍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但实际上，下列几个巨头都珍视阿布斯先生的劳绩：法兰克福金属公司的麦尔登、西门子康采恩、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气公司（西德最大的电气企业）、斯图加特城的蔡司—伊康光学股份公司等。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小的企业如：

菲力浦·霍尔兹曼建筑工程公司和海得尔堡城的水泥股份公司（它們也是在軍备生产中攫取了大量利潤的企業），以及隱蔽在臭名远揚的德意志軍火厂（鄭德集团）后面的加尔斯卢合城的工業制造股份公司和屬于同一集团的哈根蓄電池厂，这些公司也都器重他。

他是南德意志制糖股份公司（西德糖業中最大企業）和北德意志制革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和艾尔福特矿业股份公司的代理董事长。此外他还插足于多特蒙德—霍德联合鋼鐵公司（联合鋼鐵公司），萊因普魯士矿业化学股份公司（汉尼尔康采恩）以及与美国法斯通車胎橡胶康采恩有着密切关系的汉堡費尼克斯橡胶制造公司等企業的董事会內。一九五二年他順利地参預了科隆城巨大的萊因褐煤矿及煤磚制造厂股份公司（維尔汉集团和萊因—威斯特伐利亚电气公司集团）。从上述事例中足以証明阿布斯在这个經濟部門內大大地扩大了他的利益。

阿布斯曾任西里西亚鋅矿冶炼股份公司（前在鮑登，現在在不倫瑞克）董事长，直到一九五二年才被銀行家弗·恩斯特所接替。这个康采恩是屬于多脑斯馬克的麦尔登和汉克尔集团的，并列为西里西亚的雄厚資本堡垒之一。今天，該康采恩的領導人在發动反对奥得河—尼斯河边界的沙文主义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阿布斯与在紐倫堡处决的战犯里宾特洛甫的老婆和兒子很和諧地一塊列席汉克尔合伙公司的理事会。西德联邦铁路局理事会是猎取利潤的各大康采恩（汉尼尔、曼奈斯曼等）的巨头聚会的場所。自从一九五二年以来，在該会里也可以看見这个“銀行家”阿布斯。

达尔布施矿业公司在最后的一次股东大会上选举了阿

布斯作他們的主席，作为工人与企業主之間的所謂“仲裁人”的“第十一人”！

最显著的是壟斷巨头阿布斯与英荷財团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通用人造絲联合公司以及和比利时的苏尔維托辣斯的联系。

阿布斯是下列康采恩西德附屬公司的經理：德国壳牌石油股份公司、联合人造絲制造公司、德国苏尔維工厂股份公司、德国里貝—欧文斯机器玻璃制造公司和达尔布施矿业公司。在苏尔維康采恩投資的碳酸鉀化学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內，阿布斯也有席位和發言权。如果考虑到上述麦尔登和西門子集团与倫敦壟斷資本集团的密切关系，就可以知道阿布斯是英一比一荷金融資本在西德最重要的聯絡人。

自从一九四八年“复兴信貸銀行”成立以后，这个华尔街最信賴的人阿布斯就成为西德該中心銀行的显要人物。这个銀行曾得到九千四百万馬克的美國貸款，但是必須取得美國貸款者的許可后才能动用。

因为阿布斯主持德美經濟协会，他和华尔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个协会的副主席就是代表美国庫恩—罗比和瓦尔堡利益的銀行家魯·布林克曼。阿布斯并于一九四九年年末到美国旅行，一时引起普遍的注意；因为在一九四五年后一个德国金融巨头代表官方往国外作正式訪問，这还是第一次。“紐約先驅論壇报”在下列标题下报道这段新聞：“一个希特勒的銀行家来到美国进行关于德国債務的談判。”由于这次訪問引起了美方全国的喧嚷，華盛頓的国务院也显出張皇失措，最后不得不正式宣布：“由于我們不希望增加他在德国的威信，我們已注意到他在此地的活动。”

希特勒德国崩潰以后，阿布斯的生涯恰巧說明了德国

帝国主义的再起，它利用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来巩固它的陣地。

在攻克柏林的前两天囊怀数百万馬克而偷渡英軍防綫的阿布斯，今天成了阿登納主管經濟部門的一个成員。

当一九四六年美国人正在寻找这个战犯的时候，他已經充任英国总司令索尔托·道格拉斯爵士的財政顧問了，道格拉斯拒絕将他引渡。一九四八年，他首次出来参加西門子和壳牌康采恩的理事会。

同年，他被提請担任新成立的德国联邦銀行的總經理职位，他拒絕接受这个职务，理由是这种負責任的职务“对他不相称”。虽然他有过这样一次的推辞，但是接着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間就被任为复兴信貸銀行的行长，完全恢复了他旧有的职位。一九五一年的六月，阿登納博士又任命他为参加清理德国外債的倫敦會議的德国代表团团长。⊙从一九五二年九月起他又复任德意志銀行董事会的董事长。

* * *

(以下是俄文版补充的几段)

在这本書的德文版發行之后，阿布斯更加巩固了他在西德經濟界的地位。他被任为多特蒙德—霍德联合鋼鐵股份公司(联合鋼鐵公司的繼承公司中最重要的一個公司)及屬于苏尔維集团的碳酸鉀化学股份公司的董事长。他也是最大的电气工業康采恩萊因—威斯特伐利亚电气公司的副董事长。以前，阿布斯仅以董事会董事的身份在这三个公

⊙ 一九五二年八月間，倫敦會議在阿布斯的主持下所承認的債款为一百四十亿馬克，但这并不是西德对外債務的总数，据估計西德外債总数达三百五十亿到四百亿馬克。

司內活動。

阿布斯也主持人造纖維托辣斯的瓦尔特霍夫人造纖維製造公司，及在南美洲代表德國帝國主義利益的漢堡—柏林海外貿易銀行的董事會。他也出席科隆德國大西洋電報公司及薩爾區的狄林格冶煉股份公司（這是以前參加史圖姆康采恩的德法同股的公司）的董事會。

此外，阿布斯參加了不久以前成立的“德西銀行”的理事會。該行的大部份資本是屬於佛朗哥西班牙的。最后也可能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屬國際會計及信託事務所碰着阿布斯，而該事務所的主席就是弗利席根。

因此，阿布斯所担任的职务从二十九个增为三十六个，就是說差不多增到法西斯侵略战争时同样的数目。阿布斯势力的不断增长，也就說明他又再成为德意志銀行最出色的活动家。如众所周知，該行几十年来是促成德國帝國主義势力集中的最大康采恩。和其他两个大銀行一样——德累斯登銀行及商業銀行——一样，德意志銀行現在是由行址在漢堡、杜塞尔多夫、慕尼黑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三个繼承公司，及一个在西柏林的分行組成的。由阿布斯控制的而“不營業的”母公司，依然是發号施令的总管理机构。

在这个大銀行董事會內，跟几个經理同时出席會議的，还有康采恩的大老板和战犯西門子、鄺德、蒼根及臭名昭著的法本化学工業公司的领导人赫·施密茲。容克地主的利益則由大地主赫尔曼·路得維希·馮·盖茨費尔德侯爵和馮·特雷恩柏格公爵来代表，他們的地产都在易北河的东岸。

漢堡的繼承公司——北德意志銀行——同漢堡和不來梅的航运及进出口公司有密切关系。它也跟西德和英国冷

金康采恩的分公司北德意志精煉股份公司有關係。

在德意志銀行的杜塞尔多夫分行——萊因—威斯特伐利亞銀行——中活動的，還有其他鋼鐵和機器製造業，如克洛克納(赫勒)，奧托·烏爾夫康采恩，萊因鋼鐵股份公司及德國機器製造股份公司的領導人。在這裡，代表紡織工業的有馮·得爾登，代表化學工業的有拜耳顏料製造股份公司的領導人加伯蘭，代表製造洗滌劑品業的有約·漢克爾，代表人造纖維業的有愛·威特森。這些壟斷組織中有幾個是同荷蘭康采恩的利益互相交錯的。

德意志銀行的南德分行也可作為金融資本能夠起重要作用的例證。在該行有下列公司的代表：巴登苯胺及蘇打製造股份公司、金屬股份公司、瓦爾特霍夫人造纖維製造公司、達姆洛爾·本茲汽車股份公司、迪里希紡織工業康采恩和德國玻璃器皿公司，及其他幾個同瑞士壟斷資本家有密切關係的較小的紡織企業。德意志銀行的新結構同它以前的組織完全沒有區別；繼承公司完全是這些在新的招牌下活動的分行。除了極少數的例外，董事會與理事會的前董事和理事以及總經理仍然佔據原來的地位。六十個銀行主要工作人員兼任了五百個以上的經濟位置，其中有半數以上為領導人員。除了某些保險公司和幾個煤鋼巨頭之外，所有西德的大康采恩均處在德意志銀行的勢力範圍內。

除此之外，德意志銀行的代表在波恩政府許許多多的經濟和政治機構內活動並具有重大的意義。阿布斯主持復興信貸銀行，格·馮·曼戈爾特—萊波爾特在歐洲支付同盟及國際貨幣基金內，麥爾登和史密德在國際貿易促進會充任德方代表。同時漢尼爾也是歐洲運動德國委員會的執行委員。

弗里茨·貝格

——企業主联合会中代表美国利益的經理

現任西德德国工業联合会的主席是鋼絲彈簧褥制造厂的厂主弗里茨·貝格。他出生于威斯特伐利亚的阿尔頓那，在一九二八年他以代理人的名义繼承了他父亲的威廉·貝格公司。貝格在留居美国多年中搜集了一些为主持一个反动和敌視工人階級的企業組織所必須具有的經驗，因为他在那里充分地學習了許多美国企業主协会（全国制造商协会）的流氓手段。

由于貝格充任金屬产品經濟协会的主席，及随后又任威斯特伐利亚南部工商業联合会的会长，他很快地就参加了欧洲工業协会理事会。在取得了美国主子的同意后，貝格在舒曼計劃委员会內竭力主張“德国同等权利”的要求，以加强德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地位。我們也發現了貝格是阿登納博士为动員西德軍事工業所成立的“生产委员会”的委員。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委员会”內西德的职工联合会的右翼領袖們同一些工業巨头和陸地聚首一堂。

全德工業联合会是一个强有力的組織，曾由蒂森、芙格勒尔、波恩斯根及其他重工業巨头所領導。現在它的繼承組織的領導权落到一个中級厂主的手中，这是公开的烟幕詭計。因为在德国壟斷資本統治世界的計劃一再失敗之后，一九四五年西德壟斷資本的操縱人，也和一九一八年一样，

会暂时退入幕后的。

貝格們的追隨者認為時機已至，又可以逐漸出頭露面了。這並不是群眾，特別並不是德國工人階級所不知道的事。這些人就是壟斷資本家瑞施、蒼根、傅羅萬以及其他屬於臭名遠揚的“萊因和威斯特伐利亞共同經濟利益保障協會”[○]及“德國工業聯合會”中有勢力的舊會員。他們一向都是德國的幕後統治者。

還在西方列強允許職工會在西德參與決定權以前，亞伯拉罕·傅羅萬就於一九四六年在英占領區內成立了一個企業主的總管理機構，稱為“工業經濟聯合會”。

“工業的中央組織”發起人是發戰爭橫財的投機商人漢尼爾康采恩的赫爾曼·瑞施。他是萊因和魯爾區域中最有勢力和最反動的壟斷資本家之一。瑞施曾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科隆新聞報”寫道：

“中央組織的目的是要團結尽可能包括所有經濟部門並成為工業企業主廣大的經濟和經濟政策利益的一個實際代表機構。”

瑞施以古特霍夫努格冶煉公司總經理的資格被列為煽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分子之一。他在舒曼計劃談判中提出復興起來的德帝國主義新要求如下：

“我們獻身於歐洲的合作，只有這種合作才有可能拯救西方國家的文化。但是這個歐洲大團結，如果沒有德國和強大的德國經濟，那是不可想像的。這是今天西方各國所公認的。”

這位發戰爭橫財的投機分子和希特勒國防經濟專家瑞

[○] “萊因和威斯特伐利亞共同經濟利益保障協會”成立於一八七一年，會址在杜塞爾多夫。

施在一九四六年想恢复原职，曾遭到鲁尔区域的全体冶金工人的集体抗議，后来只好撤回成命。在“拯救西方国家文化”的幌子下，他旨在巩固德国壟断資本的势力地位，使它能参加反对和平的一个新的陰謀。

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間公布阿登納背弃德国人民簽訂彼得斯堡协定几天以后，企業老板貝格即公开地出示一个宣言大綱。全国工業联合会的成立恰巧与西德加入帝国主义的西方列强的侵略的战争协定系統中的第一个协定同时發生，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貝格在接見汉堡“时代日报”的記者时宣称：“我認为無条件地恢复破坏了的私有权和财产权是我国經濟上升前提之一，不論这种破坏是由那一方所产生的。”

关于他那种把德国的民族权利从属于美国壟断資本利益的意圖，在上述那次接見“时代日报”的記者时，他又补充他的意見說：“我認为美国許多的立法和司法可以作为我們的典范。”

一九五一年夏，貝格、瑞施及其他德国工業联合会的显要人士由美国領取德国工業参加美国軍备計劃的指合作为补偿的条件，允許德国在南北美洲銷售其襪延品，并且德国公司有权在南美洲各国設立分支机构。

貝格接受美国壟断資本家的要求停止“东西方的貿易”并取消工人与職員在企業管理中的参与权，他声称：“为了西德的工業和联邦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利益，联邦共和国毫無疑問地应从属于‘西方’而拒絕‘东方’。”

他这种声明就証实了新复活起来的企業主組織的政治活动。貝格擅自称他曾受西德全体人民的囑托來說話的，而

实际上，西德人民却日益表現反对波恩的战争政策。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西德重工業的机关报杜塞尔多夫“工業快报”报道，西德德国工業联合会在科隆举行了一次大的代表大会。貝格和他的代理人梅恩提出他們反对西德劳动人民、敌視社会大众的綱領，并企圖用一切措施去制止西德工人階級参加企業管理的权利。

仿照臭名昭著的美国塔夫脫·哈特萊法案的先例，西德的企業主协会开始宣布西德劳动人民的罢工斗争为非法。有很多的法院判決允許企業主組織有权要求西德的职工联合会負責賠償由于反对反动的企業法規而举行的多次抗議罢工所产生的全部“損失”。实行这种在美国屢試有效的反罢工法，在頗大程度上是由臥榻制造商的弗里茨·貝格負責的。

据最近的报道，証明反动的煽动者弗里茨·貝格的势力已有显著的增长。他是柏林德国世界經濟协会的會員。一九五二年年末，在巴黎談判中，他是与法国工業巨头商談人之一，同时也是赴美国为西德軍事工業进行美元貸款的德国工業代表团團員之一。

由于“忠心耿耿”的效勞，他被推为杜伊斯堡的下萊因冶金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在这个联合鋼鐵公司的繼承公司中，他常与重要的壟断資本家及战犯們聚首一堂。

在揭露出来的波恩联邦議院的議員受賄及捐助阿登納的各党联盟大批資金用以鎮压工人运动的無数舞弊案件中，都与西德的企業主組織相牽連。

前任波恩的原料委員奧·安·弗利德里希也参加了在美国进行的談判。他也像貝格一样，是美国的康采恩所办的学校訓練出来的，他俩是“美国制”的。弗利德里希在一个巨

大的橡胶公司戈特吕区公司内以一个职员开始他的鸿运，而现在他是汉堡费尼克斯橡胶制造公司的领导人，该公司乃是美国法斯通车胎及橡胶公司的附属公司之一。

根据旧有可靠的先例，今天经济协会与企业主联合会的总管理机构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个人联系。吴·雷蒙德是法兰克福金属公司的附属公司——联合德国金属制造股份公司理事会的理事，同时也是德国雇主联合会的常务理事。阿·彼得逊是法兰克福金属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又是德国垄断资本家于一九五〇年新成立的一个中心组织“德国工商业经济联合委员会”的负责人。贝格与雷蒙德又都是该会的副主席。

“工商业经济联合委员会”实际上是西德经济的协调和控制的中央机构。这是可以由其下列附属的各团体的数目及其意义表现出来的，参加委员会的有：德国工商业联合会、德国工业联合会、雇主联合会、德国手工业中央协会、全国批发和对外贸易总会、德国零售商总会、德国商业代理人及商业经纪人中央联合会、全国私营银行联合会、保险业总会、运输业中央协会。

如果把一些和德国工业联合会有关的许多协会、组织、商会等全部列举则似嫌过多，我们再指几个重要者如下：德美及德法经济协会、德国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商会中的德国代表团、生产委员会及经济审查专门会议，最后这个组织是有势力的银行和康采恩的垄断资本家同有势力的波恩政府官员相聚的场所。

这些社团的领导人物从威廉第二的年代起即决定德国内外政策的路径。他们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规定了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他们也把希特勒捧上了台，而且今天是

美帝国主义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伙伴。

因此，貝格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一日在对外国記者代表的談話中要求：“使德国工業加入全欧軍事准备計劃。”[⊖]

对于西德社会民主党工人富有教育意义的就是：他們应当知道美国式的企業老板貝格，在一九五一年十月曾对雷諾声言，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五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黨員是“伪装的共产党员”，因此，他主張把鎮压措施也充分扩展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的黨員身上。

⊖ “法兰克福环球报”，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二日。

魯道尔夫·布林克曼

——一个德美的“私人銀行家”

私人銀行虽然不如德国三大銀行(德意志銀行、德累斯登銀行及商業銀行——譯者)著名,但在德国仍起着重要的作用。私人銀行家奧本海姆、費尔德門格斯、斯坦恩、施罗德、特鈴克豪斯及塞勒等,由于他們和世界各国的联系,均被認為是政治和經濟方面最有势力的人物。

这些私人銀行都是一些家族企業,一般地是好几代均為創辦人后代所占有的。虽然在长期內經過許多政治和經濟的变动,但仍然可以發現空前未有的权力集中和財富的积累。通过貸款和管理最大的私人財產的方法,保證他們能够在經濟各部門中有获利的投資并占領導地位。

在銀行資本与工業資本結合的时期內,他們与工業巨头們联合成立一些大銀行,在这些銀行內他們或是直接參加或是派傀儡去參加。在政治方面,这些私人銀行家主要是以參加国际會議解决重要的貿易和財政問題的身份出現的。华尔街之所以特別喜欢利用它們,就因为这些私人銀行是黑市交易的集中地。

魯道尔夫·布林克曼是汉堡私人銀行布林克曼·威尔茨公司的股東,同时也是西德最有势力的私人銀行家之一。

布林克曼·威尔茨公司这个銀行是一七九七年成立的姆·姆·瓦尔堡銀行的繼承組織。从其成立时起直到今天的一百五十余年之間,它在德国曾起过很大的影响。誠然,

在一九三八年“亞利安化”的期間，公司的名字是更改了，但實際業主仍屬於瓦爾堡的家族和他的親屬美國庫恩—羅比集團（美國八大金融巨頭之一，並與哈里曼和洛克菲勒密切合作）。代表庫恩—羅比銀行在西德活動的是該行的合伙人柏·約·巴頓維賽，他是美國前駐德高級專員麥克洛埃的代理人。

馬克斯·瓦爾堡在第一次大戰中是戰時供應和臨時經濟委員會的委員。在他的自傳中說他在戰前、戰時及戰後均以顧問的身份被邀參加所有的重要政治問題的討論。他除了身任德意志銀行的理事外，還兼任四十個在國際有密切關係的重大企業的董事。他的兄弟弗利茨，在二十幾個企業的董事會中，代表瓦爾堡家族的利益。

一九五〇年，這個屬於美國家族支系的著名金融巨頭馬·瓦爾堡曾調查布林克曼·威爾茨公司的業務。當時的新聞即指出那次訪問的重要意義說：“瓦爾堡將與聯邦政府經濟部的專家和官員們進行關於美國對德國的工業企業的貸款談判。”

據可靠消息，與這次訪問有聯帶關係的，是布林克曼·威爾茨公司參與了法蘭克福喬治·豪克父子銀行，並于一九五〇年十月間在漢堡成立了國際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來處理猶太人的賠償金問題。參加這個公司的，除了布林克曼·威爾茨公司和它的附屬公司喬治·豪克父子銀行參加以外，還有私人銀行如科隆的沙羅蒙·奧本海姆公司（費爾德門格斯）、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赫·克爾西侯爾特斯公司及埃森的布卡爾特公司。

如果我們將馬克斯·瓦爾堡和弗利茨·瓦爾堡在德國的政治和經濟方面占有的地位同今日布林克曼的地位相

比，即知这个金融巨头一贯地继续他的传统势力，并由于美国主子的支援更加巩固了他的地位。布林克曼今天控制二十个以上的重要金融和工业企业，其中有六个公司是受外国资本，多半是受美国垄断资本的控制或是同它们有密切关系。

金融家布林克曼是下列各公司董事会的主席：汉堡汉撒市中央银行；从前的德美石油公司“埃索”公司——西德最大的石油康采恩，也是百分之百的美国洛克菲勒康采恩美孚油公司在西德的分公司；汉堡的米勒尔电气股份公司——菲利浦斯国际康采恩的附属公司之一，而属于摩根财团的通用电气公司又在菲利浦斯公司拥有很大部份的股份。

布林克曼也担任下列各公司的董事会的代理董事长：汉堡美洲轮船股份公司、汉堡的抵押放款银行、拜尔斯多夫化学托辣斯、维曼制革股份公司及汉堡的德国货物信托股份公司。

汉堡美洲轮船股份公司——西德最大的航运企业，是同哈里曼有联系的。施罗德集团在汉堡抵押放款银行内拥有大量的股份，而德国货物信托股份公司则由于托管处在严重财政困难下的企业而控制了许多的汉堡公司。

此外布林克曼还担任下列各公司的董事：大西洋饭店股份公司（史汀纳斯集团），柏林电灯电力股份公司（企业运输银行公司及施罗德银行在其中有股份），汉堡费尼克斯橡胶制品公司（同美国法斯通橡胶康采恩有联系），法兰克福鲁特格尔斯工厂股份公司，黑色金属出口公司（汉尼尔康采恩的出口公司），受瑞典影响的汉堡—曼海姆保险股份公司，及与瑞士利益联系的鲁道尔夫·卡尔斯塔特百货股份公司

和北德意志保險公司。

在德國北海遠洋漁業公司、布爾巴赫碳酸鉀股份公司、聯合麻紡織股份公司及豪瓦爾德股份公司內，布林克曼是同英國和荷蘭的利益聯系着。北海漁業股份公司百分之七十的股份屬於尤尼萊佛康采恩；聯合麻紡織公司的大部份股份則由倫敦拉里兄弟有限公司所掌握。

由於他最近新任法蘭克福的聯合德國金屬製造股份公司及柏林商業公司的董事，布林克曼更加強了他在西德經濟中的地位。當他參加柏林商業公司的董事會時，這就意味着恢復瓦爾堡集團和菲爾斯登柏格集團間戰前的聯系并擴大美國的勢力。

就布林克曼的例子，我們也可以看出那些經濟巨頭對於波恩政府的影響是日益增長的。布林克曼是德美經濟協會的代理主席，國際商會的德國代表團團員及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董事會的董事，這就證明了這一小撮財閥在經濟與政治活動中彼此的密切聯系。

布林克曼的伙伴赫·施林也擔任十六個大企業的要職，其中有普魯士國家銀行（海外貿易）及國有化的聯合發電及採礦股份公司及其許多的分支機構。由此可得出結論：由布林克曼·威爾茨公司代表的瓦爾堡家族表現為西德經濟勢力的最高度集中的具體例子。它的影響是在漢堡區域內占着優勢。在這個地區內外國勢力的滲入達到一個驚人的程度，而且英美帝國主義的合作——同時也有矛盾——也在这塊西德的土地上表現得最露骨。

瓦爾堡銀行與美國財閥幾十年來的長期聯系，就是美帝國主義者企圖重新建立德國帝國主義并動員它來成為反蘇戰爭主要幫手的一個重要工具。

維尔汉家族

——萊因区的一个巨大势力

西德分立政府的总理阿登納博士，一直捍衛着金融資本的利益。今天他是同德国帝国主义的著名代表們一起，共同主持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一九五〇年，由于他的女兒与諾斯的銀行家兼工業巨頭維尔汉的兒子結婚，他就同萊因区最富有的和最反动的家族發生了联系。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萊因—尼喀报”指出这个联系的重要性：

“今年社交生活中沒有任何別的事件，比新近阿登納总理的金髮姑娘‘丽貝特’与諾斯的青年赫尔曼·約瑟·維尔汉的婚礼，給予了科隆附近更多的談話資料。二十二岁的‘丽貝特’出現在婚礼壇时，即成为西德三大著名人物的親屬：她的父亲、高級專員麦克洛埃及科隆的紅衣主教弗令斯……她的翁公威廉·維尔汉是礦業巨頭、油業大王兼銀行家，是科隆主教的堂兄弟……。”

事实上这个家族集团连同其广泛的分支关系，成为家族—經濟利益与政治混合的显明例子。

前任美国高級專員麦克洛埃，曾任洛克菲勒康采恩的大通銀行的律師。⊖ 透过其妻的关系（生于辛塞尔家族），不

⊖ 一九五三年初麦克洛埃即繼洛克菲勒的内兄温·威·阿尔德里奇取得該行的領導权。

仅与阿登納，同时也与摩根銀行的合伙股东發生了亲戚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洛克菲勒及摩根是华尔街帝国主义最有势力的主要代表，而且也不难認識，阿登納政策的目的是要力圖把西德交給美国帝国主义。

在魏瑪共和国时期，阿登納就以德意志銀行董事会董事的身份，参加了許許多多的工業企業，其中有龐大的萊因—威斯特伐利亚电气公司；今天該公司的董事会則由維尔汉主持。自从那时起，一些“私人銀行家”就是西德重整軍备的总理的密友，从前有哈根及施罗德，今天有費尔德門格斯，最近又因他的女兒婚姻的关系也同維尔汉結合在一起了。

弗令斯主教是天主教在西德的最高代表。他不仅維護着教会方面的精神利益，同时也特別注意到壟断資本家的世俗要求，例如：他主張反对工人階級在企業中的共同决定权和要求退还克虏伯家族的财产并恢复其特权。

这也就說明，弗令斯主教自願承担帮助一九四九年成立的“天主教企業主联盟”的义务。他还郑重申言将全力以赴按基督教的原則对該会會員“进行經濟和社会政策的教育”。当然，該会的首脑也包括鋼鐵工業和金融資本的有势力人物在內。其中有几个还在希特勒統治时期担任过国防經濟专家，列为侵略的德国帝国主义的重要代表，如联合鋼鐵公司的打柯尔巴赫及蒂森集团的瑞倫，即以天主教企業主联盟組織者的身份从事活动。

該联盟的主席兼科隆工商联合会会长佛兰茨·葛萊斯保衛着科隆整个金融資本的利益。葛萊斯以柯圖尔德人造絲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及福特工厂股份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資格代表着外国巨大康采恩的利益。維尔汉家族的一員也

列席天主教企業主聯盟的理事會內。

維爾漢家族控制着西德許多經濟部門，如銀行、保險業、石炭—褐煤採礦業、鋼鐵工業、機器製造業、電力工業、食品工業及建築企業。

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威廉·維爾漢公司原為一糧食、植物油脂、肥料及木材企業，因而就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食品企業。今天它在諾斯、杜伊斯堡、杜塞爾多夫及其他城市內占有了許許多多有分店網的商店。維爾漢和它的親屬還參與了啤酒釀造業及香酒製造廠的股份，其中有窩伯塔爾的威克勒—古柏啤酒釀造廠股份公司、杜伊斯堡的波登股份公司及科隆的費弗爾—蘭根公司。著名的柏林波萊牛奶廠幾十年來即屬於維爾漢的家族。在戰時從事巨額投機貿易，並分配紅利達百分之十的“萊因省”火險保險公司也是屬於維爾漢家族的。屬於維爾漢家族產業的，還有獲取厚利的褐煤礦。美國允許發行的法蘭克福“新報”（美軍政府官方報紙——譯者）於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報道：

“正如史汀納斯家族在煤炭工業中是一個巨大勢力一樣，維爾漢家族雖然失去了德國中部方面的產業，在採掘褐煤方面仍起着重要的作用。這不是說由於維爾漢擁有了霍萊米爾煤磚廠（該廠在一九五〇年由維爾漢繳入了五千馬克的基本資本，經常雇有一千零四十五個工人，並開采二百萬噸褐煤），也不是說由於威廉·維爾漢參加了魯德褐煤礦及萊因褐煤煤磚製造公司的董事會；而是因為維爾漢家族公司除了擁有褐煤礦及煤磚製造廠股份公司及萊因聯合褐煤採礦股份有限公司產權之外，還掌握了萊因下游與比利時—荷蘭邊界之間的最大的褐煤礦藏區域。如有第三個公司想滲入或本地原有公司想擴張其活動於該地區，在頗大

程度上就必須取得維爾漢家族的同意。”

弗利克康采恩的一个旧職員，“社会民主黨員”格·达雷道夫被任命为该褐煤康采恩的主席，他同时主持西德“德国消費合作社中央联合会”。

由于同大銀行及鋼鐵工業的联系，旧日的植物油商和粮食商人的維爾漢家族更在近几年来显著地扩大了它的利益范围。

威·維爾漢是目前“停業的”商業銀行杜塞尔多夫分行董事会的董事。其他两个大銀行差不多在所有維爾漢集团的公司內都有代表。

維爾漢家族所参加股份的公司中有几个隶属于某种經濟部門中的最龐大的企業，例如：怀施康采恩，莱因—威斯特伐利亚电气公司，布考·烏尔夫机器制造厂及与该厂有密切关系的亨利·兰茨股份公司。最后还有玄武岩矿业股份公司，該公司拥有二千万馬克的股本，为西德玄武岩采矿业中的最大企業。

老維爾漢是正在清理中的怀施股份公司董事会的代理董事长，今天在所謂“分散”后，他还是坐在怀施公司总公司和其附属公司威斯特伐利亚冶金厂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內。而他的兒子赫尔曼·約瑟——阿登納的女婿——在康采恩的一个解散后的矿业公司——阿尔特涅斯勒矿业股份公司內，也据有一席并有發言权。

大壟断資本家瓦尔德豪森及斯布林哥洛姆，也如德意志銀行的代表一样，依然参加了怀施公司的领导。同时这个新的威斯特伐利亚冶金厂股份公司的經理不是別人，而是亨·汀柯尔巴赫。这些事实証明“分散”也沒有消除这个康采恩內部壟断权力集中的情况。即便有几个卖身求榮的职

工会領袖，如赫·霍夫列席，也無济于事，因为产权关系依然絲毫沒有改变。

虽然有“严厉”的“分散措施”，一九五〇年怀施康采恩的資本仍能在一与一的比例下重估为一亿三千五百万馬克。西德的金融界的报纸在“怀施的情緒是乐观的”“重要物資免于損失”的标题下报道：“一大部份有关战争和其他損失均由預备金予以弥补。而这些預备金是在繁荣年代所实行的慎重制造決算政策所积累的。”^①

在埃森的海因利希矿业公司（从前的海因利希采矿公司）把維尔汉的利益同汉克尔与汉尼尔家族的利益結合一起。

維尔汉占据西德最大的电气企业——拥有二亿三千五百六十万馬克股本及二十五个大分公司的莱因—威斯特伐利亚电气公司董事会的主席职位。他也是电气股份公司（前拉麦尔公司）、許魯克湖厂股份公司、阿尔伯布鲁克—都格恩—莱因电力公司等企业董事会的董事。因此，維尔汉就掌握了西德的电力经济。在魏瑪共和国时代，美国金融資本即由于四次貸款，保证了它在該龐大的康采恩中的重大影响。在这个雄厚的壟断組織的董事会內，可以碰到許多大銀行的著名代表，如：德意志銀行的阿布斯及希尔尼尔，德累斯登銀行的革茨及辛塞尔，商業銀行新近逝世的保罗·馬克斯。在該会內，也可遇到魯尔鋼鐵康采恩的代表奧本海姆男爵，內政部长列尔及馬歇尔計劃部长布呂希。

莱因—威斯特伐利亚电气公司握有在瑞士的股份，因此同瑞士信貸銀行和电業銀行集团有了联系，而它們又是

^① 汉堡“时代报”，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三日；杜塞尔多夫“商業报”，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四日。

与德国电气总公司接近的。由于巨大的德国电气总公司与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电气公司（在这个公司也可遇见战犯弗利克）共同拥有附属公司——埃森的土木建筑工程公司，显然，这就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庞大的电力康采恩，人们称为欧洲最大的企业。

维尔汉参与了斯特拉巴格建筑股份公司，这是值得提及的，因为该建筑企业取得了一部份获利甚厚的建筑合同，这些合同是要为了把西德变为军事基地而服务的。重新军国主义化的阿登纳总理的女婿参加了该企业的董事会，无疑地将促使它的贸易趋于繁荣和利润得到增长。

最后，更应提及关于维尔汉家族新近扩大利益范围的事实，即是它参加了萨尔兹德福特股份公司，这是碳酸钾经济中的最大企业，占西德碳酸钾总产量的五分之二。在这里三大德国银行，特别是德意志银行，以及国际苏尔维康采恩也都参与了股份。到一九四五年萨尔兹德福特股份公司掌握了曼斯费尔德矿冶股份公司百分之七十五的股份。由于垄断组织的权力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粉碎了，所以曼斯费尔德公司已变为人民的产业，而且换上了“威廉·皮克工厂”的光荣称号。

由于维尔汉家族参与多方面的股份的关系，从中等企业一直到大银行、钢铁和电气工业，又由于它同工业巨头、银行家、政治活动家和主教们有着密切的亲属和业务关系——如辛塞尔、阿登纳、弗令斯、阿布斯、汀柯尔巴赫、怀施、汉克尔、汉尼尔、瓦尔德豪森、斯普林哥洛姆、奥本海姆、列尔，最后还有梵蒂冈方面，因此，维尔汉家族可作为一个显著的金融寡头的例子，它把权力集中在一个家族手中，为了攫取更大的战争利润控制着经济和政府机构。

魯德格尔·威斯特利克

——壟断资本家兼国务秘書

一九五一年三月間魯德格尔·威斯特利克被任命为波恩經濟部的国务秘書。

显然，在官方傳記中，关于这位前任希特勒国防經濟专家和犯有严重罪恶的战犯以前的活动，是有很多遺漏的。

威斯特利克在一八九四年生于威斯特伐利亚的閩斯德城，他是研究法学和商業的。当一九三〇年在楊格計劃实施不久之后，他即以联合鋼鉄公司推銷处經理的身份动身到巴尔干去了一个很长的时期。那时这个龐大的鋼鉄托辣斯即已同供給它金錢的华尔街生意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在法西斯政变之后，威斯特利克即以联合制鋸股份公司理事会主席兼總經理的身份，成为納粹扩軍备战政策的支柱之一。由于他控制了对于航空工業極其重要的企業，他成为主要战犯戈林密友之一，并被戈林任命为由十人組成的航空器材制造委员会委員之一。为了奖励威斯特利克把东南欧洲淪陷国家的工業納入德国战争机器之內的措施，希特勒任命他为国防經濟专家之一。

在一九四五年被短期拘留的德国工業和金融巨头的战犯中也有魯德格尔·威斯特利克。美国占領当局在当时輿論的压力之下，企圖造成一种好像他們打算惩办这些战犯的印象。

实际上美国壟断資本家的德国同謀者很快地恢复了他在

們的活动。魯德格尔·威斯特利克也不落后于人。一九四八年他被任为德国煤矿管理局理事会理事。今天他又是控制着几十个分公司的十一个大公司董事会的董事长或董事。

他的兄弟格哈德·阿·威斯特利克的官运也是一样引人注意，并证实他们两兄弟同是美国军国主义政策的特别可靠的代理人。

格哈德·阿·威斯特利克也是以前希特勒的国防经济专家。他是阿尔贝特—威斯特利克—豪斯律师事务所的股东。该事务所是同施罗德集团和狄龙—李特集团合作的，并借助于道威斯及杨格大借款计划攫取了巨额利润。阿尔贝特博士和格哈德·阿·威斯特利克^①两个股东是贵族出身的战犯馮·巴本及馮·施罗德的密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阿尔贝特博士是德国驻华盛顿使馆的随员并资助过由巴本在美国进行的怠工破坏活动。巴本当时担任驻美武官的职务。虽然阿尔贝特和巴本一道从美国被驱逐出来，但是他的美国壟断组织的同谋者，后来却帮忙他攫取科隆福特工厂股份公司董事长的职位。^②

格哈德·阿·威斯特利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也在美国参加了组织怠工破坏工作。在一九四〇年他从美国被驱逐出来后，经由日本返回德国。当美国对希特勒德国宣战后，格哈德·阿·威斯特利克则充任势力雄厚的美国

① 第三个股东卡·威·豪斯不仅在国际电话公司一些附属公司内，同时也在福特工厂股份公司内代表着美国的利益。它也在杜康油漆颜料制造股份公司内代表着杜邦公司的利益。

② 赫·弗·阿尔贝特现在还在许多的公司内据要位并有发言权。其中有交通运输股份公司、莱滋建筑工程公司、德国大西洋电报公司、德国工业工厂股份公司及化学股份公司。此外他还是德国世界经济协会的副主席。

壟斷組織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代理人，他取得廣泛的全權來保護这个大托辣斯的利益。這種全權不僅涉及該公司德國境內的分公司，同時也有關於所有由法西斯國防軍占領的歐洲各國內的附屬公司。

德國分公司之一——勞倫茨股份公司在1937年參與了軍事工業中的一個重要企業，即不來梅城福克·烏爾夫飛機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勞倫茨股份公司是屬於黨衛軍領導人的朋友集團。它每年獻給希姆萊一百萬馬克以上的捐款作為“特別費用”。

1945年，萬惡的戰犯格哈德·阿·威斯特利克也如他的兄弟魯德格爾一樣，在逮捕短期之後即已恢復了自由。他的保護人是臭名昭著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杜勒斯的蘇里文及克朗威爾律師事務所也像阿爾貝特·威斯特利克·豪斯律師事務所那樣，是同國際施罗德集團保持着密切關係。威斯特利克兄弟同杜勒斯兄弟的這些密切關係，完全揭露了他們是忙於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美—德金融寡頭的主要代理人。美國帝國主義的忠實代理人魯德格爾·威斯特利克竊據波恩經濟部國務秘書的要位，是抱有迫使西德經濟為準備戰爭而服務的顯明目的。

除了在波恩分立政府中的要位之外，魯·威斯特利克還在一些主要的動力機器製造及冶金工業的公司內占重要職務。他是聯合工業企業股份公司的主席。該公司的股票完全掌握在國家手里。聯合工業企業股份公司擁有好幾十個分公司和參與股份的企業，茲將其中有魯德格爾·威斯特利克參加董事會的公司名字分列如下：

○ 從1953年正月起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即主持美國的外交政策，而他的兄弟艾倫則是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局長。

电气股份公司的电气供应分支网和十七个分公司差不多完全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前西里西亚境内。但是今天该公司已经摆脱了西德帝国主义者的势力范围而成为人民的财产。

普河制造股份公司在巴伐利亚拥有七个水电厂：南德氟氮基化钙制造厂股份公司——以前法本公司的一个附属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资本）。从一九四九年起就有一个美国人阿·哥迪克出席该公司的董事会。

巴伐利亚电力公司（瓦尔庆湖及中伊萨厂）——德国生产电力的最大企业之一。

在巴伐利亚水电公司连同在雷赫河的九个电力厂中，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气公司参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38%）

在上述的最后四个公司内，巴伐利亚州参与了股份，而由塞德尔部长充任代表。鲁德格尔·威斯特利克也参与了完全属于巴伐利亚州的巴伐利亚矿冶及盐场股份公司的理事会。

联合工业企业股份公司也参加了在战前同哈里曼集团有关系的伊斯德矿业公司，及举世闻名的联合铝业工厂股份公司——在德国生产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轻金属品铝的最大企业。

鲁德格尔·威斯特利克在战前即是联合工业企业股份公司分公司的理事会的主席。此外，他也主持格列文布鲁塞的金属加工分公司“莱茵铁板制造股份公司”，并和国际金融寡头一同出席另外一个附属公司瑞士苏黎世的铁矾土托辣斯的董事会。这个持股公司以前占有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的里雅斯特区域的大铁矾土矿藏（制造铝的原料）。

除了在联合工業企業股份公司的活动外，这位波恩国务秘書威斯特利克还出现在德国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的两个大康采恩内：法兰克福的金屬股份公司及卡塞尔的家族企業亨施尔父子股份有限公司。这两个企業是屬於軍事工業的最重要部門，并同西門子集团有密切关系。直到一九五〇年他也参加了法兰克福金屬公司的一个附屬公司联合德国金屬制造股份公司。一九五二年三月，他被选为希伯尼亚矿业公司的主席。該公司是国营联合發電及采矿股份公司的一个附屬公司。

壟断資本家对于波恩政府机构的影响日益加强，并由此而产生的个人联系也可以具体反映在亨施尔康采恩的副主席馬克斯·卡尔·穆勒的活动方面。穆勒是重工業各种企業董事会的董事，其中有克虏伯康采恩。此外，他以专家身份在巴黎欧洲經濟合作总署（实施馬歇爾计划的机构）的鋼鐵委员会中，及以舒曼计划的主任专家身份在波恩起着重要的作用。

証明壟断私人資本利用国家机构和“国家財產”有利于其本身利益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德意志銀行。德意志銀行的主要参加人卡·石尔奈尔主持国营企業的联合制鋁股份公司、联合工業企業股份公司及投資救济基金保管委员会。此外他还在复兴信貨銀行內充任工業的代表。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間威斯特利克被任为萊因金屬一包尔齐格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董事长。該公司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臭名昭著的軍火供应者之一，并同戈林康采恩很接近。同时在該公司的董事会还包括有西柏林的两个参議員弗·哈斯和吳·愛赫及德国职工会領袖沙尔諾夫斯基。

国务秘書兼壟断資本家威斯特利克同西德的德国工会

联合会的右翼領袖們保持着許許多多的密切关系。德国职工联合会經濟研究所所长維克托·阿卡尔茲也出席德国煤矿管理局及联合工業企業股份公司的理事会中。西德矿业工会主席奧古斯特·施密特和腓特是希伯尼亚矿业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董事。

波恩政府煽动战争的方針，愈益公开地由复活起来的德国帝国主义及美国金融寡头的代理人所操縱。魯德格尔·威斯特利克国务秘書就是这煽动战争的国际金融集团的一个可靠工具。

君特尔·赫勒

——一个最富裕的战犯

壟斷資本家君特尔·赫勒博士在波恩联邦議院的基督教民主聯盟中發表的言論具有很大的威信。西德的一家報紙作出結論說是“他的意見在頗大的程度上決定了波恩政府的態度”。赫勒也和其他德國工業界及金融巨頭戰犯們一樣，僅僅在一九四六年被監禁了一個短暫的時期。由於壟斷資本家很快地恢復原有地位的結果，他又迅速地展開了忙碌的政治活動。赫勒的鴻運多少有點類似戰犯克虜伯。他倆都曾是外交官並因婚姻關係而進入最有勢力的德國工業巨頭集團。赫勒娶了工業巨頭彼得·克洛克納的繼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克洛克納逝世之後繼承了著名的“垂直集中”的托萊斯萊因·威斯特伐利亞公司的管理大權。

一八九九年在符茨堡出生的赫勒在結束法律和政治經濟的學業後，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在外交界活動，也曾在阿根廷及英國活動過。當他為德國大學學生聯合會的會員時即同有勢力的集團發生了初次的聯繫。

當一九三三年法西斯政變的時候，他因參加柏林克洛克納鐵貿易股份公司而轉入私人企業。一九三七年才宣布他正式參加克洛克納公司。三年之後，我們發現他已是屬於弗利克集團的盧卑克高爐冶煉股份公司董事會的董事。

在希特勒侵略戰爭達到頂點的一九四三年，他已進入

克洛克納康采恩的總公司克洛克納製造廠股份公司。

關於這位鋼鐵和煤礦巨頭參與德國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罪行，“紐約先驅論壇報”曾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九日作了下列一段的評論：

“克洛克納的工廠也如其他德國重工業的康采恩一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以後都已經擴充了，並從政府取得大批製造軍事物資的訂貨。在戰爭結束之後它已成為德國五大鋼鐵及煤礦托辣斯之一。它的企業年產一百二十萬噸的鋼。一億零五百萬馬克的原始資本已經增加了三倍到四倍”。

由於參加了奧地利、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各國的掠奪，該壟斷組織的國外財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增為九千萬馬克之多。

赫勒是法蘭克福經濟計劃委員會基督教民主聯盟黨團的成員、波恩分裂議院的先鋒人員，並在一九四九年八月被選為基督教民主聯盟在聯邦議院中的議員。他列為一九四七年成立的政治經濟協會的重要會員，同時也是“歐洲運動”德國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舒曼計劃委員會的委員及聯邦政府鋼鐵諮詢委員會的主席。這位壟斷資本家的政策旨在粉碎波茨坦協定，重整軍備及恢復德國帝國主義。

曾充律師及前任德國納粹黨突擊隊隊長的格·施羅德博士即以“解散”的克洛克納康采恩，現在稱為“西北德意志聯合冶金礦業公司”的重要傀儡身份出現。由於施羅德博士曾任財政魔術家沙赫特博士的法律顧問，這就為掩飾該壟斷組織的財產狀況帶來了必要的條件。雖然赫勒在更名的公司董事會內沒有出現，但他仍然是無數的煤礦和鋼鐵廠的業主，這些產業是他繼承他岳父的。當西德人民承擔了上

次失敗戰爭及現在重整軍備的全部重担，而戰犯赫勒却斂聚了巨量的財富，他屢次被稱為西德最富有的財閥之一。

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間公布有關克洛克納康采恩的解散部分的數字中，就說是該公司將有“一個高的折算係數”，可能是一與三·五之比。

克洛克納康采恩的股份也如克勞伯的一樣，掌握在幾個少數的大股東的手里，而且按“保護私有財產的原則”，以赫勒為首的一小撮戰犯將獲得三億到四億馬克來代替其舊有的一億左右的資本。同這些戰爭煽動者不可思議的暴富情況相反的，是西德人民由於幣制改革而喪失了他們十分之九的積蓄。

壟斷資本家赫勒的實力地位是由於他參與了許多重要企業的股份，其中有一些企業還受國際壟斷資本的控制或受其影響。

赫勒是科隆克洛克納—胡姆包爾德—杜茨股份公司及漢堡的埃克哈德公司董事會的主席。在世界各國擁有分公司的瑞典滾珠軸承康采恩在什溫瀾特的聯合滾珠軸承工廠[⊖]的董事會也由赫勒擔任代理董事長的職務。

他是柏林—慕尼黑西門子—舒克爾特公司董事會的董事，該公司是電氣工業中的龐大康采恩，並同美、英及瑞士利益均有着錯綜聯繫。從一九四七年起，他又任漢堡的阿爾賓佳保險公司董事會的董事，該公司是英國監護保險康采恩分公司之一。一九五〇年他又擴張了他的勢力到有名的人造絲托辣斯中去，即窩伯塔爾—艾爾伯費爾德的聯合人造絲製造公司，該公司是荷蘭通用人造絲聯合公司集團

⊖ 瑞典康采恩掌握了德國公司百分之九十九點七四的股票。

的分公司。从这些事实証明他已上升列为国际金融寡头之一。

赫勒以供应者的身份在德国联邦鐵路局理事会代理着他公司的利益。同时他在鋼鐵工業經濟协会中負起主席的职务，使人不难認清他是德国冶金工業利益的主要代表。而德国冶金工業正因获得舒曼计划的援助及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持，着手夺取西欧国家冶金業的領導权。

在所謂“欧洲煤鋼联营”議会的德国代表中我們可以發現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布列坦諾及龐德一起的还有壟斷資本家赫勒。同时在这个工業巨头和軍火商人的集团中波恩社会民主党占有七名波恩联邦議員。

鋼鐵工業經濟协会是臭名远揚的“魯尔拉德俱乐部”的后身，該会是由萊因及魯尔区最富的十五个重工業巨头集合組織起来的，曾由他們将政权授予希特勒重整軍备，而且最后决定对欧洲人民进行侵略的襲击。

以前同荷兰的联系更由下列的事实予以加强，就是克洛克納的一批股票掌握在荷兰的一个持股公司手里（即恩·維·矿务及冶金联盟）同时一个荷兰人坐在克洛克納尔的董事会內。如上所述，德意志銀行和它萊因—威斯特伐利亚的分行在西德經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克洛克納、赫勒、西門子、列尔和什温福特的联合滾珠軸承工厂的主席罗梅尔曾經是，現在也还是这些銀行的董事会的董事。

迪里希家族

——一百五十年来統治着紡織工業的家族

奧格斯堡的克利斯提安·迪里希股份公司是德國最大的棉業康采恩中的領導公司，這個公司從一八〇五年老廠在蘭恩根彼勞成立以來，它的大部股分就為迪里希的家族所占有。

這個家族的財富基礎是在上世紀的前半期，通過對西里西亞紡織工人的殘酷剝削建立起來的。卡爾·馬克思和弗利德里赫·恩格斯的戰友威廉·烏爾夫所撰述的卓越文獻“西里西亞職工起義”（一八四四年六月）內刊載，由彼勞的反抗的職工所破壞的房屋內就有迪里希昆仲的華麗“住宅房屋”。為了保護紡織廠主迪里希的財產，召喚來的普魯士軍隊開槍屠殺了十一人——其中有婦女和小孩——因此“鮮血即濺散在迪里希的住宅前面”。

西里西亞紡織廠主的財富的迅速增長完全是靠無限制地剝削紡織工人。威廉·烏爾夫寫道：“勤勞的工人被剝奪了一切發揚道德和啓發知識的機會，失去了人的樣子並變成愚昧，每天勞苦工作十四到十六小時，而其所得從來沒有能夠滿足其生理方面的最低需要而吃飽。”

在上世紀末迪里希家族的財產有了如此急劇的增長。由於不斷購買一些新的企業和參加其他公司的股份，他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康采恩。雖然這個康采恩在人民共

和国的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损失了不少的工厂和参与的股份，但它今天已成为西德企业的大私有者和业主。

在一九三〇年德国棉业股份公司、汉默逊股份公司及克利斯提安·迪里希股份公用締結共同利益協定的办法，在德国紡織工業中获得了統治地位。在簽訂合同时德意志銀行出而替代汉默逊集团，柏林商業公司則出而代表迪里希集团。約五年以后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在迪里希股份公司的主持下訂立了一个合并合同，这就使它更成为一个规模龐大的紡織康采恩。

不久，迪里希股份公司更迅速地一个跟着一个地購进了許多新企业和巨額股份：一九三六年接收了西里西亚人造纖維股份公司的新股；一九三七年在新成立的庫尔馬克人造纖維股份公司及奥格斯堡費赫特尔巴赫的机器紡織厂中参与大部份的股份。一九三八年及一九三九年的營業报告写道：“增加了在各种康采恩公司中所占有的股份。”

彼勞紡織厂主的后裔把西里西亚的織工血汗变成巨額的利潤。說他們是希特勒掠夺和侵略政策的忠实僕从，这是没有什么惊奇的。在希特勒任命的“全国工業組”的“领导人”中同臭名昭著的蒼根一起的还可發現有瓦尔夫根·迪里希。“领导人名册”提到全国經濟顧問戈特弗利德·迪里希为德国工業第六大組（紡織、工業、衣服業、皮革業）的負責人。

今天迪里希康采恩連同其無数的分支机构并握有在其他公司所参与的股份，特別在南德表現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組織。由該康采恩所独占的計有奥格斯堡的密尔巴赫和費希巴赫厂、奧斯納布魯克的佛·哈·汉默逊股份公司和其在萊因河畔的城市，波蕭特及萊特分厂。

迪里希康采恩用参与多数股份的方法控制了奥格斯堡里丁格花布纺织厂及刻姆普顿(阿尔高)的科脱纺织厂,奥格斯堡的豪恩斯特尔纺织厂,普林茨纺织装备及印刷装备厂股份公司以及恩斯特·马林斯克洛德股份公司,

由于控制了斯达特巴赫的奥格斯堡棉纺厂,迪里希集团即同瑞士的文格尔-耶尼集团所属的哥京根纱线厂有了联系。哥京根纱线厂又是奥格斯堡的朱里斯·冯尔股份公司的的大股东。该公司的主席就是负责主持西德纺织工业总会的欧·赫·芙格勒尔,芙格勒尔也是奥格斯堡的工商联的会长,及克利斯提安·迪里希股份公司和其他几个企业董事会的董事。此外他还参加了波恩经济部的对外贸易协商委员会。同时他也出席法兰克福(美因河畔)德国工商业联合会协商委员会。

一九三八年成立了五个著名的化学工业和纤维工业厂,其中有属于迪里希康采恩西里西亚人造纤维股份公司的费利克斯康采恩。这个康采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发展起来的。

在一九五〇年进行控告费利克斯康采恩的前任理事格洛姆博士的案件中,揭露有关在希特勒德国投降的前后使用欺骗手段增加资本的事情。格洛姆自己组成了一个康采恩,这是由“二十个属于格洛姆的公司扩大组成的”。

但在汉堡费利克斯工厂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内我们也发现有克利斯提安·迪里希股份公司的主席约·格拉夫的儿子和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纺织工业家格·得尔登。阿登纳的知心朋友罗伯特·费尔德门格斯博士及前任波恩联邦议院院长埃·科勒分别担任费利克斯康采恩的分公司克累斐尔莱因人造丝股份公司及席格堡的化学纤维股份公司的

董事。

在战时和战后，迪里希康采恩虽然遭受七千五百万馬克的損失，却仍能在一与一的比例下完成資本調整工作，并将固定資本調整为四千七百万德国馬克（指公司章程規定之資本总額——譯者）。只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之間即已增加資產負債表总額百分之三十。万余从業人員又已为保存和增加富裕的迪里希家族的財產而操作。在迪里希康采恩董事会內，代表迪里希家族利益的是克利斯提安·迪里希的兒子和弗利德里希·迪里希。

迪里希集团与德意志銀行的結合，不仅是透过銀行經理歐·罗斯勒和吳·特魯恩的关系，也是由于克利斯提安·迪里希股份公司的主席約·格拉夫的兒子而联系着。他在一九五二年年底任德意志銀行慕尼黑分行及南德意志銀行股份公司的董事。

特魯恩和阿布斯及施尼温德同为复兴信貸銀行的領導人特魯恩今天是十五个紡織和电气工業企業董事会的董事，而且也是西德最重要的金融家之一。

少数的壟断資本家——如：吳·布茨、格·德伊、塞尔伯曼、汉恩德尔及馬蒂尼等家族——以及巴伐利亚抵押承兌銀行和巴伐利亚地方中央銀行的經理，他們控制着几十个紡織厂，特别是在奥格斯堡地区的紡織厂。

在这些公司中有以汉尼尔集团的代表——路易·卡斯特尔为首的奥格斯堡的机器紡織厂。而汉尼尔集团又控制奥格斯堡机器工業中的两个有名企業：奥格斯堡—紐倫堡机器制造厂及奥格斯堡齒輪制造厂。所有这些集团的代表均在奥格斯堡市郊铁路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內聚首一堂。

复活起来的托辣斯法本 化学工业公司

长期的谈判和扮演的“折冲”把戏，围绕所谓“分散”西德的一个庞大而最危险的经济实力集中的垄断组织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问题，结果是划分该公司为三个大股份公司：路易港的“巴登苯胺及苏打制造股份公司”、利伐库森的“拜耳颜料制造股份公司”及“豪克斯特颜料制造厂股份公司”（前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及豪克斯特的“曼斯特—鲁齐乌斯—布鲁宁公司”）。这三个巨大工厂的资本总额超过了十亿马克，其中“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约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七十五，此外，还有两个比较小一点的继承公司：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城的“卡塞尔马伊库尔颜料厂股份公司”和马尔莱的“豪尔斯化学厂股份公司”。

许许多多的女兒公司和老康采恩参与的股份或者轉讓給了繼承公司，或者由各股東瓜分了。由于“分散”是按维护不侵犯所有主的旧有权利的原则进行的，所有大小股東均領得“繼承公司”的新股票，和剩余财产的“清理股票”。属于这份剩余财产的，有已开始在股東中分配的西德境內的参与股份，也有很大一部份在国外的貴重财产。在某一次由清理委员会召集的記者招待会上宣称：“与很多国家进行关于归还法本化学工业公司财产问题的谈判，想来会很顺利地結束”。

清理委员会的一个代表曾表示要力图“夺回”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已转为人民财产的法本化学工业公司这个康采恩的企业：

“如果迅速恢复德国的统一并从而归还东部的财产，则财产价值将大大地超过初步的统计，尤其是在东部地区内还存在有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许多大小企业，这些企业在以全力生产产品，例如：‘莱纳工厂’、‘施科普尔橡胶厂’、‘洗毛厂’、‘鲁贝克’煤矿井等。因为这个缘故，决不能否认清理股票引起了带有投机观点的某种利益。”

这个声明表明了阿登纳集团的“恢复德国统一”是意味着要把属于战犯们的财产发还给西德垄断资本家。在苏联的慷慨帮助下，由劳动人民恢复起来的企业，已成为大股东的“投机利益”。

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划分为三个总公司，正符合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拟定好了的计划，因为该康采恩作为一个经济机体来说，已经超过了“企业的最有利的范围”限度。因此，在这种“分散”的情况下，实际上仅是行政—技术方面的改组。

不但如此，该康采恩的改组更导致了经济实力集中的加强。所谓的继承公司与西德的四大银行及西德其他主要的化学康采恩的结合表现为个人的联合。法本化学工业公司这个康采恩的发展就是说明国际金融资本在西德的集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一个显明例证。

由于许许多多的个人结合而熔合成为一个集团的托·戈尔德希密特股份公司、德意志石油股份公司、瓦尔德霍夫人造纤维制造公司、联合人造丝制造公司、金属股份公司、德国金银精炼公司、汉克尔股份有限公司等康采恩，在“法

本化学工业公司”的一切继承公司内都派有代表。差不多所有这些康采恩都在德意志银行的势力范围内，并与英国及荷兰的金融资本有联系。

德意志银行在新的势力配置下占着统治地位。它或者通过它的经理(阿布斯、瑞伦、布瑞希特)，或者通过列席银行理事会中的康采恩领导人(麦尔登或施密得)充任其在所有继承公司的代表。康采恩的领导人(巴登苯胺及苏打制造股份公司的克·沃斯特尔，豪克斯特颜料制造厂股份公司的哈佛兰)，也都列席了德意志银行的监事会。同时在较小的范围内与其他大银行也建立了同样的联系。

柏林商业公司和德累斯登银行与法利贝格—李斯特股份公司、谢凌股份公司、鲁特格尔斯工厂股份公司和海登化学股份公司等化学康采恩特别接近，而这些化学康采恩本身又与美国金融集团有密切关系，或者在美国成立了大的分公司。

很久以来法本化学工业公司与华尔街之间就建立了许多直接和巩固的关系。瑞士的国际工商业投资股份公司控制了在美国的通用颜料及胶片制造公司。该企业即属于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美国当局在战争时期不顾瑞士投资股份公司的抗议而把该企业没收了。“国际工商业投资股份公司案件”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并引起了许多活跃的投机。现在以瑞士股东的名义进行的案件是与属于德国股东存放在瑞士的股票有关的，而由以前在墨索里尼时代充任公使的“瑞士信贷银行”代理人普·维勒提出。

不仅通过瑞士投资股份公司而且也通过美孚油公司(洛克菲勒)而与华尔街保持联系。庞大的石油托辣斯乃是“法本化学工业公司”这个康采恩的各分公司的合伙股东，

該石油托辣斯也掌握了這個康采恩的一大部分股票。雖然由於偽裝的緣故，在法本化學工業公司各繼承公司的監事會內一個美國人也沒有，但十分明顯的是美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豪克斯特顏料製造廠股份公司身上。這種影響的傳導者是與美國金融集團有密切關係的柏林商業公司和德累斯登銀行的代表們。

參加了巴登苯胺及蘇打製造股份公司的監事會的法國人斯·拉薩爾是由著名的德國銀行家庭出身的，他在巴黎、倫敦及紐約從事國際性質的業務。

參加拜耳顏料製造股份公司監事會的弗·卡凡吉希一本迪克代表着英國的利益。這位前任英國公使應在一九四七年離開波蘭人民共和國，因為已經證明他曾撥款接濟過間諜組織。現在卡凡吉希一本迪克主持着管理英國參與西德工業股份的委員會。

外國股東的“權利”已由帝國主義占領者列強予以保證。所有這些股東都分得了法本化學工業公司各繼承公司的股份：在美國占領區內的——豪克斯特顏料製造廠股份公司、在英國占領區內的——拜耳顏料製造股份公司（利伐庫森）以及在法國占領區內的——巴登苯胺及蘇打製造股份公司（路易港）。

一九五〇年八月間，由西方列強組成的法本化學工業公司管理委員會對該康采恩各分公司的債權人公布了關於他們的要求的宣言。在宣言後面還附有該龐大化學康采恩影響所及的一百六十八個西德公司的名單。雖然該項名單並不完全，但是它也說明了法本化學工業公司的影響擴張得多么遠，以及它的活動範圍的樣式紛繁到了怎樣的程度。輿論界企圖使人相信：由於這一切公司已“分散”而獲得了

經濟的獨立性。可是，實際上它們已歸并於法本化學工業公司的繼承公司。每個繼承公司都掌握了杜伊斯堡鑄銅廠百分之三十的股票；奧古斯塔—維多利亞礦業公司已轉為巴登苯胺及蘇打製造公司的產業。矮克發股份公司、矮克發攝影器材製造公司、化學工業股份公司（該爾孫基亨）又重新處於拜耳顏料製造股份公司的勢力範圍內。克南普塞克—格利斯海姆股份公司、卡來公司、巴比根紡織纖維股份公司及比里根工廠股份公司，都歸并於豪克斯特顏料製造廠股份公司，該公司已掌握了上述三公司百分之百的股票。瓦克化學股份公司百分之四十九的股票屬於豪克斯特顏料製造廠股份公司。

卡塞爾馬伊庫爾顏料廠股份公司和豪爾斯化學廠股份公司似乎已從綜合總體中劃分出來了，但是也仍然處在法本化學工業公司的勢力範圍內。卡塞爾馬伊庫爾顏料廠股份公司是由創辦該公司的萬柏格家族的两个親屬管理的。此外，德意志銀行也在該公司內有代表。從一九五一年起又已允許豪爾斯化學廠股份公司恢復生產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人造橡膠；在該公司的領導機構內有德累斯登銀行、商業銀行、煤炭加工股份有限公司（該爾孫基亨礦業股份公司的分公司）的代表以及法本化學工業公司這個康采恩的幾位代理人。

生產炸藥及汽油的法本化學工業公司的各分公司在準備戰爭的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意義。當時曾經一度正式宣布要“改組”這些分公司，但在準備戰爭的進程中，不久以前已取消了同盟國對它們的“管制”。炸藥股份公司（以前托勞斯多夫的諾貝爾公司）及埃森的威斯特伐利亞—安哈爾特炸藥股份公司均受德意志銀行和德累斯登銀行，以及魯爾區

的三个垄断组织——莱因钢铁股份公司、克虏伯和曼奈斯曼康采恩的控制。已经过正式清理的法本化学工业公司这个康采恩从前掌握了威斯特伐利亚—安哈尔特炸药股份公司百分之五十二的股票和炸药股份公司百分之四十五的股票。但是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代理人弗·盖维斯基及格·盖定洛仍然是该两公司的管理人员。战犯及“帝神委员会”的领导人格·施密茨曾被纽伦堡宣判为有罪的人，他现在主持着掌握炸药股份公司百分之二十六点五股票的莱因钢铁股份公司。以新的大股东身份出现的是臭名昭著的瑞士军火厂主埃·布尔莱，他是欧立根机床制造厂的领导人。所有这些事实证明了“血腥的国际军事工业家”在集累自己的力量。

德国汽油股份公司(柏林)是由法本化学工业公司这个康采恩和两个英美大石油康采恩——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孚油公司创办的。为了隐蔽真正的业主，一九五二年曾进行“改组”。德国汽油股份公司的股份已转入与上述石油康采恩有密切关系的德意志石油股份公司及文台沙尔股份公司的手中。

西方列强管制委员会所编制的法本化学工业公司这个康采恩的财产目录中，却遗漏了它的几份重要参与者的股份。这里所指的是莱因钢铁股份公司的百分之四十七的股份，德国苏尔维工厂股份公司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以及金属股份公司百分之十一的股份。非常明显，目录中的这种有意的遗漏是想要隐瞒法本化学工业公司这个康采恩和这些势力雄厚的垄断组织之间的利益的错综结合情形。

豪克斯特颜料制造厂股份公司理事会理事兼化学工业协会主席的维·阿·梅恩在最近一次的化学工业业务常会

上，当着阿登納面前宣称：“年周轉額为一百亿的化学工業已列入生产消費品的一批主要工業部門內。”法本化学工業公司这个康采恩的各繼承公司拥有三十亿馬克的周轉總額，在这个工業部門內占居着主要地位。若再加上与母公司有关的各分公司的周轉額，則后者的意义就更大了。

我們已經指出法本化学工業公司这个集团与其他的龐大化学康采恩有不可分离的联系。由于个人的結合和互相占有股份的关系，絕大部份的西德化学工業企業都集中在一小撮康采恩老板和其帮手的掌握中。創办法本化学工業公司这个康采恩的家族的成員，到現在还掌握着該公司最大部份的股票。

君特尔·康恩德

——从紡織工業壟斷資本家到軍事 工業巨頭所經歷的過程

君特尔·康恩德系勃兰登堡的普里茨瓦尔格制服呢厂主的兒子，他在一九一一年三十岁时即已成为三家紡織厂的共有主。他本着“为祖国从事供应工作，比之为它牺牲性命要好些”的原則而行动，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从一九一五年起，即以給各紡織壟斷組織分配軍事訂貨的德国羊毛股份公司的領導人身份留在后方。在这个期間，康恩德精通靠战争發橫財的商人所采用的掠夺国家金庫和人民的各種方法；从那时候起作軍火投机生意即成为他的主要職業。

德国經濟的集中过程在通貨膨脹及其随后的一个时期內达到了頂点，已成为康恩德一类投机商人的有利基地。他立即注意到所有一切能預見有利可圖的經濟部門。康恩德在一九二二年占有了柏林和哈根的蓄電池制造股份公司的大部份股票。由于不擇手段，康恩德在几年之內强迫几乎是所有一切生产蓄電池的德国企業接受了他的控制。更由于紡織工業巨頭雷西柏格的帮助，他鑽进了生产鉀肥料的工業中，并且到現在还主持世界上开采鉀盐最大的康采恩——文台沙尔股份公司；現在該公司也控制着德国的石油工業。

为了指望有利的軍事冒险，康恩德成为德国軍械彈藥制造厂的大股东和該公司董事会的主席。該厂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是生产各种槍炮及彈藥的最大企業。参加到該康采恩的其中就有著名的公司如欧伯道夫的毛瑟工厂股份公司，制造硬鋁的企業——硬金屬制造厂。硬鋁为飞机制造业所采用的輕金屬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意志軍火厂即在加尔斯卢合的工業工厂股份公司不伤人的名称下隱蔽下来，并且隨即去参加秘密重整軍备的工作。在法西斯政变之后，該公司的名称附加注語：“前德意志軍火厂”，并在一九三六年正值希特勒德国扩充軍备达到最高峰时，該公司又正式采用了旧名称。消灭德国軍事潜力的波茨坦协定提醒了战犯康恩德，他又采用伪装的办法，而将他的軍火康采恩隱匿在工業工厂股份公司的和平招牌下。

該公司在何种范圍内参加軍备和战争准备的工作，可由下列事实指明出来。

有几个以前关闭了的企業在一九三四年又开始工作，一九三五年即已进入建立新工厂的阶段，而在一九三六年为了扩大生产能力，又复进行基本的改建工作。由于在一九三七年“柏林—厄尔福特机器制造厂”进行合并的結果，一九三八年大大地扩大了企業的業務，而康恩德康采恩的勢力也更加强大。在一九三二年日内瓦縮軍會議时，它的股票价降到百分之十六。到一九三三年即增加了二倍，而在一九三八年——更增到百分之二百。股本在一九三一年曾減到一千七百五十万馬克，而在一九四一年由于战争利潤的关系而增到七千万馬克。

康恩德又重新积极参加了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德国同

謀者的侵略計劃有关的新軍事冒險。一九五〇年他的蓄電池製造股份公司理事會報告：

“朝鮮戰爭開始後帶來了意外的高漲……這種戰爭在本年的最後幾個月中引起了生產方面的顯著擴大。”

這種“高漲”能夠使股本於一九五一年中在一對一點五的比例下重新加以估價。

在一九五一年加爾斯盧合的工業工廠股份公司的報告書中，已經預報戰爭局勢的到來“按某些特徵來判斷，在不久的將來，有完全利用全部生產能力的可能性”。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臭名昭著的工廠如毛瑟工廠股份公司就能夠沒有任何障礙而參加了軍用品的生產；它們在一九五三年中也取消了所謂“聯盟國管制”的範圍。

康恩德康采恩是由兩個綜合體所組成，其中的一個公司直接隸屬於康恩德。君特爾·康恩德和他的兒子與幫手們，如：弗·帕烏勒式爾·蓋米勒掌握了這些公司的全部或大部份股票。這是指有關於加爾斯盧合工業工廠股份公司及其龐大的分公司、布施—愛格爾—杜倫納金屬廠股份公司、德倫格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受土地抵押公司控制的總管理公司）及蓄電池製造股份公司。這些企業及其二十四個參與的股份均在斯圖加特的工業參預股份公司的控制之下。

然而康恩德集團也掌握了西德經濟各部門的巨額股份。它有代表在德國電氣總公司、葛鈴保險集團、文台沙爾股份公司康采恩及其分公司——威斯特伐利亞銀行、法蘭克福銀行、史蒂爾毛紡織股份公司及什溫福特的聯合滾珠軸承工廠股份公司。差不多在所有的這些公司內都有德意志銀行的代表，而康恩德在該行理事會內據有穩固的地位

和發言權。關於這位工業巨頭與德意志銀行的密切關係也應當着重指出一個事實：就是臭名昭著的希特勒銀行家阿布斯在擔任着康恩德的蓄電池製造股份公司董事會的主席的職務。

康恩德集團與國際金融資本的結合情況，可由下列事實得到證明：龐大的英美石油康采恩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及美孚油公司參加了文台沙爾股份公司的有關分公司，而在這些分公司內保證了荷屬金融資本的影響及有其代表人。瑞典滾珠軸承製造公司控制了什溫福特的鋼珠滑輪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康恩德參加了二十七個大公司的董事會。由於他在德國工業聯合會內具有重大的勢力，並以國防經濟專家的身份參加了準備和進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工作，這就決定了康恩德的名字列在美國的四十二個戰犯名單中。然而康恩德在短期被拘後，即被列入“同路人”一類的人里，他的財產依然沒有受侵犯，而在西德地區內約計五億馬克資本的康采恩亦未被“解散”。戰犯康恩德僅在那些從壟斷資本家的罪惡活動中得到經驗教訓的國家和人民中喪失了其原有的勢力。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內人民沒收了康恩德康采恩的下列各大企業：柏林—厄爾佛特機器製造廠，布施—愛格爾—杜倫納金屬廠股份公司的幾個分公司，在德國中部屬於“文台沙爾公司”開採鉀鹽的許多礦井，施蒂爾毛紡織股份公司的來比錫企業及其許許多多的分公司和參與的股份。分散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及羅馬尼亞各人民民主國家疆土內的康恩德康采恩的分公司和參與的股份，也轉到了人民的手中。康恩德康采恩在普里茨瓦爾格、維蒂施塔格及波茨坦的分公司，已在為和平經濟服務。

海因里希·科斯特

——煤矿巨头的主要代表人

当矿业顾问的海因里希·科斯特在一九三二年接任莱茵—普鲁士矿业公司总经理的时候，他即处在庞大的汉尼尔康采恩（古特霍夫努格冶炼公司）的势力范围内。几十年来瑞施和他的儿子即在該壟断組織中占居首要地位，而他們父子也列为魯尔区中最重要和最有势力的壟断资本家之一。

虽然汉尼尔康采恩今天已經“解散”，但它在德国壟断組織中仍然占重要的地位，生产量仍占德国煤炭总产量的百分之七点二，并拥有四亿平方公尺的煤田。

由于钢铁工业的突飞猛进，煤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成为有决定意义的原料，因为它是炼铁的基本材料。从魯尔的煤炭中每年要提炼一百亿立方公尺的煤气，并且德国各电站消费的电力三分之一是由煤炭生产的。“誰有煤，誰就有苯，而苯是发动机的主要燃料。由这些煤炭大王們所組織的魯尔汽油股份公司，操縱着苯的壟断价格并控制其銷售市場。新近煤又被利用为石油原料”[⊖]。同时在制造炸药及其他許多化学产品和代替品方面煤也是不可缺少的。这些煤矿業主們很早就将煤的生产独攬在自己的手里，同

⊖ 汉斯·貝倫德：“德国的真正主人們”，一九三九年巴黎版，第二四頁。

时开采量亦在逐年增长。在一九三七年全德一亿八千二百万吨的采掘量中，即有一亿二千八百万吨是在鲁尔区开采的。

一向主持反动的帝国主义阴谋的鲁尔和莱茵区的煤矿巨头们的权力，由他们成立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的事件表现得更为露骨。这个垄断联合组织是由著名的阴谋家和联合钢铁公司的名誉主席埃·基尔道夫创办的。他在一八九三年即已控制了鲁尔区煤炭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七。

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的主要人物——蒂森、弗利克、史汀纳斯——是希特勒的有力的开路先锋。一九三一年，在基尔道夫主持下作出决议由该辛迪加售出的每一吨煤中即扣除五个芬尼（德国的辅币，每一芬尼值一个马克的百分之一。——译者）解交纳粹党。蒂森在其所著的“我资助希特勒”一书中即已证实他是纳粹党的主要筹款人员。弗利克在一九三二年即独自为“政治目的”付出一百五十万马克。

今天海因里希·科斯特是西德煤矿巨头中的主要代表。他在一九三二年曾加入“钢盔队”，一九三四年又参加了纳粹党，从一九四一年起又充当希特勒的国防经济专家，他这种反动历史并没有妨碍英美双占区的军事管制机构任命他为德国煤矿管理局局长。这样就把德国煤矿工业中的一个重要位置送到了他的掌握之中。当他被任命之后西德的一家报纸曾报道说：

“他的组织计划替局长规定的特别职权，是一九三三年以后在德国矿业中所没有的。”

科斯特也是属于“全国煤炭协会”的北方企业领导小组

的。他对于外国俘虏和劳役工人在西德矿場中所受到的肆無忌憚的剝削和殘酷的虐待是主要負責人之一。由于这种慘無人道的殘酷虐待的結果，工人中就死去了几万人。

一个西德报纸很有把握地断定：这位“煤矿商人以其独裁的癖性来说是既不願煤矿的国有化，也不願社会化”。科斯特的重大政治和經濟勢力是由于他参加許多著名的大企業和国有机构的股份，而这些企業已越来越多地轉到了德国重要壟断資本巨头的手里。

自一九三三年参加达尔布施矿业公司董事会后，科斯特即同国际的苏尔維康采恩發生了联系。

科斯特担任着从事利用和加工魯尔区煤炭的四大公司董事会的董事。这四个公司是：埃森的煤業电气股份公司，魯尔煤气股份公司，上豪森的魯尔化学股份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魯尔汽油股份公司。这是所有煤矿巨头共同成立的一个联合組織，也就是德国帝国主义最有勢力的代表組織。由于魯尔化学工業是头等重要的軍事工業，因此該集团在魯尔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以威斯特伐利亚—汀恩达尔—柯魯帕尔股份公司（在波哈）董事会的董事长及华尔特股份公司（在科隆）董事会的董事身份，科斯特更扩大其勢力于制造采矿机器及工具的企業。从一九五一年起他也在波哈的威斯特伐利亚銀行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內占了一席，而該銀行是同威斯特伐利亚的紡織、碳酸鉀及蓄電池的最大康采恩有密切关系的。

复活起来的德国帝国主义的有勢力的代表們都在舒曼計劃委员会內聚集在一起。美国帝国主义的統治者想使德国帝国主义成为在欧洲占居独霸地位的这种意圖，是同西德壟断資本家們自己的計劃相符合的。因此，在舒曼計劃委

員會內可以發現同麥爾登、赫勒等人在一起的還有海因里希·科斯特。在德國煤礦管理局中同科斯特並肩出席的還有阿布斯和瑞施等。

德國經濟審查專門會議是西德帝國主義者的重要組織之一，它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納粹擴張時期內即已存在，但在一九五〇年又重新建立起來了。海因里希·科斯特在該會理事會及德法經濟關係促進會內均占了一席並有發言權。

為了掩飾壟斷資本家禍國殃民的罪行，西德的輿論越來越多地着手捏詞虛構這位罪行累累的經濟權威人士的良好社會作用。借着“海因里希·科斯特對社會福利和經濟研究”的捐贈，就聲稱科斯特以德國煤礦管理局領導人的身份能“同職工會合作並以基督教的精神解決社會問題”，從而企圖轉移公眾對這位壟斷資本家的賣國行為的注意。

阿弗利德·克虏伯

——槍炮大王的繼承人

德国帝国主义的历史是与德国最大的軍火康采恩弗利德里赫·克虏伯股份公司的發展有密切关系的。这个軍火鑄鐵厂的主子連同其他工業巨头在过去几十年的期間內統治着势力雄厚的壟斷組織和企業主联盟。这些企業主曾經決定过威廉第二、弗里德里赫·艾伯特及希特勒政府的政策，而現在又按其意志操縱着阿登納的政府。

自从阿弗利德·克虏伯取得普魯士野战炮兵的三百座大炮的第一批訂貨后，这个家族的繁荣在一八五九年就已开始了。从那时候起克虏伯的財富和势力在每次新的戰爭中增加了好多倍。

克虏伯康采恩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成为垂直集中的典型企業。該軍事康采恩用取得國內和国外許許多多的煤矿产地和矿山的方法，很适时的保證了它的原料基地，从而使其有可能联合一些企業去实行全部的生产周期工作——从采集基本原料到出产制成品为止。

为了执行軍事訂貨的任务，克虏伯企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雇用了十八万工人和職員。在克虏伯厂內鑄造了德国帝国海軍艦队的装甲板。同时也制造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毀坏了法国北部城市和比利时城市的大臼炮和炮弹。

在全世界的社会輿論压力之下，战胜国列強被迫在凱撒帝国崩潰之后，禁止在克虜伯企業內制造軍火。但是克虜伯違反了協約国方面的协定，而保存了它的关于改进軍备生产問題的研究所。結果克虜伯在一九二六年即已取得国际軍事工業界的同意而开始制造坦克。

造成新的有利行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迫使克虜伯从事生产各种武器。像蒂森、史汀納斯及其他壟斷資本家一样，克虜伯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交付了数达一千二百万馬克的巨額款項給納粹党的财务处。这些捐贈获得了全数的补偿。德国帝国主义者力求借助于克虜伯的大炮、装甲板、海軍艦艇、潜水艇等而取得世界霸权，并在納粹統治时期的头五年內替康采恩的老板带来了五亿馬克的純利。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五年即一九四四年，克虜伯家族获取的利潤按官方的数字計为一亿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二百一十六馬克。公司的交易額从一九三三年的一亿七千万馬克增为一九四三年的五亿一千三百万馬克。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任命克虜伯为德国全国經濟委员会主席，并把他的工厂变为“克虜伯家族企業”。同时也授予这个家族很大的稅务优惠权。

克虜伯本人和其企業的經理都是国防經濟专家，也是希特勒关于軍备及彈藥生产問題的顧問。后来他們又是德国掠夺国外企業的“监护入”及德国秘密警察的代理人。他們積極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构，并掠夺了淪陷国家的工業企業。二十五万的工人和職員在这个軍事工業巨头的許許多多的工厂內工作，其中有被强迫驅入德国的七万外国工人和二万三千个俘虏。这些外国工人和战俘都是在違背国际公法的情况下被迫在克虜伯的八十一个企業內制

造軍火。此外該公司還有“自己的”集中營，監禁在這些集中營裏面的是幾乎從歐洲一切國家押運出來的幾萬囚犯。根據紐倫堡軍事法庭的統計，有萬餘男女和小孩或是被殺害或是因遭受飢餓或受非人道的待遇而死亡在克虜伯的企業內。古斯塔夫·克虜伯的長子阿弗利德·克虜伯在一九四三年取得了企業的領導權。希特勒以特種“克虜伯法”取消了該股份公司，並將全部家族財產轉交給阿弗利德·克虜伯。

阿弗利德·克虜伯和他的公司的十個主要經理，都被列為在紐倫堡受審訊的工業巨頭中的少數戰犯。在法庭的判決詞中指出克虜伯及其幫兇們利用其龐大的財力，幫助了希特勒竊取政權，使他的企業為重整軍備和加強德國國防軍而服務，參加準備和進行希特勒的侵略戰爭，盜竊希特勒軍隊所佔有的國家內的他人財產，並且利用俘虜和外國工人在其廠內工作。

在一九四七年年底被判處十二年監禁的阿弗利德·克虜伯，已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八日根據美國高級專員麥克洛埃的指示從監禁戰犯的蘭茲堡釋放出獄。同時也撤銷了扣押他的財產的處分。在許許多多標志着侵略成性的德國帝國主義的復活的事件中，按其後果來說赦免這個首要戰犯和恢復其經濟地位，是戰爭販子最不可救藥的措施。

在所謂“分散”完成之後，克虜伯很完整地保存了它的經濟勢力。在一九五三年三月間，在拖延了兩年多的談判之後，高級專員企圖迷惑社會人士，而宣稱打算剝奪克虜伯的原料基地。但是在出售其股票時，卻又宣稱其采礦企業要生產到一九六〇年，同時這期限可能還要延長。實際上克虜伯完全保存了它舊有的結構。消息靈通的“華爾街雜誌”遠在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就已証实这种策略的有名無实的性質：“阿弗利德·克虜伯完全可能保留其煤和鉄的資源，而不会違背所有关于反卡特化的专家計劃。”

毫無疑問，有勢力的華爾街的金融集團是極其關心要保存克虜伯康采恩的。這可以從一個事實得到証明，就是“槍炮大王”克虜伯使用了兩個為美國壟斷資本服務的紐約著名的律師的勞力。

為了想造成一種“分散”該集中經濟力量的勢力的印象，克虜伯的好幾個企業被授予新的稱號。然而實際上主持這些“新的”公司的人，乃是克虜伯家族的成員，或者是他們雇用的代理人 and 德累斯登銀行的代表，例如阿登納的朋友和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國會議員胡果·沙恩柏格。這個為預謀發動新戰爭製造武器的克虜伯軍火廠康采恩，為了要欺騙憤怒的世界輿論而在自己周圍進行了偽裝的“會戰”，同時該軍火廠本身却在迅速擴大。

克虜伯康采恩又重新在復活了的德國帝國主義向世界市場的擴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克虜伯向印度尼西亞、安卡拉和巴西等地供應了火車頭，並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工廠。它也參加了在伊朗所實行的鋼鐵廠建築計劃。克虜伯和其他軍事工業巨頭如亨施爾、漢克爾等是向南非聯邦貸款的銀行團的代表之一。它對於用德法資本集團的力量來發展南非工業表現了濃厚的興趣。戰犯和希特勒的銀行家沙赫特在最近的幾個月里到過上述所有國家，這不是偶然的。

年產一百八十萬噸鋼的萊因黑森冶金工廠現在又已全部開工。“克虜伯通報”很滿意地報道在蒸汽機車製造廠內作工的工人已經比戰前的工人人數多了一些（三千八百比三千）。載貨汽車廠又重新從庫爾姆巴赫遷往埃森，恢復了

“維迪亞”硬合金厂、农業机器厂及在埃森的鍛鉄車間和鑄鉄厂。建筑企業已全部开工。最后，克虜伯—煤炭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在一九五二年恢复了它的活动，并开始生产柴油發动机。屬于克虜伯财产的也有卡皮托及克萊恩股份公司及威斯特伐利亚鉄絲工業公司。克虜伯参加了德希馬机器股份公司，并占有大批地产和許許多多的房屋。最后值得提到的是阿弗利德·克虜伯如同战犯弗利克、林得曼及科本柏格等一样，又重新参与了沒有被“分散”的德累斯登銀行的董事会。

克虜伯的财产估計約有六亿——八亿馬克，克虜伯地位的恢复与阿登納政府企圖实行巴黎与波恩战争条約的时间是一致的。“若是在两年以前所有关于軍备的辯論中，克虜伯的代表經常提出其論題：‘沒有我們’，那么現在由于国防事業的貢獻問題，情况已經变更了。这个問題只有政府能够决定。”——这是不久以前克虜伯的一位經理施罗德宣称的。因此，阿登納政府一准备复仇战争，埃森就应再开始生产大炮。所以槍炮大王克虜伯皇朝的后裔又重新站在德国帝国主义的最富侵略性的份子的行列中。

只有在那些永久消灭了靠战争發亿万橫財的槍炮大王的統治的地方，才有和平地發展的先决条件。弗罗茨拉夫的克虜伯—伯尔塔工厂及馬格德堡的克虜伯鑄鉄厂已变成人民的财产。馬格德堡厂已获得了德国工人階級領袖恩斯特·台尔曼永垂不朽的称号。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重机器制造業中最大企業之一。

保罗·馬克斯

——商業銀行的生意人

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的“法兰克福环球报”上刊載有十三个大公司吊唁齷齪資本家保罗·馬克斯法学博士逝世的巨大訃告。

商業銀行和它的附屬机关西德銀行公会的领导人因惊悉保罗·馬克斯逝世而“深感悲痛”；联合鋼鐵公司悲悼这位“劳苦功高的活动家”的丧失；克洛克納康采恩的首脑宣称保罗·馬克斯的“言行将在我們中間及在我們的社會历史上永垂不朽”；对于布德魯斯鐵工厂，他是“一个忠实而卓越的人”；托馬·戈尔德希密特股份公司說他是“一个忠厚的朋友”，因为“他曾把他的丰富經驗無私地貢獻給我們”。

最后魯尔道夫·卡爾斯塔德百貨股份公司、格尔林格保險公司、通用房屋工程建筑股份公司、德国抵押放款銀行、西德意志百貨股份公司等的董事会均悲悼它們的董事保罗·馬克斯博士的逝世。

西德銀行公会及少数公司的訃文还补充說，逝者好几十年来都是它們董事会的董事。这些訃文恰好說明商業銀行势力的永久性，它在阿登納政府之下的势力，并不小于在魏瑪共和国或納粹統治之下的势力。

保罗·馬克斯不仅在上述一些公司里充当董事。他的势力还扩展到諾斯的植物胶油布地毯股份公司、丘尔貝克

的維·維克萊股份公司、威斯巴登的迪迪尔工厂、杜伊斯堡的電纜公司、什維特的联合德国鋳工厂、埃森的萊因—威斯特伐利亚电气公司及弥萊姆的里恩斯多夫工厂股份有限公司。

总之，这位死去的商業銀行的利益的代表人是屬於二十个不同經濟部門——銀行、抵押銀行、黑色冶金企業、建築企業、百貨公司等等的董事。

商業銀行广泛地参与各个生产部門并同另外两个德国大銀行——德累斯登銀行和德意志銀行有密切的关系，而德意志銀行也与商業銀行一样都不曾分散。

一九四五年以后，三个大銀行的任务已讓予它們的西德分行，这些分行为为了掩飾而改称为“繼承銀行”。罪行累累的金融寡头仍然不可侵犯地坐在分行的管理处并在那里筹备新的大銀行。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举行了三个大銀行的股东大会。这些壟断銀行重新改組了以后，复活起来的德国帝国主义又使这些金融机构参加軍火生产。

“新的”商業銀行是由三个分行組成的。商業銀行和漢堡的貼現銀行是同汉撒批發商和船業公司有联系的。在西德的銀行公会內——会址在杜塞尔多夫——有化学工業巨头托馬·戈尔德希密特、銀行家奧托·施尼温得和諾斯工業巨头維·維尔汉担任着代表。法兰克福商業和信貸銀行股份公司与一些企業如豪克斯特顏料制造厂、布德魯斯鉄工厂股份公司、萊茨股份有限公司、奧格斯堡—紐倫堡机器制造厂(汉尼尔康采恩)有錯綜复杂的关系。

在研究商業銀行多边关系的时候，可以得出一个結論：經常是同样一些壟断資本家、銀行家和旧希特勒的国防經濟專家在最重要的和获利最厚的企業的董 事 会 里 聚 集 一

堂。

我們也一再遇着這些大私營銀行的著名代表，如美國的漢堡布林克曼—威爾茨公司的魯·布林克曼、科隆的奧本海姆銀行的羅·費爾德門格斯、德爾布律克—石克萊銀行股份公司的弗·恩斯特和柏林商業公司的代表們。

在由商業銀行控制的公司的董事會中，更可以發現前任國防經濟專家及礦冶專家阿·華格納、軍火製造商格·鄭德、金融巨頭伊·休恩·馮·維爾德愛格、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議員和克洛克納康采恩的主子君·赫勒、貝姆柏格康采恩的亞·傅羅乃以及工業巨頭並且擔任着“停業的”前商業銀行董事會主席的托馬·戈爾德希密特。

此外，這位逝世的商業銀行心腹人曾經同兩個最壞的戰犯保持着特別密切的關係。在商業銀行的董事會內有布德魯斯鋼鐵廠的代表壟斷資本家賴希林格。馬克斯曾任屬於弗利克康采恩的中德意志鋼鐵公司董事會的董事。此外，馬克斯與弗利克同在聯合鋼鐵公司內和睦相處。哈本奈爾礦業股份公司在布德魯斯鐵工廠及迪迪爾工廠擁有大量的股份。

雖然弗利克康采恩“改組”的詳細情形尚未公布，但是可以斷定弗利克的心腹人如他的堂兄弟卡萊希等，將在這些康采恩的繼承公司——金屬和礦業公司——如蘇爾茨巴赫的麥克沁里恩鑄鐵廠股份公司、盧卑克高爐冶煉公司、采礦專利公司及埃森煤礦公司等公司里充任代表。弗·弗利克股份公司的總管理公司將不予以解散。由於成立了美爾庫爾工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弗利克已把他的一部份財產轉讓給他的兩個兒子。弗利德里希·弗利克從蘭茲堡戰犯監獄提前開釋之後，不久即參加德國電氣總公司及德累斯

登銀行的董事會。

最後，要說明這位被悲悼的商業銀行利益的代理人之所以發生重大的影響，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由於他同國際金融集團有關係。他和弗利克同是屬於美國哈里曼集團利益範圍的卡托維茲採礦和熔礦股份公司的代表。馬克斯通過商業銀行與漢堡美洲輪船公司的個人結合關係，也同有勢力的美國的財閥集團有了一絲半縷的聯繫。這些伙伴們在戰犯弗利克被判罪後，即為了使他從蘭茲堡監獄釋放來而努力。

上述同壟斷資本家保羅·馬克斯有關的工業巨頭和銀行家們中間有許多名字如弗利克、賴希林格、費爾德門格斯及康恩德等，都曾載在美國上議院調查委員會的戰犯名單內。

里查德·麦尔登

——有色金屬大王

法兰克福金屬公司与“友好的”德国金銀精煉公司控制了德国的有色及稀有金屬的市場，而成为德国有势力的康采恩之一，并在国际方面具有广泛的影响。

該企業原先成立时本来是一个經營金屬的商店，在一八八一年發展成为一个股份公司。在威廉·麦尔登（里查德·麦尔登的父亲，出生于倫敦）領導的时候，該公司即已經營五金貿易，并在英国、法国、比利时、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处參的股份，而成为一个世界聞名的康采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發的时候，法兰克福金屬公司的总管理公司拥有四十四個工厂和女兒公司，其中有十个在外国。

金屬公司以及与它有联系的德国金銀精煉公司的財產状况表明了这样一个特征，即是这两个企業都是法兰克福菲利浦·阿尔伯特·可罕公司的后身。菲利浦·阿尔伯特·可罕公司是一个私人銀行，从十八世紀初就經營五金貿易。

由于对德国和外国企業的影响的不断增长，金屬公司發展成为德国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关于麦尔登康采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發时所具有的国际意义，一个紀念文件上載道：

“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發以前，該康采恩即很順利地經營五金、矿砂和黃鉄矿等。它在許多国家內拥有附屬公司和代理处，同时在它的營業範圍內，它在國內和国外占居公

認的領導地位。每年它從貿易方面取得了巨額利潤，不僅是在紅利方面，並且在積累起來的大量的公開和隱藏的預備金方面，都表現出來了。國外的姊妹和女兒公司日益增加的紅利就是這些收入的一大部分。”[⊙]

該金屬公司的統治者在準備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罪行中占有很大一份，因為他們企圖控制礦砂和金屬的國際貿易，從而在頗大程度上促使帝國主義的矛盾更加尖銳化。

根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簽訂的“動員合同”，金屬公司即成為德國彈藥及軍備工廠所需金屬品的主要供應者。在金屬品進口禁運以後，金屬公司即擔任採掘舊有的和新開的金屬礦井，並在軍用化學品製造公司成立時參與了很大一部份的股份。該康采恩的經理里查德·麥爾登曾在一九一六年被古魯涅耳將軍聘請到柏林的軍政部任職。

在上述的該康采恩紀念文件中，另一段載道：

“在整個戰爭期間，金屬公司的進口活動就始終沒有完全停止過。即是在戰爭最後的一年，同俄國簽訂和約後，該公司還會同其他金屬公司派遣全權代表團前往俄國收購金屬品。”

當希特勒德國以武力支持西班牙的佛朗哥法西斯政府而表示它的獨霸世界的奢望時，德國的一些康采恩亦極力參與其事。遠在一九三四年，就已經有法蘭克福金屬公司的代表同西班牙的反動份子基爾·盧布萊斯進行了掠奪西班牙的有利作為德國重整軍備之用的礦產談判。

希特勒德國的重整軍備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準備工作替這個具有世界性而又同其他軍火壟斷組織有密切關係的

⊙ 摘錄“金屬公司自一八八一年到一九三一年的五十周年紀念文件”。

金屬公司带来了業務上的显著繁荣。因此，就从这个时候起，金屬公司与法本化学工業公司有了密切的个人結合，因为麦尔登家族的一員参加了法本公司的董事会，而法本公司的三位重要代表卡尔·布施博士、維·馮·拉特和赫尔曼·施密茲博士均在金屬公司的董事会內各占一席。施密茲曾因战争罪行而被紐倫堡法庭判罪，但很快就得到特赦。他在提前开釋之后，又充任威廉·麦尔登的私人秘書及金屬公司的會計檢查員而开始他的鴻运。

一九三八年法兰克福总管理公司的營業报告报道：

“四年計劃、国防动員化及合并奥国，又提出了新的任务。几乎沒有一个工厂不是在一年內提高它的生产能力，而开始建設新的設備或者繼續建設新的設備。”

一九三二年，金屬公司国内企業的从業人員总計約为一万四千人，一九三五年十月間已增为二万五千三百四十九人，而到一九三六年九月間这一短短时期內又上升为三万零二百一十人。

金屬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發时，也像在一九一四年一样，已表现为一个龐大的国际壟断企業。当麦尔登在英国的有色金屬康采恩——英国金屬公司占有利益的时候，奥利佛·李特尔頓却代表英国集团在法兰克福金屬公司董事会內担任代表，李特尔頓后来曾充任丘吉尔政府的部长，并且成为馬來半島与佳尼亚独立运动的血腥鎮压者。它們之間的联系仅仅在外表上由战争隔断了，因为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起又有一位英国金屬公司的代表坐在法兰克福金屬公司的董事会內。

金屬公司一直到今天仍与英法洛希尔集团保持着家族与業務的联系，而洛希尔集团又会同米拉波及紐弗利茨集

团在法国有色金屬工業中占据着控制的地位。

金屬公司会同法比集团及波兰的貴族們在上西里西亞的工業中参与了大量的股份。此外，它还在阿姆斯特丹的恩·維·矿務金屬貿易公司、巴塞爾的瑞士金屬品公司、紐約的美国金屬公司和美国的路尔基公司及維也納的金屬公司等机构內参与了股份。

同时，法兰克福金屬公司并没有遵照波茨坦協定的規定，被当作一个龐大集中的經濟力量而予以分散。这个壟断企業如在过去两次世界大战中一样，仍然是复活了的德国帝国主义的支柱之一，而在今日的美国帝国主义准备战争的計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麦尔登一家被德国法西斯匪徒允許安然地移住英国，而其在公司內的財產則保留不动。里查德·麦尔登在一九四七年返回德国，并且除了接任金屬公司董事會的主席外，还担任西德經濟中的一些重要企業的董事。

金屬公司最重要的女兒企業如下：法兰克福（美因河畔）的联合德意志金屬制造股份公司（連同其在联合制鋁股份公司参与的股份），科隆的沙赫特萊本矿业化学工業公司（連同它的十一个分公司，其中有法本化学工業公司占有百分之三十一點五的股份的該尔孙基亨化学工業股份公司），漢堡的北德精炼股份公司。而北德精炼公司是法兰克福金屬公司、德国金銀精炼公司及英国金屬公司三个公司共同組成的分公司。該企業“由于几十年来积聚起来的巨額后备金”，而在一九五一年它的股本已由二千二百五十万馬克增为三千万馬克。

世界著名的魯尔基企業，它在各国、特別是在法国和美国都有代理处，这个企業包括魯尔基器械制造厂、化学冶金

公司、取暖技术公司、魯尔基暖气工程公司。

这个金屬康采恩的統治者的势力集中，可以从一个事实說明，就是总公司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本即一千四百万馬克的股票掌握在十六个股东的手中。

为了掩飾财产的状况，德国金銀精炼公司的一个營業报告曾說，該公司無論对金屬公司或是对法本化学工業公司的关系，一向都是一个独立的企業。現在公开地只有一个壟斷資本家，即瓦尔德霍夫人造纖維制造公司的總經理和南德意志銀行股份公司的董事馬·赫·施密得参加德国金銀精炼公司及法兰克福金屬公司的董事会。

到一九四九年，这两个康采恩的个人結合关系表現得更为露骨，因为金屬公司的两个有势力的人物阿·彼得逊及理·欧勒充任了德国金銀精炼公司的代表。

在战前德国金銀精炼公司掌握了金屬公司的百分之十一·二二的股本。而这种重要的关系在目前的年鑒內却没有提及，这就易于使人揣想該公司有意要保守秘密。因为最近公布的法本化学工業公司的繼承公司和各大銀行的董事会組織就証明金屬公司、德国金銀精炼公司、法本化学工業公司的联合集团成为西德資本集中的最有势力的組織之一。^①

有一个事实証明了这三个企業之間存在着一种四重的个人結合，就是：麦尔登和阿布斯在路易港的巴登苯胺及苏打制造公司內据有两个重要的职位，而在該厂內也有德国金銀精炼公司的總經理赫·施罗塞充任代表。德国金銀精

① 此外，还証明一方面是金屬公司、法本化学工業公司、联合人造絲公司及瓦尔德霍夫人造纖維制造公司和另一方面是德意志銀行之間有密切的个人結合。

炼公司的另一要員馬·赫·施密得在豪克斯特顏料制造厂股份公司內占有一个位置。

通过德意志銀行的阿布斯与施密得及德累斯登銀行的克·革茨而形成的各大銀行的个人結合已显著地加强了。一九五二年，麦尔登参加了德意志銀行的慕尼黑分行的董事会，金屬公司理事会的主席阿·彼得逊及德国金銀精炼公司的總經理赫·施罗塞又在萊因—美因銀行內担任要职，而該行是德累斯登銀行在法兰克福的分行。

麦尔登集团的势力地位不仅依靠法兰克福金屬公司和它在各处的分支机构网以及同它有密切关系的德国金銀精炼公司及其掌握的五十个企業与附屬公司；同时也依靠着同重要的势力集团的个人結合关系，如弗尔登及吉廉姆公司、联合人造絲制造公司、瓦尔德霍夫人造纖維制造股份公司、西門子康采恩和德国石油股份公司等。

战前，麦尔登是瑞士金屬公司董事会的董事。这个由威廉·麦尔登与瑞士銀行公会在一九一〇年成立的金融投資公司，今天还掌握着联合鋼鉄公司、曼奈斯曼鋼管公司、德国电气总公司及英国和比利时各个公司的大部份股份。

里查德·麦尔登以法兰克福金屬公司經理的身份列为西德帝国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之一。在魏瑪共和国时代他就属于代表重工業利益的国会內的民众党党员。他也是一九四七年成立的政治經濟协会發起人之一。該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德国金融資本新成立的一个組織，并在一九四九年創辦和資助“法兰克福环球报”。在这方面，該报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所报道的一段新聞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寻找一个德国的蒙內”的标题下，該报推荐麦尔登担任談判舒曼計劃代表团的团长，并把麦尔登称为中立的人。

物，“既不屬於政府，也不屬於一个利益集团”！

麦尔登是对外貿易顧問委員會的副主席、舒曼計劃委員會的委員、德法經濟关系促進會的會長、國際商會德國代表團團長和德國科學基金委員會的主席。

麦尔登除了他自己同英國的傳統关系外，也還同美國的金融寡頭有关系。因此，根据一九五二年的一个公报得悉麦尔登与阿布斯同为华尔街巨頭温·威·阿尔德里奇的密友，而阿尔德里奇以洛克菲勒內弟的关系担任着大通銀行主席的职务，并且被艾森豪威尔任命为駐倫敦的大使。

他同紐約私人銀行兰登堡·台尔曼公司的股東兰登堡家族有着亲戚关系。一九五〇年，当購買比屬剛果礦業公司（鈾的主要生产者）股票的时候，該公司就是一个經紀人。

麦尔登的亲密合伙人还有阿·彼得逊和維·萊蒙德。彼得逊是法兰克福（美因河畔）工商業联合会及德國工商業联合会的主席。从一九一七年起他就担任金屬公司董事会的主席，并且是德國工業联合会的會長，而該会是德國壟斷組織的中心組織。萊蒙德是西德企業主联合会的主席，竭力剝削劳动人民并破坏着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他是法兰克福金屬公司的前任董事，現在充任联合德意志金屬制造股份公司的董事。

战犯兼波恩国务秘書魯德格尔·威斯特利克也隶属于金屬公司的董事会。

法兰克福金屬公司的老板在两次大战中吮吸了劳动人民的血汗，而获得了亿万財富的利潤，現在又借美国軍火工業巨頭的支援而从事第三次大战的軍备生产。在那些重視利潤甚于德國人民民族利益的壟斷資本家中間，里查德·麦尔登并不是名列最后的一個人。

魯道尔夫·穆勒

——国际金融資本的代理人

律師兼公証人魯道尔夫·穆勒博士是一九四七年成立的政治經濟協會的會長，並兼任許多巨大的股份公司董事會的董事。他是國際金融資本在西德的一個有經驗的和特別可靠的代理人。他同一些有勢力的國際康采恩建立了廣泛的關係，並且受它們的委託而在波恩分立政府內進行賣國活動。

當穆勒還是學生的時候，即以交換學生的資格到過美國（一九三一年）。在第二次大戰期間，他就充任達姆斯塔特羅姆及哈斯化學股份公司的經理。該公司在美國設有一個附屬公司，它的大股東奧托·哈斯久已定居在美國的費城。

這些關係就使美國當局在占領不久之後，決定委託阿登納的黨員同志穆勒去擔負一些重要職務，而促成德國的分裂和加強國際壟斷組織的勢力。一九四五年年底，他已擔任黑森州的經濟和交通廳長，一九四六年九月間，他的外國主子又任命他為英美雙占區的經濟委員會的主席以及敏登行政管理局局長的職務。這些機構都是臭名遠揚的波恩分立政府的前身。

西德的帝國主義者，在成立一個新的有勢力的組織（一九四七年成立的政治經濟協會）的時候，就很知道重視穆勒與英美同謀者的關係，並選任他為該組織（前德國重工業巨

头及金融寡头协会的繼承組織)的会长。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穆勒是参加哈瑙的德国邓祿普橡胶公司的董事会的唯一的德国人，該公司是龐大的英国邓祿普康采恩的附屬公司之一，現在由穆勒充任董事会的主席。

一九四八年年初，穆勒伪称由于私事应“紐約先驅論壇报”之邀前往美国，实际上他是去商談关于华尔街的銀行允許的貸款分配問題的。西德的“鏡报”揭露了这次旅行的秘密，并报道說：

“前‘交換学生’将同美国的商人將軍德萊柏会談。他的意見是：馬歇尔計劃的援助不应給予国家，而应給予私人企業。”

在法兰克福(美因河畔)的联合德意志金屬制造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內，穆勒同德国帝国主义的重要代表坐在一起，而該公司是麦尔登金屬公司掌握全部股份的附屬公司之一。該公司理事之一是西德企業主联合会的会长維·萊蒙德。董事会的領導权操縱在阿·彼得逊的手里，而彼得逊乃是西德企業主的中心組織德国工業联合会的主席。在这里也可以遇到布林克曼—威尔茨公司(以前的瓦尔堡公司)的業主汉堡的銀行家魯道尔夫·布林克曼，他在西德是代表着美国庫恩—罗比及洛克菲勒財团的利益的。

穆勒在一九四九年参加了窩伯塔尔的伊·泊·貝姆柏格股份公司的董事会，而貝姆柏格公司又是荷兰通用联合人造絲康采恩的附屬公司之一，并且属于臭名远揚的佛罗維因集团。穆勒在一九五一年被任命为“埃索”石油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后，証明穆勒虽有多边的国际金融壟断資本的关系，但依然被認為是华尔街美国壟断資本利益的特別代

理人。“埃索”石油公司即以前的德美石油公司，是百分之百的洛克菲勒美孚油公司的分公司之一。布林克曼也担任該公司董事会的主席。

从一九五三年起，穆勒同国际壟断組織臭名昭著的瑞典火柴公司發生了新的关系。該公司从前屬于克洛格康采恩，而現在則屬于瓦倫柏格集团。穆勒在該康采恩的三个公司——德国火柴制造公司，北德意志火柴股份公司及南德意志火柴股份公司內窃据了代理主席的职位。

魯道尔夫·穆勒博士以一九四七年的政治經濟协会的会长、“法兰克福环球报”的股东及四个最大的和最有势力的德国和国外壟断組織的董事会董事的身份，成为財閥敗类的主要代表。这些敗类为了追求橫財不惜会同国外猎取战争利潤的鷹犬进行出卖德国人民利益的勾当。

英国的李特尔頓、巴特勒及罗伯逊將軍都曾經担任过或現在担任着同穆勒有关的几个康采恩的要职。穆勒通过通用联合人造絲公司的关系，即而与荷兰最重要的金融巨头有了联系，他最后又通过他参与的股份及一九四七年的政治經濟协会的关系而与美国的福特、洛克菲勒及法斯通等公司發生了密切的联系。

由于波恩的席堡姆与艾哈德两个部长及西德联邦总统豪斯都是一九四七年的政治經濟协会的会员，就更显明地証明波恩的政府机构是从屬于壟断資本的統治的。

罗伯特·费尔德门格斯

——战后德国最富的财阀

科隆的银行家名誉博士罗伯特·费尔德门格斯，乃是对于波恩分立政府的政策有决定影响的金融巨头和工业巨头之一。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即在许多大公司内占有显要位置，而这些垄断组织是侵略成性的德国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支柱。

费尔德门格斯是布吕宁的财政顾问，而布吕宁曾以紧急法令永远取消国会，为希特勒上台扫清了道路。他是臭名远扬的紧急法令的原起草人，从而将德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极点。布吕宁的紧急法令是法西斯法律的先锋，今天它在费尔德门格斯指导之下，又由阿登纳实施了。

费尔德门格斯当他充任贴现银行伦敦分行经理的长期活动的时候，他不仅与英国的金融界有密切的结合，并且由于投机倒把的关系而攫取了这样多的巨额财富。使得他很快地列为莱茵区和鲁尔区的重要垄断资本家之一，并成为希特勒侵略政策的支柱及其成果的受益人。

在法西斯政变之后，由于在“亚利安化”运动中，他把科隆的德国最大的家族银行沙罗蒙·奥本海姆公司据为己有，并将该银行更名为费尔德门格斯公司。这个家族银行以其遍及全世界的关系和“百年来的传统”担任着各公司国外债权人的信托代理人并在各公司的董事会内派有代表。

在反納粹化委員會處理費爾德門格斯的時候，確定他以上述費爾德門格斯公司的業主身份，每年的利潤收入達一百萬馬克之多。他和施羅德、巴本和弗利克等戰犯一起坐在重要軍火工業康采恩的董事會內，同時也是這些特別靠戰爭發財的暴發戶之一。

鑒於德國軍事失敗的到臨，費爾德門格斯於一九四四年就脫離了希特勒，在古本附近他的田莊內同黨衛軍高級將領渡過最後的戰爭時期。一九四五年他又出現在科隆。儘管他的名字列在四十二個德國重工業戰犯的名單中，但他還是被美國軍政機關委派他充任科隆工商聯合會的會長。

當他在一九四六年被英國軍政機關暫時免除該項職務的時候，阿登納即宣稱：

“我們的黨已經注意到費爾德門格斯先生的事件。”

如果注意這一點，就容易了解為什麼費爾德門格斯得意忘形地以他同阿登納三十年來的友誼而自豪。

費爾德門格斯喜歡隱匿在“不侈談政治而只干政治”的後台。^①雖然反納粹化委員會也把他列為法西斯主義“附和者”之一，但在不久以後，他又恢復了他的禍害活動。一九四九年他接替死去的基督教民主聯盟黨員席華爾德出任波恩聯邦議院議員。

一九四九年八月間公布的一件秘密文件揭露過費爾德門格斯在一九四七年為了害怕魯爾區工業的國有化，就同法國的軍火大王溫台爾和美國金融界秘密進行掠奪西德經濟的勾當。美國國務院中歐司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四日公布的一個特別報告會說：

① 瑞士蘇黎世“事實報”，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

“为控制魯尔重工業而进行的斗争，已因德国工業巨头同法国的有关方面进行談判的結果，而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計劃把現經英国扣押的魯尔黑色金屬工業出售一半給法国方面。在这次談判中的重要主角是罗伯特·費尔德門格斯，他是英国占領区内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屬於該党的右翼，并为該党党魁康拉德·阿登納的密友。”

随后不久費尔德門格斯被法兰克福的經濟計劃委员会选为对美貿易特別委员会的主席。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間有十二个德国和七个美国的工業巨头和銀行家参加費尔德門格斯別墅里的秘密集会，进行拍卖德国人民财产的肮脏貿易。瑞士的“事实报”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报道：

“如果說有一天要吸引大批的外國資本來恢复德国的話，那么，在頗大程度上是他（費尔德門格斯——著者）的功劳，或者也可以說是他的罪过。”

这位联邦共和国“老練的显要人物”所参加的一些体现着隱匿在阿登納共和国宝座后面的真正权力的董事会的公司的数目，是極其惊人的。①

費尔德門格斯是科隆“科隆尼亚”保險股份公司、“科隆尼亚”轉保保險公司、科隆轉保保險公司、科隆玻璃保險公司、格拉德巴赫火險保險公司、北星通用保險公司、北星轉保保險公司、协和人寿保險公司、瑞艾德電纜制造股份公司、格拉德巴赫毛紡織工業股份公司以及科隆的萊因—威斯特伐利亚土地銀行等組織的董事会的主席；而且还是联

① 瑞士苏黎世“事实报”，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

合鋼鐵股份公司、德国机器制造股份公司及施莱尔紡織股份公司(有瑞士参与的股份)的董事会的代理主席。他也是卢卑克国民通用保險公司、科隆的弗尔登—吉廉姆—卡尔斯股份公司(法国許奈特及比利时財閥集团的分公司)、杜伊斯堡的克洛克納制造厂股份公司、汉堡的德国电气总公司(有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参与的股份)、亚琛及慕尼黑火險保險股份公司、紡織企業的莱因人造絲股份公司、克累斐尔的联合絲綢紡織厂、柏林的德国中央地产信貸股份公司、科隆的公盖住屋建筑股份公司、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中央銀行及汉諾威的巴尔森餅干股份公司等公司的董事会的董事。

虽然有反集中化的决定，費尔德門格斯仍然出現于魯尔区的重要煤矿企業哈本奈尔矿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里。在这里可以看到西柏林的“参議員”并兼任煽动战争的报纸“电訊报”的总編輯巴赫在担任該公司董事会的代理主席。

在本書德文版出版后，費尔德門格斯在各大公司董事会所窃据的职位总数更加增多了。他以杜伊斯堡奥古斯特—蒂森冶金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身份主持联合鋼鐵公司最重要的一个繼承公司。他也参加了科隆克洛克納—胡姆包尔德—杜茨股份公司的董事会。

波恩政府日益屈从壟断組織的权力，在費尔德門格斯的例子中表现得特別显明，他在頗大程度上决定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策，而該党是复活起来的侵略成性的德国帝国主义的主要政党。当他感觉自己具有强大的权力时，他曾有一次表示过：

“我了解国际事务确实比許多党派的领导人要清楚一些，所以我不受任何人的迷惑。”

他以舒曼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份，組成了德國代表團前往巴黎參加舒曼計劃的談判。而參加該團的都是屬於西德重工業和金融寡頭中的著名戰犯，如：阿布斯、科斯特、瑞倫、赫勒及瑞施等人。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訪問德國波恩時，舉行了一次“很知己的早餐聚會”，參加的有費爾德門格斯、阿布斯和原料專員弗利德里希等。

為了加強和鞏固他們的政治權力，西德的企業主協會在其出現不久之後，即迅速籌集特種基金。他們就利用這些基金的款項去收買政黨的領導人和議員們，對選舉人和輿論施加壓力，並資助反對工人階級的政治和經濟要求的鬥爭。

一九五〇年秋季，聯邦議院的貪污案件特種調查委員會的一個調查中，即發現有費爾德門格斯的姓名，他曾同聯邦議員和資產階級政黨伙分法律顧問亨利包爾的賄賂案有關。

奧本海姆銀行的三個合夥股東擔任了六十個各種公司的董事會的職務。費爾德門格斯是全國私營銀行業聯合會的主席！

新成立的國際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猶太人賠償金的銀行）即系在奧本海姆銀行領導下會同其他五個私營銀行所組成的。

費爾德門格斯的勢力是基於他對幾個龐大的工業康采恩的影響，如：德國電氣總公司、聯合鋼鐵公司、克洛克納公司、弗爾登及吉廉姆公司、以及某幾個重要的土地銀行和大保險公司。而這些都是德國帝國主義的台柱。

沒有分散的西德大保險公司，也如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里的大保險公司一樣，是資本集中的組織。六個大公司連同

几打女兒公司控制了保險業的障地。

“亞琛—慕尼黑火險保險公司”即系由費尔德門格斯及克·阿·帕斯特所控制；阿格里宾尼亚—科隆航运公司是在奧本海姆銀行(費尔德門格斯公司)和德尔布律克·哈特公司的掌握之中；慕尼黑轉保保險康采恩即受麦尔克—芬克公司的控制，并同“柏林維多利亞公司”有联系；战犯康恩德即在格尔林格康采恩(人寿保險公司)內占据着要职，巴伐利亚轉保保險公司乃是百分之百的瑞士轉保保險公司的附屬公司。

“亞琛”、“科隆尼亚”、“国民”三个保險公司联合組成的康采恩是西德最重要的一个壟断組織，而且現時在重整軍备的撥款和貸款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一九四九年由該壟断組織及奧本海姆銀行創設了西德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費尔德門格斯同国外金融集团的关系也特別露骨，尤其是通过德国电气总公司、联合鋼鐵公司及弗利克而与美国發生的关系。弗尔登及吉廉姆公司是百分之百的法比卢联合鋼鐵康采恩的附屬公司之一。

关于魯尔工業出讓給外国金融資本到了什么程度，远在一九四八年三月間阿登納在北萊因—威斯特伐利亚州議會內曾說过，魯尔工業已有百分之三十四落入外人手中。在舒曼計劃及一般性战争条約的掩护下，波恩的叛国者仿照費尔德門格斯的榜样繼續向华尔街的美国財閥集团出售德国人民的財產。

赫尔曼·龐德与弗利德里希·哈斯

——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两个 卓越的經濟問題专家

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党员赫尔曼·龐德博士与弗利德里希·哈斯博士，也如薩尔菲尤及威斯特利克一样，代表波恩政府充任那些股票掌握在政府手里的大企业的公股代表，例如：采矿及冶金厂股份公司（从前的戈林康采恩）、联合工业企业股份公司、联合发电及采矿股份公司。这几个公司共有十二亿馬克的股本，这些公司及其許多的分支机构在西德动力經濟中起着重要作用。此外，我們也發現龐德和哈斯同一些臭名昭著的壟断资本家們在私人资本的大公司董事会內混在一起，他們又以这些壟断资本家可靠心腹人的身份从事活动。

龐德博士在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二年的时期內曾以国务秘書及国务秘書长的身份支持过魏瑪共和国的右傾政策。一九四八年由于列强在西德的占領軍的特別推荐，他被任命为英美双占区的德方行政負責人。龐德以阿登納和費尔德門格斯的密友和党员同志的关系，他从一九四五年即成为为力圖分裂德国的代表之一。

希特勒德国崩潰以后，某些人曾企圖在大众面前将龐德打扮成一个民主人士，因为他曾經同凱撒、格尔德勒尔和赫姆斯等共同努力要把希特勒德国从其政治和軍事的失

敗之前拯救出来。一九三三年六月龐德从閩斯德县县长任內退休时，希特勒曾給他一封感謝信，并附有一笔养老金。以后在处理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陰謀参加人的訴訟中，他不仅被法西斯的民众法院的馮·弗萊斯勒开釋，并且宣称他是一个誠实人。在宣告無罪的判決書中，弗萊斯勒指出龐德不仅是納粹党許多組織的成員，同时断定“在其过去整个一生中在政治方面沒有甚么可以譴責的”。法西斯的刑事法庭更在其宣告無罪的判決書中，特別強調龐德“曾多年負責編輯一个軍管区的报纸，而該报特別注意貫輸兵士們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宣傳”。

推行西德軍国主义化的总理阿登納是需要这样的人物的。伪装民主人士的龐德以担任联邦議院中的欧洲复兴方案委员会的主席、“欧洲委员会”西德代表团团员、波恩軍国主义政府派在煤鋼联营的代表、以及煤鋼联营議会代理主席等职务的身份，拥有从事卖国勾当的广泛活动障地。他作为西德战争煽动分子的使者，于一九五一年前往美国，同塔夫脫、胡佛、艾奇遜、馬歇尔及当时的国防动员署署长查·愛·威尔逊等进行扩充軍备的談判。

龐德同美国壟断資本的著名代表及萊因区重要巨头——施罗德、費尔德門格斯、奥本海姆（他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以分立分子的身份出現）的关系，是由于他参与了一些重要的大企业的股份。

龐德与費尔德門格斯都在科隆的公盖住屋建筑股份公司的监事会內担任职务。在德国大西洋电报公司內他同阿尔貝特—威斯特利克及豪斯律师事务所里臭名远揚的赫·弗·阿尔貝特也碰在一起，而阿尔貝特是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密切合作的，并充任美国大公司在西德的代表。

在科隆(以前在哥达)的圖林根煤气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及其附属公司科隆的萊因动力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内,可以遇到科隆斯坦恩銀行的战犯約·赫·斯坦恩及蒂森康采恩的瑞倫。在属于史汀納斯集团的科隆的普魯士—萊因輪船公司内,龐德与費尔德門格斯—奧本海姆銀行的代表奧本海姆男爵邂逅相逢。一九五二年九月間他参加了德累斯登銀行杜塞尔多夫分行萊因—魯尔銀行的董事会。在談到龐德同国际金融界的关系时,最后还須要指出下列一点才能够充分說明,即德国大西洋电报公司董事会主席約·荷拉茨就是国际壟断組織弗尔登及吉廉姆公司(法比卢联合鋼鐵公司)的主要代表,并在“欧洲委员会”内捍衛着該世界性的托辣斯的利益。

当阿登納政府力求把違反人民利益的一般性战争条約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由波恩联邦議院批准的时候,龐德就是拥护該条約的特別热心的辯护人。

最近龐德的政治与經濟势力更加扩大了。他参加了一个电影公司、埃森建筑工程公司、杜塞尔多夫的地产公司及科隆保險公司的董事会。

龐德的“欧洲”作用亦在扩大中。他是欧洲煤鋼联营議會及斯特拉斯堡“临时”會議的主席,以及布魯塞尔欧洲运动国际委员会的副主席。阿登納政府重視龐德的广泛活动,并授予他以波恩分立政府的最高勳章。

* * *

在西柏林行政机构“大联合”中,弗利德里希·哈斯博士以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代表身份,窃据市財政局局长的职位。这位前任魏瑪共和国德国經濟法院的法官,从一九二九年起即在柏林市政府内服务,并在希特勒战争开始的头

一年內，轉調德國首都的財政機關工作。

這個壟斷資本的代理人幫助美國壟斷資本來掠奪西柏林。由於物價的暴漲而使西德人民生活不斷惡化，失業的人數不斷增加，以及反社會法律的頒布，——這些都不是為滿足人民的迫切需要着想，而是為國內和國外壟斷資本家準備戰爭和貪求利潤服務的財政政策所產生的後果，因為由賴特爾主持的參議會企圖用橫征暴斂的增稅方法來籌資，以填補一九五一年會計年度六千七百萬馬克的一筆虧空。

還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間，即由當時蘇聯駐柏林的軍事管制機構向哈斯的市財政局的反民主和反社會的財政政策提出了嚴重的抗議。在他宣稱要降低企業主和大批發商人的捐稅，並拒絕徵收金融投機商人的捐稅時，他却反對增加市政府及城市企業的職員和工人的薪水。當他身任西柏林美占區財政參議員的時候，他一貫實行他自己的反動政綱，因為他是同壟斷巨頭的利益有密切關係的。在這些重要企業，如柏林市郊斯潘道的德國工業工廠公司、柏林飛行港公司、柏林電力電燈公司、公益移民及住宅建築公司的董事會里，他不僅代表着西柏林主管機關的利益，而且也代表着在這些企業內有利害關係的資本家。

在柏林銀行的董事會內我們發現他同“聯合”的友人賴特爾和斯瓦林茨基坐在一起。他同沙爾諾夫斯基在萊因金屬—包爾齊格公司碰在一起。美國占領者對該金屬公司的軍事生產表示濃厚的興趣，該軍事企業的董事會主席乃是戰犯和波恩政府的國務秘書魯·威斯特利克，而德國航空銀行就是它的大股東。同時市財政局長哈斯亦擔任聯合工業企業股份公司、漢堡的聯合發電及採礦股份公司和採礦

及冶金厂股份公司(以前的戈林康采恩)的董事会的董事。

一九五二年哈斯参加了西柏林律师拉摩尔斯所主持的柏林工业银行的董事会。拉摩尔斯又参加了下列各大企业如谢凌股份公司、莱因金属—包尔齐格公司、柏林电力电灯公司、碳酸钾化学股份公司、“磨坊、造纸及人造纤维制造公司”、约·拉特盖贝尔车辆制造公司等。

保罗·瑞施与赫尔曼·瑞施

——复活起来的德国帝国主义的代表

一七八三年成立的古特霍夫努格冶金厂要算是鲁尔区内最老的一个冶金工厂。它在一八一〇年由几个有亲戚关系的家族雅各比、汉尼尔及胡森之间签订一个合同和附近的几个冶金厂合并成为“雅各比—汉尼尔及胡森采矿贸易公司”。今天汉尼尔家族^①的三个家属掌握了该企业百分之七十的股本，并参加该康采恩的总公司董事会。该垄断组织的领导权于一九〇八年即由反动的普鲁士商务顾问保罗·瑞施接任。

这位有势力的垄断组织的领导人曾任朗格拉姆协会的主席，并列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由垄断资本家成立的“鲁尔拉德俱乐部”中十五个工业巨头之一。以后他把业务领导权转让予他的儿子赫尔曼·瑞施。赫尔曼（生于一八九六年，哲学博士和退职的矿业专家）因长年随同其父工作，并在其领导之下切实地学会了一些工业巨头的方法后就参加了康采恩的管理机构。

古特霍夫努格冶金厂远在一八七〇年即已会同发尼克斯橡胶股份公司购买了洛林—卢森堡的矿山，并于本世纪初“获得”储藏量三亿吨以上的诺曼底矿山后，即在瑞施的

^① 汉尼尔家族以六亿马克的财产，列在拥有八亿马克家产的克虏伯家族之后，而成为西德第二大聚富家族。

领导下發展成为一个典型的“垂直式的”托辣斯。

該壟斷組織为了保証煤的供应，購进了矿井，为了鉄的加工又“获得”軋鉄工厂（鋼管—鋼絲—精制鉄板工厂），最后并且由散布全德各地自己的造船厂和机器制造厂进行加工。在不断新建和扩建自己的銷售——运输組織后，該龐大的壟斷組織即将所控制的業務联成一环；一九三八年該組織雇用的職員和工人就有七万六千人以上。

古特霍夫努格冶金厂作为一个显著的軍事生产的壟斷組織，曾攫取了巨額的利潤。在一九四〇——四一年的战争时期內根据一个官方消息的报道：

“企業已予扩充……龐大的新建筑項目業已开始……斯特尔克拉德和杜塞尔多夫的分厂工作任务甚重……已經招增补充人員，特别是妇女們……。

“德意志造船股份公司工作任务非常沉重……奧格斯堡齒輪制造厂增加了它的銷售額和訂貨量……由于訂貨加倍，斯洛尔曼股份公司亦是全部开工。”

汉尼尔集团的国际錯綜关系还是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該壟斷組織購買了智利亚尔伽罗波矿产，并参加了摩洛哥的探矿租讓权利。由于創辦德意志造船股份公司，并透过汉堡美洲輪船公司及德国电气总公司而同美国的金融集团發生了联系。由于参加了荷兰恩·維·瓦尔森貿易与运输公司及鄂尔敦堡—葡萄牙汽船运输公司，該壟斷組織終于在航海業方面获得了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共同比利时工業巨头科克瑞勒（瑪司冶金厂的厂主）的家族是亲戚，汉尼尔又和比利时大工業界發生了联系。

現在，年逾八十的老瑞施，不仅是汉尼尔家族的“忠实管家人”，同时也是曾經操縱过德意志帝国的政策，从而挑

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魯尔工業巨头之一。由于瑞施也是屬於資助納粹党的和決定希特勒德国重整軍备期限的“魯尔拉德俱乐部”的重要會員，他也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他的兒子赫尔曼作为龐大的軍事生产壟断組織古特霍夫努格冶金厂的經理及国防經濟专家，也是同样地積極参加反对和平的陰謀。

古特霍夫努格冶金厂也和其他所有德国的壟断組織一样，積極参加掠夺希特勒德国占領的各国。占領奧地利后，它即并吞了維也納的气化工業股份公司，同时开始多瑙河上造船厂的建筑工作。小瑞施在一九四一年也被希特勒委以掠夺南斯拉夫、希腊及保加利亚的采矿工業的任务。

在希特勒德国崩潰只有几个月后，战犯赫尔曼·瑞施又复于一九四五年的十二月間参加古特霍夫努格冶金厂的理事会。当他在一九四八年四月間被西方列强占領軍任为西德鋼鉄生产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員时，魯尔区的金屬工人不得不起来以总罢工作威胁要求撤消他的职位。

以后不久小瑞施又复同美国鋼業巨头进行关于美国对魯尔工業投資的談判。关于西德参加美国扩軍計劃的几次談判中，瑞施也担任代表之一。他是隱蔽壟断組織的实际财产狀況的专家，从开始就反对任何真正的“反卡特尔化”的措施。

从赫尔曼·瑞施今天在西德經濟中所担任的职位来看，可以証明有关分散壟断組織的国际协定是遭到抵制的，因为瑞施仍同以前一样坐在許多大工業的董事会內。这些企業也都是古特霍夫努格康采恩用合并或投机的方法而使其受控制的。

除了担任紐倫堡的总公司董事会主席职务以外，我們

發現瑞施也在下列各企業的董事會內居于首要地位：漢堡的德意志造船公司、紐倫堡鑄鐵廠股份公司、埃森的黑色金屬出口公司、漢諾威的哈格塔爾鋼絲電纜製造公司、杜塞爾多夫—格拉芬柏格的漢尼爾及魯益格股份有限公司、埃斯林根機器製造廠股份公司、奧斯納布魯克的奧斯納布魯克銅及鋼絲製造廠股份公司、杜塞爾多夫的斯洛曼股份公司、奧格斯堡齒輪製造廠、紐倫堡的諾美爾電纜及金屬品製造股份公司及漢堡的鄂爾敦堡—葡萄牙汽船運輸公司。同時赫·瑞施也參加了杜塞爾多夫的工業信貸銀行股份公司的董事會，該行乃是親美的復興信貸銀行的分行之一。

瑞施參加德國電氣總公司的董事會意味着該壟斷巨頭的勢力的增長。更顯明的是兩個大康采恩之間的關係更加鞏固了，並且共同參加了德意志造船公司。

赫·瑞施也在經濟協會內竊據要位，如：他參加德國工業聯合會主席團及國際商會德國代表團，德國冶金業聯合會及動力工業經濟協會的理事會，德法經濟關係促進會及巴黎國際商會理事會、德國煤礦管理局顧問委員會。

一九五一年七月，瑞施以德國工業聯合會代表團團員的身份在美國談判關於原料、在南北美洲銷售輻延品、在南美洲成立德國公司的分支機構以及使德國工業參加美國擴軍計劃等問題。而華爾街的美國金融集團則要求拒絕工人階級在企業中的共同決定權，完全停止東西方貿易及承認德國戰前、戰後債務等作為其讓步的補償條件。

現在已經結束的古特霍夫努格康采恩的“分散”，可以得出一個有趣的結論，從而認識到帝國主義的占領、列強對消滅“經濟力量的過分集中”的意義是甚么。

成立一個擁有三千萬馬克股本的上豪森冶金廠股份公

司来代替上豪森古特霍夫努格冶金厂股份公司。坐在新董事会的“股东”代表是汉尼尔家族多年的心腹人赫·开勒曼及德意志銀行代表弗·温特曼特尔。同“第十一人”的杜塞尔多夫銀行家弗·布奇高坐在一起的有代表西德职工联合会的前任主席克利斯提安·腓特。

古特霍夫努格冶金工厂的七个煤矿合并拥有九千三百六十万馬克資本的“新豪夫諾”采矿股份公司內。在董事会內占統治地位的是汉尼尔集团的代表，其中我們可以發現德国煤業大王奥·維斯科特的老心腹人德·拉·騷斯担任“中立的”的“第十一人”，而按一九三〇年的一个傳記他曾是“德国罢工破坏者会”的领导人之一。

汉尼尔康采恩的矿业分公司，萊因普魯士矿业化学公司与矿业工业股份公司也改組为一个拥有一亿一千五百万資本的股份公司。在这些公司內除了汉尼尔家族的三个家屬外，还有壟断巨头科斯特、阿布斯、維斯及汉尼尔康采恩的运输部长維·德·阿勒斯充任代表。

这些事实証明这个“分散了的”企业仍然穩握在汉尼尔家族和德意志銀行的心腹人的手中。前任西德职工联合会主席克利斯提安·腓特坐在这个貪求利潤的壟断資本家的机构內，对西德的工人階級就是一个欺騙。

此外还有一些汉尼尔利益的代表是自由民主党联邦議員姆·布兰克和汉·威尔豪森及德国煤矿管理局局长的亨·科斯特与前任全德工业协会的领导人路·卡斯特尔。布兰克从一九五二年即任“煤鋼联营”理事，汉·威尔豪森是奥格斯堡—紐倫堡机器制造厂的總經理，舒曼計劃委员会的委員及德国联邦铁路董事会的主席。

政府机要顧問路·卡斯特尔几十年来都为德国帝国主

义服务。他在南非开始他的“鸿运”，随后在德国财政部任赔款处处长，并从一九二五年起任德国全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团常务委员。除了在汉尼尔康采恩内的职务外，他还主持工业信贷银行、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理事会、慕尼黑转保保险公司及沙夫哥希集团的水泥康采恩。

在许多为美帝国主义的帮手和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垄断资本家中，瑞施起着重要的作用。老瑞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说要瓜分欧洲，并参加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关于德国帝国主义者战争目的备忘录的编辑工作。他又把希特勒捧上台。自然他能发现他的儿子是一个恰好的继承人物。

在阴谋反对和平的“莱茵和鲁尔的有权势者”中，赫尔曼·瑞施要列为德国帝国主义最狂妄的代表。

威廉·瑞倫

——蒂森家族的一个代理人

在阿登納分立政府窃据要位的許多德国工業巨头战犯中，也有蒂森康采恩利益的著名代表，總經理威·瑞倫博士。

这位巨头从一九一七年即不断地在魯尔礦業中活动。从他被任命为蒂森—波尼米薩康采恩所有的汉波恩蒂森煤气自来水公司的經理时起，就开始了他的“鴻运”。蒂森康采恩的經理海因里希·蒂森是战犯弗利茨·蒂森的弟兄，曾因立嗣关系把他的名字改为海因里希·波尼米薩男爵。属于蒂森壟断組織的财产除了銀行、輪船公司及其他在比利时与荷兰的企業外，还有魯尔的瓦尔森采矿公司、杜塞尔多夫的萊斯霍尔茲鋼鉄及鋼管公司、上比克尔鋼鉄股份公司、不来梅火山造船及机器制造股份公司、弗倫斯堡造船股份公司及几个重要的煤气、自来水厂与建筑材料工業的企業。

这份复杂的财产估計約值五亿馬克。

史汀納斯家族背叛祖国的犯罪行为，在不乏欺詐行为的德国历史上，确找不着第二个。这个家族用非法投机和欺騙手段窃取了德国人民不可估計价值的财富。这些都落到国际金融猎狗的手里。

一九二四年正在老胡果·史汀納斯逝世不久之后，他的妻子即成立了一个美国的金融总管理公司：“紐約胡果·

史汀納斯公司”。該公司即受托代理史汀納斯康采恩的直接和間接利益。由于資金逃避的結果，胡果·史汀納斯康采恩的德國總公司多數股份都落到美國人手里，而逃脫了德國人的處分。

得到男爵稱號的海因里希·蒂森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將他的企業管理處遷往荷蘭。這就有了條件來逃避大量稅款和盜運資金，以獲取億萬利潤。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荷蘭也暫時成為法西斯侵略者的鹵獲物時，蒂森·波尼米薩又將他的康采恩管理機構遷回德國，並任威·瑞倫為這個康采恩的負責人。

在希特勒戰爭期間，瑞倫列為納粹侵略戰爭最熱心的擁護者之一，所以他在一九四三年二月間被希特勒任命為國防經濟專家，同時被全國煤業協會委為礦業經濟組的企業經理和統計委員會的主席。

根據瑞倫自己的資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蒂森的許多礦井職工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外國工人和戰俘。經過特種訓練的殘暴管理人，迫使飢餓疲憊的俘虜們去做高度生產定額的工作。由於大批的死亡而產生的勞動力的缺乏則由占領國家押運新的奴隸苦工來填補。瑞倫有一次在全國煤業協會的會議中宣稱，早在一九四一年就沒有一個德國煤礦井，不是同像瓦爾森礦井內一樣有各種混合的民族在工作。

只要參加了這種反人類的暴行的一項，瑞倫就應交法庭予以懲處。但是這張工業巨頭瑞倫的罪行清單尚不止此。

眾所周知，德國壟斷組織的代表們都是隨同希特勒侵略軍出發的，以便隨時當場擴充軍事生產及侵占所有地上地下礦藏的財富而為德國壟斷資本造福。瑞倫的貪婪視錢

則集中于法国北部、比利时和匈牙利的煤矿。

壟斷資本家蒂森·波尼米薩派遣瑞倫參加康采恩的許多重要企業的董事會，借以酬謝他勤奮的熱情的勞動。瑞倫最後還以柏林蒂森銀行董事會副主席的身份幫同發展國防軍總司令部所組織的國外間諜組織網，因為德國各間諜站的經費都是由蒂森銀行撥發的。

然而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間，瑞倫卻不受公訴的檢舉，反而在一九四七年被西方列強的占領軍以專家的身份任命為德國煤礦管理局局長。但由於西德工人階級的堅決抗拒，這位專家就不得不辭職。而他自己還偽稱，他的所以辭去任命是“因為所任命的職位是同他作為國外資本投資的企業的領導人的利益不相符合”。

在蒂森·波尼米薩康采恩許多企業的管理處的長名單中，有瑞倫參加的，而值得提及的有下列各公用企業：蒂森煤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下萊茵煤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蒂森煤業及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杜塞多夫—漢波恩）、蘭根布拉姆煤礦公司（埃森）、瓦爾森采礦公司杜伊斯堡—漢波恩以及萊斯霍爾茲鋼鐵及鋼管股份有限公司（杜塞爾多夫）。最後的兩個企業是杜爾塞多夫的壓軋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比克爾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的後身。此外，瑞倫還坐在柏林的蒂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不來梅火山造船及機器製造公司及弗倫斯堡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會內。這個公司是同荷蘭、間接同美國金融資本有密切聯繫。

在許多其他不屬於蒂森康采恩的公司中，瑞倫也同一些德國壟斷資本主義的著名代表聚在一起。在清理中的多特蒙德的懷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內，同他坐在一起充任代表的有：愛·懷施、威·維爾漢、德意志銀行的貝希托夫及奧

名远揚的壟断巨头战犯維·斯布林哥洛姆。在波哈的威斯特伐利亚·汀恩达尔·柯魯帕尔股份公司內壟断資本家科斯特担任着董事会的主席。除此之外瑞倫在亚琛附近科尔賽德的艾施魏勒尔矿业組合董事会內充任代表。該組合是法比卢联合鋼鐵公司、弗尔登及吉廉姆公司的附屬公司之一。同时他也在萊因—威斯特伐利亚电气公司、“杜伊斯堡宮”旅館股份公司及科隆的萊因动力股份公司董事会担任代表。在最后的—个股份公司內，还發現有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議員龐德及銀行家馮·斯坦恩。

此外，也可在紡織公司如約·維·賽德股份公司及魯尔区克特維格的赫·尼尔豪斯絲带厂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內發現瑞倫。这两个企業都是賽德家族的財產，而約·維·賽德以前是蒂森銀行的股東。

瑞倫在西德經濟中所窃据的許多要职及其浪費德国人民財產的丰富經驗，注定他将任舒曼計劃委員會的委員。

威·瑞倫總經理也列為天主教企業主協會組織者之一。在那里，同弗令斯紅衣主教坐在一起充当代表的有鋼鐵工業巨头代理人汀柯尔巴赫、福特厂的佛·葛萊斯和汉斯·彼得·維尔汉，后者是阿登納和弗令斯紅衣主教的一个亲戚。

西德經濟的集中發展过程表現在一小撮的壟断資本家日益滲入的股份公司中。瑞倫的例子就証明这种集中的过程到現在还没有結束。一九五一年，瑞倫是著名法兰克福威斯及福来塔格建筑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在該董事会內他同麦尔登及布林克曼·威尔茨集团的代表聚会一起。一九五二年他又参加了投資救济金董事会，这是在前任国防經濟专家的卡·希尔尼尔主持下的重整軍备貸款的总分配机构。

赫尔曼·冯·西门子

——一个世界性康采恩的業主

西门子电气公司是德国帝国主义的一根台柱。它同德国电气总公司和布朗—包维利电气公司一起又复控制了西德的电气工业。

一八四七年由维尔纳·冯·西门子及机械师格·哈尔斯柯在柏林创办的电气工厂已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称霸世界的康采恩。它同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德国电气总公司及布朗—包维利电气公司[⊖]等企业一样，表现出电气工业中资本集中的意义，为了它们的業主攫取了巨额的利润，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西门子集团一向都是积极参加贪婪的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因为两个母公司——西门子与哈尔斯柯股份公司及西门子—舒克尔特股份公司——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在英国、俄国、奥地利、西班牙、日本及法国拥有自己的工厂。

“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国外的销售机构差不多已经遍布了世界各国。在其成立时都是以下列原则为根据：所有国外事务所应以自己的人员去设立自己的办事处，或者在有关的国家内以独立公司的形式进行公司登记，但完全

⊖ 这个世界性的瑞士布朗·包维利康采恩的曼海姆分公司也成为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混合的适当例子，它与德累斯登银行有三重的个人结合关系，其他的大银行也有代表参加。

受总公司的控制。”[⊖]

由于德国人民在凱撒德国軍事失敗之后，沒有能够消灭德国帝国主义的基础，因此这些壟断組織借着外国貸款的援助巩固了它們的障地，并在魏瑪共和国期內开始了經濟愈形集中及外国資本家侵入的發展过程。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〇年間，西門子康采恩的金庫就收到了美国銀行狄龙—李特公司及摩根的通用电气公司的几笔美元貸款。

在这个时期內，西門子康采恩同西德重工業与金融寡头集团的联系也加强了。卡尔·弗利德里希·西門子坐在德意志銀行、联合鋼鐵公司及曼奈斯曼康采恩的董事会內，而鋼鐵及煤矿大王克虏伯、蒂森及美格勒尔又参加了西門子康采恩的董事会。由于一九二一年成立的西門子—萊因易北—舒克尔特联盟，遂与史汀納斯締結了同盟，并使該壟断組織發展到不可想像的範圍。

西門子康采恩的負責人不仅参加了建立法西斯独裁統治的准备工作和發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陰謀，并且在法西斯劫夺欧洲所犯的一些罪行中也都有牽連。

一九三三年七月間，在希特勒召集的“全国經濟委员会”中，同蒂森、美格勒尔、布赫及銀行家施罗德坐在一起的也有卡尔·弗利德里希·西門子。該壟断組織的国外机构完全是納粹間諜組織的据点，特別是在比利时、西班牙及南美洲。

西門子电气公司全部企業开工供应軍事生产，因此从人民的流血中为其主子攫取了巨額利潤。

“但是生产的大量增加替他（卡尔·弗利德利希·西門

⊖ 見西門子康采恩的紀念文丛：“一九〇三到一九二八年二十五周年的發展过程”。

子——著者)带来了德国经济的繁荣,而这种繁荣是从西門子厂积极参加重整军备开始的”^①。

关于该垄断组织的金融势力和战争利润的情况,可以从下列事实证明:一九四二年决议将总公司的资本从一亿四千万增为四亿马克(七比二十),以便把准备金转为股票,并把形式上的红利保持在低的水平上。

在纽伦堡审讯主要战犯的诉讼中,苏联公訴代表人鲁丁科中将根据掌握的材料向西門子公司提出控訴,因为该垄断组织曾参加掠夺苏联的财产,并强占了許許多多的电气工厂(如特别成立西門子—乌克兰股份有限公司)。

同薩尔区的賴希林格厂一样,西門子在柏林—哈色尔霍斯特也設立了一个“厂内”集中营。成千上万由国外押运来的强迫劳役工人在該集中营内弄得精疲力尽而致死亡。西門子康采恩安装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毒气爐的机械設備。

一九四五年为了巩固他們自己的势力和拯救德国同犯們,来到德国的許多美国垄断资本家的代表,其中就有充任軍政府电气工业組的主任、美国威斯汀豪斯电气康采恩的高级职员查尔斯·赫·鮑威尔,他在一九二四年曾同西門子康采恩签订过卡特尔合同。

赫尔曼·馮·西門子是該垄断组织创办人的孙子。虽然他的名字列在德国工业和金融寡头四十二个战犯名单中,但他并没有受到絲毫惩罚,而且現在又主持这个德国最大的电气康采恩及其遍設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公司、参与公司、代理处、經理处、銷售机构和技术处。

西門子的代理人是前任希特勒国防经济专家和国家秘

^① 見“宣傳工作档案”,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密偵探特派專員的沃·德·維茨賴本。雖然有西柏林反納粹委員會的決議，英國軍政府“為了協助西門子康采恩的重建工作”，仍恢復他的原有職位。這個戰犯經常唆使秘密警察在西門子企業內行凶，從而犧牲了無數的外國和德國工人。

卡爾·胡伯特·許威林格擔任西門子康采恩的人事處處長。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即任國家秘密偵探機構的特派員。今天他以自由民主黨的主席和“星期一‘回聲報’”的正式發行人的身份，列為最瘋狂的戰爭販子之一。

當西柏林西門子廠的管理處企圖以削減薪資，並採用最苛刻的所謂“合理化”措施來榨取更多的利潤時，該廠的工人和職員們就同公司管理機構進行尖銳的鬥爭，於是公司的領導人急速地致力於將企業遷往西德的其他城市。

從一九五〇年起，在加爾斯盧厄附近的克利恩格廉即以全力從事建立一個新的龐大的生產企業。符騰堡—巴登州供給該公司一筆數達四千萬馬克的貸款，加爾斯盧厄市政府也從納稅人的稅款中批准一筆十三萬五千馬克的款項，專為建築西門子廠地排水設備之用。

西門子廠遷往西德，就意味着幾萬西柏林的勞動人民失去其工作崗位。為了保證他們獲取高額的利潤率，這個龐大的電氣康采恩的主子，遂使工人們陷於貧窮的境地。

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在兩個總公司內（西門子及哈爾斯柯、西門子—舒克爾特廠）有八萬五千九百工人工作，其中有二萬五千人在西柏林（一九三八年工人數目已達十八萬七千人，一九四二年更達二十五萬人）。西門子總公司連同德國電氣總公司、布朗—包維利公司的產量，占全德電氣設備總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七，而西門子公司的產量又占西柏林電氣工業的產品量的百分之四十五。該

公司一九五〇——五一年的銷售額又達到十億馬克之多。

若是對於西門子廠的分公司、附屬公司和它所參與的一連串的股份加以詳述將需要好幾張紙，我們僅指出它所活動的最重要的部門，有強電、弱電、電氣醫療設備、無綫電器材、留聲機、電訊、建築企業及電力供應等。

西門子和德國電氣總公司共有的一些附屬公司就是一種特殊的例子。從一九四一年“清理”終結後，無綫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完全轉為德國電氣總公司的企業，有聲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轉屬西門子康采恩，而歐斯拉姆電氣製品股份有限公司仍然保留為同美國通用電氣公司（摩根）有聯系的德國電氣總公司和西門子兩大康采恩共同控制的企業。

西門子康采恩與大英帝國的關係，從來就是很密切的。一八五七年就在英國設立了一個分理處，一八八〇年又成立一個西門子分公司。最後成立的一個西門子分公司即由丘吉爾內閣的奧·李特爾頓大臣主持的一個英國壟斷組織在一九五一年所收購。

西門子，同其他德國大公司如德國電氣總公司、金屬股份公司及法本化學工業公司等一樣，也在瑞士成立了一些附屬公司並取得了參與的股份。它會同瑞士的壟斷資本家創辦了電燈電力設備股份有限公司。這部份參與的股份於一九五一年轉讓為布比雅格·沙夫哥希集團的褐煤礦及煤磚製造廠康采恩的產業了。

由於它擁有股票多数的表決權，西門子家族就統治着西門子與哈爾斯柯總公司，從而也把所有參與的股票掌握在自己手裡。因此，從創辦時起，也就是說從一百餘年前起，總是有西門子家族的一員，居於該企業的首腦地位。

西門子公司同西德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的密切聯系仍

然存在。在西門子公司的董事會內出現的有阿布斯及法蘭克福金屬公司(麥爾登集團)的彼得遜,克洛克納康采恩的赫勒,卡塞爾的亨施爾父子機車製造公司[⊖]的亨施爾,杜塞爾多夫著名的外國在西德利益的支持者瓦爾特·施密特律師及巴伐利亞金融界的三位著名人物。赫爾曼·馮·西門子却也像他的伯父一樣,在德意志銀行、聯合鋼鐵公司及曼奈斯曼康采恩內行使他的職權。

一九五一年七月,西門子與哈爾斯柯股份公司決定固定資本在五對三的比例下從四億調整為二億四千萬馬克,西門子—舒克爾特股份公司則從二億四千萬調整為二億馬克。關於這次調整資本,西德雜誌“國民經濟學家”報道:

“這樣的調整情況之所以成為可能,歸根到底不是旁的,而是西門子公司,同其他大多數德國企業一樣,是幾十年來活動和極其慎重編造決算的政策的結果,積累了如此巨額的隱蔽後備金。現在使該項後備金流通就能夠彌補億萬數目中的一部份損失。”

它還報道:“從朝鮮戰爭爆發後,對於西德的電氣工業也如其餘大部份的工業部門一樣,沒有碰着銷售的困難,反而國內國外的需要總額還遠超過工業方面的交貨能力。”

這種事實證明西門子公司又積極參加發展德國的軍事潛力。反對朝鮮人民的帝國主義的強盜們的戰爭消除了西德電氣工業的“銷售困難”。受襲擊的朝鮮人民的血和淚,卻變成西德壟斷組織統治者的釘鎊金錢。

⊖ 家族企業,卡塞爾的亨施爾父子股份有限公司,從前是歐洲最大的機車製造公司。它積極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軍火貿易。魯·威斯特利克部長即坐在該公司的董事會內。從一九五三年年中起亨施爾康采恩即為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所控制。

哥特哈德·馮·法根豪森男爵

——銀行家兼鋼鐵工業監護人

在所謂分散康采恩的時候，委托前任埃森德意志銀行的經理法根豪森男爵來“保護”小股東的利益，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法根豪森的過去歷史和他同西德重工業有勢力的集團，如蒂森、克洛克納等的聯系，就說明了任命他為監護人是一種欺騙的詭計。

法根豪森自一九三八年脫離德意志銀行以後，即接任埃森的布卡爾特銀行的經理，該行就是“亞利安化”的希爾施土地銀行。參加這次強盜性的襲擊的有在弗利茨·蒂森及由法本化學工業公司的赫·施密茲領導下的德意志工業銀行和它的附屬公司埃森國民銀行，以及德意志銀行及慕尼黑的麥爾克—芬克公司。而麥爾克—芬克公司曾經代理希特勒的私人財產，並由於參加掠奪兩個別的猶太銀行而攫取了巨量的財富。

前希爾施土地銀行參加過壟斷巨頭弗利克和蒂森在金融方面的一些臭名昭著的勾當。希爾施土地銀行經過“亞利安化”後，改稱為布卡爾特銀行，它曾充當迪里希康采恩的財務經理人，從而獲得了一些必要的經驗。只就這几件少數的事實，已足證明，法根豪森主持的布卡爾特銀行是有德國壟斷資本的雄厚勢力作後盾的。

在希特勒戰爭的時候，法根豪森在巴黎從事“行政取

务”，就是说，他在掠夺犹太人的业务中成为巨富之后，于一九四五年返回布卡尔特银行，而且最后被任为钢铁工业监护人，他所承担的任务：

“保证新的生利企业，为新企业单位开发金融市场和长期信贷市场——这就是银行专家认为应负责解决的几项任务。如果他能够以全副精力贡献于这个不容易的‘分散’工作的话。”

在分散工作结束后，可以确定这个银行最为热心保护的，不是小股东们的利益，而是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利益。钢铁工业“新调整”完毕，法根豪森随即参与好几个大钢铁公司的董事会，而这些公司的财产状况丝毫没有改变。

法根豪森是萊斯霍尔兹钢铁及钢管股份公司（杜塞尔多夫）董事会的主席，而该公司是由前压辊铁工厂股份公司及上比克尔钢铁股份公司所共同组成的，它属于荷兰蒂森·波尼米萨集团。属于该集团的还有其他附属公司如：奥古斯特—蒂森银行和不来梅火山造船及机器制造股份公司。

当一九五二年年年初“分散的”克洛克纳康采恩改组成为一个巨大的新总管理公司（持股公司）以后，法根豪森男爵即任该公司的总经理。新公司命名为西北德意志联合冶金矿业公司，总公司设在杜伊斯堡，并持有前克洛克纳康采恩各工厂的股票及参与其他公司的股份，其中有由法根豪森担任主席的两个公司：乔治斯马利冶金厂股份公司和哈根的哈斯帕冶炼厂。同时属于旧克洛克纳康采恩，而未列入新总管理公司所属公司的名单中的奥斯纳布鲁克钢铁股份公司的董事会也是在法根豪森的主持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间，乔治斯马利冶金厂股份公司与

奧斯納布魯克鋼鐵股份公司合并了。在合并后的企業董事會內法根豪森以“第十一人”的身份出現。此外他也主持开斯特罗普—魯塞尔的維克多·易克恩煤矿股份公司，而該公司是克洛克納康采恩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間新成立的公司之一。

在維克多·易克恩煤矿股份公司和这个总管理公司的董事會內也有卡尔·德尔曼担任着代表职务。这位前任矿业鑒定顧問是本恩特海姆的卡尔·德尔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業主，布朗斯威克机器制造厂董事会的主席及德国采矿专业公司理事会的理事。德尔曼以矿井建筑专家和鑽孔器具的制造者身份在石油工業中窃据显要的地位。

波恩的交通部长和新法西斯的德意志党的煽动者汉斯·席堡姆在未参加政府之前是卡尔·德尔曼的左右手。战前，席堡姆在上西里西亚霍恩罗尔制造厂內曾担任领导的职位。这位波恩联邦政府的部长在希特勒占領时期与弗利克及戈林共同参加了各种掠夺性的运动，其中有“亚利安化”別企卡康采恩。

法根豪森男爵在一些“分散”后的鋼鐵公司的會議桌上也同几个职工会的領袖——其中有西德职工联合会的主席維·弗萊塔格——聚集在一起。

出身貴族的銀行家法根豪森的勢力，还扩展到其他别的經濟部門。他在西柏林的柏林电灯电力公司里也充任代表，同时他也插足于索恩瓦尔德的卡拉瓷器厂及塞恩德(汉諾威)的碳酸鉀化学股份公司。后面这两个公司是在德意志銀行的控制之下。碳酸鉀化学股份公司拥有二十四個工厂，参与了十三个公司的股份，股本三千五百万德国馬克，这是一个重要的康采恩。

在塞恩德的碳酸鉀化学股份公司內，也是代表小股东利益的人数比代表雄厚金融集团利益的人数要少些。在該公司內有苏尔維康采恩、以前主要在西里西亞活动的沙夫哥希集团以及謝波康采恩的代表，代表許多国外股东利益的施密特律师和魯尔区臭名昭著的煽动份子托·戈尔德希密特都在那里活动。戈尔德希密特身任埃森工商联合会会长、又是一九四七年成立的經濟政治协会創办人之一，以及国际商会德国代表团团員和化学工業协会主席等职，他捍衛着德国帝国主义几个堡垒——最大的康采恩的利益。此外，他又是托·戈尔德希密特股份公司和商業銀行股份公司的首脑人物，并且出席拜耳顏料制造股份公司（利伐庫森）及曼奈斯曼康采恩的“新”总管理公司的董事会。

由于法根豪森充任瓦姆斯的康涅里斯·赫尔公司的董事的緣故，他就和科隆的銀行發生了关系，因为康涅里斯·赫尔公司是屬於赫尔斯海姆的赫尔家族的一个企業，而它又同科隆的斯坦恩銀行家族有着亲屬的关系。

总括法根豪森男爵所担任的一些职位，可以看出来他是德国和国外大康采恩的一个有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以壟断資本富有經驗的总务人員身份出来活动的而不是关心那些被欺騙的小股东的利益的。

弗利德里希·弗利克

——資財不清楚的商人

坑木小商人的兒子弗利德里希·弗利克在一九一三年即成為曼德及施維特制鐵工業股份公司(威斯特伐利亞)理事會的人員。但在兩年之後他已經是夏勞頓冶金廠股份公司(下塞爾登)領導人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年後，即一九一九年，弗利克即擔任了該企業的總經理職務。

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革命沒有能夠摧毀德國壟斷資本的勢力，它們利用了巨額的戰爭利潤，又開始鞏固和擴大它們的障地。在這些肆無忌憚的投機份子如史汀納斯、弗利克等人的面前，開辟了一個無限制地擴大他們勢力的時代。夏勞頓冶金廠股份公司的戰爭利潤和大銀行的信貸，使弗利克能夠在上西里西亞撒開羅網而獲取不少的利益。弗利克在一九二〇年攫取了俾斯馬克冶金廠的大部份股票。過了一年之後他又在卡托維茲的采礦及冶金廠股份公司及上西里西亞的制鐵工業股份公司內穩固地加強了他的地位。

由通貨膨脹獲得的巨額利潤使弗利克又鑽入了西德的工業地區。他在一九二三年將上西里西亞企業中的份額售予史汀納斯康采恩，從而獲得厚利，並利用賺得的資金鞏固了他在萊茵—易北聯合公司董事會內的地位。這個公司的主要股東是該爾孫基亨礦業股份公司、德國—盧森堡礦業冶金股份公司及波胡米爾聯合股份公司。透過史汀納斯康

采恩，弗利克也在奥国的阿尔卑采矿公司内获得了势力。

胡果·史汀纳斯逝世后，弗利克在莱茵—易北联合公司内更加强他的势力，他在一九二六年成立的联合钢铁公司托辣斯内占首要地位。借荷兰女儿企业夏劳顿冶金厂的帮助，弗利克得能在长期内向社会人士隐瞒一个事实，就是雄厚的德国联合钢铁公司托辣斯是由他操纵的。

同时在弗利克的领导下于一九二六年开始了德国中部钢铁工业的集中过程。弗利克以林克—霍夫曼工厂的大股东身份，把拉乌汉米尔、格略季捷、利斯、布兰登堡和黑宁斯多夫的一些钢铁厂联合在中德意志钢铁工业股份公司之内。该公司又吞并了德国中部的许多企业。在他扩张势力的过程中弗利克更进一步地在苏黎茨巴赫、罗森柏格（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扬铸铁厂股份公司内攫取了赖希林格的大部分股票。翁特维尔维伦巴尔聶（图林根）的钢铁厂，也属于马克西米扬铸铁厂公司。

一九三〇——一九三二年间的严重经济危机引起了联合钢铁公司的财政困难，弗利克造谣说外国垄断资本打算购买联合钢铁公司的股票，从而在魏玛共和国以一亿一千万该尔孙基亨矿业股份公司的股票换取现金一亿的国库券。由于危机的结果这批股票在交易所的牌价下降为三千万马克，投机份子弗利克在一次交易中即赚得了七千万马克。这次投机勾当是靠牺牲德国纳税人的利益进行的，同时也使弗利克能够更进一步从事于扩展势力范围的新诡计。弗利克窃取了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气公司及莱茵褐煤矿及煤砖制造厂股份公司的股票。同时他也攫取了西德石炭开采量最大的企业哈本奈尔矿业股份公司的大部份股票。

希特勒时期又为工业巨头的弗利克创造了新的发财致富的机会。弗利克是在纽伦堡判处绞刑的战犯戈林的代理人 and 纳粹党物资供应的主要捐献人之一，他在“亚利安化”的旗帜下参加了许多强盗性的活动。弗利克以微不足道的价格(六百三十五万美元)购得了估计至少值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别企卡康采恩以后，他即创办了欧洲最大的开采褐煤的安哈尔特煤矿。此外，他又占有了卢卑克高炉冶炼股份公司及柏林经营钢铁的拉伐克·格鲁费尔德公司。

弗利克参加了他所希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同时也拨款支援它。这次战争也帮助他高升到势力的高峰。弗利克以国防经济专家及德国钢铁业联合会鲁尔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积极帮助抢劫过被希特勒匪帮占领国家的工业。为了抢劫矿业和冶金工业企业他在苏联与戈林康采恩的头子创办了德涅泊钢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他也攫取了在里加的车厢制造厂，及在法国郎巴的金属公司。弗利克以监护人的身份钻入了在荷兰、比利时、丹麦及卢森堡的许许多多企业。在这个战犯自己的工厂内有四万以上的外国工人、战俘和集中营的囚犯在工作。

在战争末期，弗利克和其经理们掌握了百余个企业，把它们联合在几个大康采恩内。弗利克占有了一些矿山、熔铁炉、煤矿井、冶金企业、机器制造厂及化学厂。他的企业制造战争所需要的军备如：弹药、装甲板、坦克、飞机(容克厂)、火车头、铁道车厢等。弗利克在德国钢铁工业中占第二位。他的庞大的康采恩操纵一些两合公司，这些公司都在弗利克个人领导之下。

希特勒德国崩溃后，西方列强的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才被迫把这个战犯交法庭惩办。由于参加了许多违反人道

的罪行，弗利克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間被判处七年徒刑。但在判決書作出不久之后，外国壟斷資本家即开始提前釋放其同謀犯的运动。美国的欧洲事务全权专使哈里曼，及参加过弗利克在上西里西亚的强盜性运动的大地主汉克尔·馮·杜尼斯馬克都是这个运动的主要鼓舞者。在一九五〇年八月間实行赦免大批战犯的时候，弗利克也被釋放了。因此，弗利克又复参加德国工業和金融巨头的战犯集团，他也像克虜伯、施密茲、費尔德門格斯等一样，操縱阿登納政府的战争方針。

一九五二年底，根据西方列强的高級專員的命令，又發还了弗利克的財產，这些財產和他由战争利潤所得的現金到現在都是用假名来管理。也同其他情形一样，弗利克康采恩的“分散”也是一种直正的欺騙行为。原定在五年期內从其产煤基地分开一些弗利克的工厂，若是讓其繼續进行，也不过是意味着該康采恩的結構略为变更一下，而未引起任何物質上的損失。現在弗利克康采恩的基础，是苏黎茨巴赫的冶金工業馬克西米揚鑄铁厂股份公司和卢卑克高爐冶炼股份公司，在柏格卡麦的化学厂及卡麦的采矿专利公司。

現在，世界主义者和工業巨头弗利克又能玩弄他所慣用的詭計。一九五二年他把哈本奈尔矿业股份公司的一批股票以二亿馬克卖给法国集团。这种喧嚷一时的金融活动使他在国际範圍內从事新的陰謀。像这样所謂的分散，特別像在弗利克的例子，很显明地看出，是要恢复萊因和魯尔区域壟斷資本家势力的一种欺騙手腕。

弗利克在其获釋不久后，即又出現于德国电气总公司及德累斯登銀行的董监事会內。在仍旧沒有受侵犯的德累斯登銀行內，弗利克集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該銀行的董监事会

內，除了弗利克外，還有他的代理人羅德及科平柏格。在該理事會內也可遇見克虜伯及史汀納斯·林得曼的代表們。絲毫不必驚奇，這個說在德國居第二的大銀行就成了著名戰犯的聚會場所。透過他的代表蓋利柏格，弗利克又復在褐煤礦區萊因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的龐大動力康采恩及萊因褐煤工業中鞏固了他的已經很大的勢力。

現在西德輿論界頌揚這位戰犯為“國家政治活動家的正直企業主”^①。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及波蘭人民共和國的大批財產已歸還了人民。弗利克以前在弗羅茨拉夫、斯大林諾格羅德、倍騰、布蘭登堡、里茨、黑寧斯多夫、翁特維爾倫巴爾聶、拉烏漢米爾、格略季捷及迪薩等處的企業，已不是再為取得最大限度利潤和不可遏止的投機和準備戰爭服務了，而是為了和平及人民的福利而工作。

① “國民經濟學家報”，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一日。

奧托·安德烈·弗利德里希

——原料專員和國防經濟專家

西德橡膠工業協會主席和漢堡費尼克斯橡膠制品公司的老板奧·安·弗利德里希總經理是西德外國壟斷資本的著名“代理人”之一。當他於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二年間在俄亥俄州任古德立橡膠公司職員的時候，他就同美國壟斷資本家建立了密切關係。而該公司是世界上出產車胎最大的康采恩之一。一九三二年，在法西斯政變前不久，他在德國重新出現，這絕不是一件偶然的事。當弗利德里希擔任德國古德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和費尼克斯康采恩理事會理事的時候，他從一九三九年起的任務就是保證他的美國主子能夠參加大批的軍事訂貨。

不久他被希特勒任為國防經濟專家和原料顧問。當他任中央橡膠管理局局長的時候，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竊據了一個主要的經濟位置。德國侵略軍隊加強機械化時，便需要大量的車胎，這就替費尼克斯康采恩帶來了巨額的利潤。為了獎勵這種“勞績”，華爾街的主子們就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間任命他為費尼克斯公司的總經理。

這就說明，在美國帝國主義者準備新戰爭的核心中，在實行重新軍國主義化的波恩總理阿登納的追隨者之中，弗利德里希也參加一份。他在一九五一年三月間被聯邦政府任為原料顧問。這個職務是說明在短期內授給弗利德里希

的。他的任务是，在原料極端缺乏的时候派他去管理战争經濟和同国外壟断資本主义有密切联系的軍事生产企業。

弗利德里希曾在一九五一年夏季組織德国工業联合会的代表团，会同瑞施及貝格前往美国商談西德工業加入美国的扩充軍备計劃的事。弗利德里希本人也同西德經濟部长艾哈德亲往美国。他在一九五一年的九月又恢复了汉堡費尼克斯橡胶制品公司的工作。

这次弗利德里希旅行的結果之一無疑地是在法斯通車胎及橡胶康采恩与汉堡費尼克斯橡胶制品公司之間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即由美国康采恩在一九五二年購買了一部份費尼克斯公司的股份，并派两个美国人参加該公司的董事會。

法斯通康采恩是美国在世界上“五大”橡胶集中組織之一。它参与了其他公司的股份，而法斯通的种植园及分公司遍布全世界。它控制了“黑人共和国”利比里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經濟。亿万財富托辣斯的大股东法斯通家族与福特家族是有亲屬关系的。

“費尼克斯”的另一位首要人物阿·賽菲尔，在西德的經濟界窃据重要的位置，他也是在美国开始他的“鴻运”的。他是汉堡工商業联合会和德国帝国主义者主要組織之一的德国工商業联合会的主席。

弗利德里希除了在美国的費尼克斯康采恩內的主要活动之外，他也参加了汉堡汽油煤油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會。这个企業是臭名昭著的百分之百屬于英伊石油公司的一个公司，而英伊石油公司是英帝国主义最强大支柱之一。虽然該公司在伊朗的石油矿和炼油厂有些損失，但仍能分配巨額的紅利。英伊石油公司与緬甸石油公司、苏伊士运河公司

及英荷壳牌石油康采恩都是屬於同一財團(洛希爾、巴林及英國政府)。

在美國駐西德的統治者克萊將軍和麥克洛埃的顧問隨員中，還有哈佛大學教授克·杰·弗利德里希博士。他是奧·安·弗里德里希總經理的兄弟，同時也是美國億萬財富托辣斯的热心僕人。

這位哈佛大學教授有一次訪問漢堡工商業聯合會時宣稱：“今天不能把經濟從政治中划分出來，也不能把政治從經濟中划分出來。因此，在決定政治問題的時候，必須按照馬歇爾計劃的榜樣……經常听取德國經濟領導人的意見，并團結他們共同工作。”

這位服從壟斷組織的教授教導費尼克斯股份公司的股東們，一個國家的憲法應當只為保證企業主的經濟自由而服務。假使企業主要貫徹他的目的，就不必顧慮議會大多數的決議及其他法定手續。

費尼克斯橡膠康采恩的對外國的聯系并不只通過法斯通車胎及橡膠公司。布林克曼以美國瓦爾堡—庫恩—羅比集團的代表身份擔任該壟斷機構董事會的董事，并兼任“埃索”公司董事會的主席。而“埃索”公司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石油壟斷組織美孚油公司（洛克菲勒財團）在德國的分公司。

參加“埃索”公司的，還有黑森的前經濟部長和英美雙占領區經濟部的主任及一九四七年成立的政治經濟協會的主席魯·米勒爾。米勒爾同奧·安·弗利德里希一樣，也是外國各種資本利益的代表，如鄧祿普橡膠公司（英國），貝姆柏格股份公司（荷蘭利益）和羅姆及哈斯股份公司（與美國有聯系）等。科隆工商業聯合會的會長佛·葛萊斯同樣地

也是外国資本利益的代表，因为他是福特工厂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及柯圖尔德人造絲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理，而柯圖尔德公司是两个外国龐大的壟断組織柯圖尔德（大英帝国）和通用人造絲联合公司（荷兰）所共同組成的一個附屬公司。葛萊斯参加了許多的协会和委員會，其中有雇主联合会、天主教企業主同盟及“萊因開發公司”（1）（从該公司的名字用英文这一点即可証明他与外国有关系）。

葛萊斯奉后台老板之命捐獻波恩联合党派千百万的巨額款項去进行一九五三年九月的联邦議院选举。这种情况更証明阿登納的被重选是借国际金融集团的帮助来实现的。

最后，我們还須要指出，赫·杰·阿布斯也是費尼克斯股份公司、德国壳牌石油股份公司（英国）及德国苏尔維工厂股份公司（比利时）董事会的董事。壳牌和苏尔維集团是与洛希尔集团及英国最大的壟断組織帝国化学工業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

就这些国际金融寡头的錯綜复杂关系，我們看出来，“原料專員”弗利德里希在德国的壟断資本家中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而这些壟断資本家为了資本主义的利益及新战争利潤，就会同他們的国外伙伴們决定波恩的战争方針。弗利德里希在一九五一年八月間与阿布斯及費尔德門格斯同任阿登納的隨員，和美国壟断組織的使者哈里曼在波恩談判关于在战争准备工作中美国与西德壟断組織的合作問題。

胡果·汉克尔

——“彼此互助”

一八七六年弗利茨·汉克尔在亚琛创立了汉克尔公司。由于扩充生产，该公司在两年之后即迁移到杜塞尔多夫。为了要使“自己生产所需用的基本原料而摆脱行情偶然变化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收购了杜伊斯堡的馬提斯·維伯碳酸钠股份有限公司。

在以后的几年内，这个公司依靠广泛的、费用浩大的广告在国内外市场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它不仅扩充它的生产企业，并且还“购进了”许多其他企业如：木材及造纸工厂。一九二三年，在馬格得堡附近的根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工厂，即属于杜塞尔多夫的分厂。

胡果·汉克尔博士在一九三〇年以独子继承人的身份接任了这个家族企业的经理，并于一九三六年在汉堡创办了第一个德国捕鲸有限公司。自从参与韦登德国脂酸厂的建立后，使当时已发展为康采恩的这个大公司在人造脂酸的生产中占上了垄断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汉克尔又并吞了开姆尼兹的波梅油脂化学股份公司。

这个垄断组织在一九四四年以二亿馬克的股本，掌握了无数的工业商业公司以及制造、原料和辅助材料的公司，而这些公司是毫无例外地参加了军事生产。由于汉克尔康采恩的垄断巨头与纳粹匪党的密切关系和他对希特勒的军事侵略政策的支持，这个企业在一九四〇年被授予以“国社

党模范企业”的称号。

胡果·汉克尔为康采恩的業主囊括了巨額的战争利潤，并对于德国的扩张政策也有重大影响。因此，这位垄断资本家就被列为基里哥尔^①战犯名单中的第六位。

虽然美国的調查委员会有充分的理由断定該垄断組織的業主“在两次大战中以重要軍用化学品的制造者的身份”成为德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極重要的支柱，但汉克尔和其他重工业和金融战犯一样，也是沒有受到懲罰而仍旧保留他在公司中的首脑地位。杜塞尔多夫厂曾在第二次大战中不断扩充，因为該厂已开始生产硫酸。康采恩的总管理处从前分为财产管理和生产公司两方面。这种制度又在一九五〇年恢复了。今天“汉克尔股份有限公司”即以生产公司的身份出現，而“肥皂片股份有限公司”則为一个純粹管理财产的公司，两个公司各有資本四千八百万馬克。該公司在根騰、布朗堡及萊麦尔里茨的几个重要分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成为人民的财产。

由于汉克尔康采恩的股票完全操縱在該家族手里，胡果·汉克尔博士和他的兒子約斯特博士以及康拉德·汉克尔与該公司創辦人的女婿威廉·馬苏特博士等人不仅充任了汉克尔公司的管理机构內的领导人，而且还在許多其他企业的董事会內担任了职务。

以前和德国金融集团的巨头同时坐在德意志銀行董事会內的胡果·汉克尔博士，今天除了担任汉克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主席外，也可在下列各公司的董事会發現他的足迹：杜塞尔多夫的許瓦本啤酒股份公司、克累斐尔的

^① 这是美国参議院調查希特勒德国作战争准备的罪犯們的一个委员会，因該会主席是基里哥尔議員，所以称为基里哥尔委员会。

提佛利釀酒股份有限公司、宇尔丁根的箍桶制造股份公司、科隆的斯托尔維克兄弟股份公司、格拉德巴赫毛紡織工業股份公司、科隆的萊因—威斯特伐利亚地产信貸銀行及埃森的海因利希矿业股份公司。在上述这些企业的董事会内也可发现费尔德門格斯及維尔汉等。最近逝世的重新軍国主义化联邦总理的兄弟奥古斯特·阿登納教授也在这些企业内充任代表。康拉德·汉克尔和威廉·馬苏特也在很多的企业内保有很大的势力。他們出席了下列各企业的董事会：紐倫堡附近劳夫的斯蒂阿特氧化鎂制造股份公司、汉堡的北德酵母制造股份公司、杜塞尔多夫的造紙和紙板股份公司、查芬多夫木工厂股份公司（巴伐利亚）及杜塞尔多夫通用房屋工程建筑股份公司。

最近的消息更証实汉克尔集团的势力和作用是日益增加的。胡果·汉克尔是佛尔特德国玻璃器皿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董事，該公司是西德玻璃工業中最有势力的一个壟断組織。这个壟断組織的經理是奧·西林格，他并在南德意志銀行股份公司——德意志銀行的附屬公司——及投資協助公司监事会内窃据要职。胡果·汉克尔的一个兒子約斯特·汉克尔新近被任为德意志銀行杜塞尔多夫分行及萊因—威斯特伐利亚銀行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董事，来代表汉克尔集团的利益。

上述汉克尔康采恩领导人所占据的获利最厚的职位名单，可以說明他在西德的經濟势力。自然他还控制了許多工業部門各种企业协会，如萊因省肥皂、洗滌剂、清洗剂的生產企业联合会，淀粉行業协会、胶料浆糊行業协会等。

汉克尔公司历来和德意志銀行的密切联系，可以从下列事实表現出来：德意志銀行董事会的董事克·琪密希和

大投机商人菲利浦·瑞姆茨瑪在战前都已参加了汉克尔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今天在汉克尔康采恩董事会充任董事的，其中有联合人造丝制造公司董事及前任希特勒的特使的赫·涅尔达特及前任大使德·馮·皮罗—施万特。皮罗—施万特以碳酸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代表着美国利益，并在一九五二年任曼奈斯曼康采恩一个“分散”的公司——钢铁工业及机器制造股份公司——及萨尔区法国冶金康采恩的分公司——狄林格冶炼股份公司董事会的主席。

碳酸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领导权掌握在美国人斯·阿恩特和杜塞尔多夫工商业联合会的会长恩·许奈特的手里。该公司董事会内的德方代表有退休将军斯图尔那哥及战犯巴多·馮·阿尔文斯莱本伯爵，这是值得提及的。许奈特新近又成了亲美的柏林商业公司的股东。还有一个消息说他又获得了新成立的沙赫特银行的股份。

纳粹的报刊曾企图把这个垄断资本家胡果·汉克尔称为“社会企业家”，因为“他实行了国家社会主义所奋斗的理想：德国旧有的职业和阶层之间的团结”，今天附和垄断组织的西德报刊也充满了同样的谬论。事实上，这个康采恩的业主用残酷无情地剥削职工的方法和无限制的垄断价格的方法，敛聚了大量的财富。在这位垄断资本家汉克尔的周围，可以看出有很多罪恶重重的战犯们蜂聚一起。

威廉·蒼根

——过去和现在的战犯

当威廉·蒼根在一九三四年被任为杜塞尔多夫曼奈斯曼鋼管厂股份公司总經理的时候，已經“証明”他在威斯特伐利亚重工業各企業，如德国机器制造股份公司和希斯—德弗利斯股份公司中是一个能干的商業經理。直到現在他还高据这些公司的要位。

一九三八年十月間全国工業組的主任、紡織大王哥特弗利德·迪里希被希特勒撤职。这个有决定性的重要位置則由軍备問題专家蒼根所接任，直到納粹德国的崩潰时为止，他主持这个德国軍事工業巨头的組織——希特勒战争和侵略政策的最重要的支柱。

蒼根以他在德国軍械部的广泛活动和以全国經濟委员会領導人的身份，积极帮助进行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希特勒德国崩潰之后，这个战犯在填写調查表中，承認他在一九三三年——一九四五年期間，年薪金总数为四百六十四万二千馬克。但他沒有遭受譴責而仅被杜塞尔多夫反納粹委员会不加說明地列为“次要战犯之一”。

众所周知，蒼根是納粹党党员，国社党党衛軍及其他十七个納粹組織的名誉会员。在一九四〇年曼奈斯曼康采恩五十周年紀念册中，蒼根写道：

“偉大的成功，应当属于在英明的阿道夫·希特勒领导下并为其旗帜而奋斗的年輕的国防軍。我們人民在前綫和

后方国内軍火厂中的牺牲和努力,获得了偉大的胜利,这使我們充滿了愉快和自豪心情。我們更应以感謝的心情来紀念这些在前綫陣亡的光荣同志和我們队伍中为劳动而牺牲的同志。他們忠貞职守直到殉身,这应当作为我們的模范。只要信仰偉大的德国領袖和正义事業,我們怀有充分的信心去完成未来的偉大任务。”

由于这个人在發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負的責任,以及曼奈斯曼康采恩在希特勒战争期間攫取了欧洲所有占領国家的許多工業企業这个事实,法兰克福出版的西德杂志“国民經济学家报”当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蒼根六十周岁的寿辰时,所發表的意見是很有意义的。那里說蒼根“早在德国經济界占据首要地位”,并写道:

“他在德国崩溃之后,很快地又充当曼奈斯曼董事会主席而在这个企業的恢复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老早即列为这个区域内的首要人物……。这个極力主張提高工作效率的代表人,他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人士。可以很有把握地說,作为德国經济界中一个領導人,将来他还要有更大的貢獻。”

如众所周知,十年以前即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当蒼根五十寿庆时,希特勒与戈林表揚他是德国經济界“卓越的領導人物”。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及西德职工联合会右翼領袖的背叛政策,这个战犯不顧曼奈斯曼康采恩二万职工的抗議,又复在一九四七年二月获得其以前的势力。因为蒼根几十年来与国际金融集团保持着多方面的联系,国际金融集团的力量也帮助蒼根恢复他的职位。

曼奈斯曼康采恩自其成立日起,即由德意志銀行所控

制，而一九三四年德意志銀行即任命蒼根主持这个龐大企業。曼奈斯曼兩兄弟却在一八九六年就已脫離了該康采恩。

通过个人的联系，曼奈斯曼康采恩同德国最大的两个电气壟断組織——西門子公司和德国电气总公司，同最大的两个机器制造企業——德国机器制造股份公司和希斯股份公司密切地結合起来。大战前，威廉·蒼根就和代表德国最大的重工業集團，特别是联合鋼鉄公司利益的克虜伯、史汀納斯、芙格勒尔、波恩斯根等，共同出席臭名昭著制造炸藥的企業——威斯特伐利亚—安哈尔特炸藥股份公司的董事會。

一九五三年初威斯特伐利亚—安哈尔特炸藥股份公司的埃森分公司，按照西德的重整軍备的計劃取締了同盟國的管制。宣告为該公司正式領導人的有亚弗利特·克虜伯的兄弟柏托尔德，法本化学工業公司的代表格·盖定洛及克·費菲尔与威·蒼根。

同英国鋼鉄工業的旧关系，是通过在杜塞尔多夫新成立的曼奈斯曼持股公司来联系的。在該股份公司的董事會內可以碰到著名的英国鋼鉄工業家克·尔·威勒尔。然而在这里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也在排挤英国利益。这可以从事实証明，一九五二年年初一批屬於英国人的股票，經由汉堡的美国銀行——布林克曼·威尔茨公司——售予美国的資本家。

从下面一九四〇年的数字中，便可了解曼奈斯曼康采恩的規模和意义。該公司拥有三个煤矿区，自己掌握六个矿坑；此外还参加了五个别的矿山的开采。它还占有两个开采石灰和陶土的企業及十四个制造生鉄、鑄鋼、軋鉄管和鉄板的工厂。屬於該康采恩的附屬公司的还有六个軋鋼管、鉄板

和金屬加工聯合企業，並且它參與大量股分有：布拉格的冶金公司，四個機器製造和金屬加工廠，四個鋼管、鋼鐵和儀器製造公司，德國、奧國和捷克斯洛伐克各大重要城市的十六個鋼管和金屬貿易公司；此外還有一個在世界各國擁有倉庫的出口貿易公司，和三個從事煤炭和原料貿易的航業公司，其中有一個就擁有六個分公司和六個女兒公司。曼奈斯曼康采恩曾在短時占領的蘇聯區域內的基輔及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兩城內成立了分公司。

就曼奈斯曼康采恩“分散”後的新機構來看，就所謂脫離了的公司中的從業人員的活動來看，很明顯地暴露該壟斷組織的實力並沒有摧毀。列於首位的是杜塞爾多夫的曼奈斯曼持股公司。該公司掌握了許多附屬公司的全部股票，其中有胡金根的曼奈斯曼冶金廠股份公司，杜塞爾多夫的德國曼奈斯曼鋼管廠股份公司，索林根—奧利格斯的太子股份公司，杜塞爾多夫的曼奈斯曼原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埃森的曼奈斯曼礦業股份公司等。

曼奈斯曼康采恩的最近歷史中，太子股份公司這個例子，就證明作為“分散”了的新組織只是一種加強財產關係的偽裝。

索林根的太子金屬工業股份公司已經清理。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正式決議清理並改組為金屬股份公司，百分之九十五的股票屬於在清理中的母公司“曼奈斯曼鋼管股份公司”。太子金屬工業股份公司的資產轉歸一九五三年四月間成立的“太子股份公司”。

目前，在表面上稱為獨立的採礦公司的“固本採礦股份公司”的董事會內，就有兩個著名的前曼奈斯曼康采恩參加人——特林克豪斯銀行的銀行家彼·布魯斯維希和阿·

馮·伯格多夫博士。

第三个，也是自称为“独立的”联合工厂，就是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杜塞尔多夫成立的鋼鐵工業及机器制造股份公司。这个企業管理“曼奈斯曼康采恩”的“剩余财产”。就董事会的組成說，就可以看出“股东权利仍然是完全不可侵犯的”。实际上有三个已經清理的“曼奈斯曼鋼管厂”的参加人充任代表，其中就有瑞士銀行家阿·艾黑根。充任董事会主席的是前任大使馮·皮罗。前面我們已經介紹过，皮罗是汉克尔康采恩专家委员会的委員。一个紐約律師和一个柏林商業公司的代表出現在董事会內，就完全說明曼奈斯曼康采恩最近美国化的情形。

从“曼奈斯曼股份公司”的总管理公司董事会的成員中，可以看出它同許多重要的康采恩建立了密切关系。在董事会內充任代表的有：德国电气总公司理事会理事兼德累斯登銀行法兰克福分行董事会董事的汉斯·保登，西門子公司的首脑赫·馮·西門子，商業銀行的托·戈尔德希密特，德意志銀行的代表和兼任十五个企業董事会董事的阿·罗斯勒以及联合人造絲制造公司与拜耳顏料制造股份公司的赫·渥尔达特。渥尔达特曾在一九三九年充任希特勒的特使，在英国进行有关經濟問題的談判。作为“第十一人”参加曼奈斯曼冶金厂股份公司的克·阿諾德，是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联邦議會議員和萊因—威斯特伐利亚州的国务总理。

杜塞尔多夫“工業快报”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很滿意地写道：“已經愉快地到了这种境地，就是現在所有業主很快就要恢复他們的股东权了。

“好的現象是，与曼奈斯曼活动有过密切关系的人，今

天又复在总管理公司或它的女兒公司內占据要位。”

杜塞尔多夫“萊因邮报”在“曼奈斯曼的股東們在欢笑”的标题下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写道：虽經“分散”，而資本仍能在一对二的比率下予以重新估价。股東們真正能欢笑！一九四九年股票价为十四点五，一九五一年即漲为五十一，更在一年之后又漲为七十八点五；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間又漲到一百四十三。

海得尔堡“萊因—尼喀报”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写道：进行的改組带来了圓滿的結果，因为企業的大半組成部份已在新的招牌下联合起来。这个說明也証实龐大的軍事康采恩曼奈斯曼在“分散”之后絲毫沒有削弱。在希特勒的同謀者威廉·蒼根領導之下，該企業又复完全为准备战争服务。

在一九四二年，戈培尔的“德国报”評論內着重指出蒼根屬于一小撮“参加今天重大決議”的人。这种意見与“杜塞尔多夫商業报”的意見完全符合。該报在一九五一年九月間写道：“蒼根無疑地屬于德国企業主中的卓越人物。”

蒼根也还参加了开采鉀、盐和金屬矿产的薩尔滋德福特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德意志銀行和苏尔維托萊斯也参加了該公司。他也参加了西德最大的一个保險康采恩——联合保險股份公司。

总之，曼奈斯曼康采恩的势力絲毫沒有受到限制，虽然有职工会領袖埃·蒲特霍夫充任曼奈斯曼总管理公司及两个分公司的主席或副主席，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曼奈斯曼在战犯蒼根領導之下，仍然是侵略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堡垒。

胡果·辛塞尔

——匿名銀行家

一九五〇年正月，西德金融报刊祝賀前德累斯登銀行[⊖]理事会理事和現任萊因—美因銀行領導人的胡果·辛塞尔的五十周年寿辰。在一个短評中，指出“寿星在青年时就占上重要地位，他是一个特別熟悉銀团、交易所、業務以及金融和外匯市場問題的专家”。

显然，由于这位銀行家是遵循着：“为了要幸福地生活，必須隱藏在幕后”的原則，所以除了在这种特殊机会的情况下出版的杂記外，在普通的参考書內不可能找出关于辛塞尔的任何具体材料。

曾經出版过出名的“經濟界名人录”的西德“哈彭斯德特出版社”曾派人走訪过这些壟断資本家。而这些資本家“根据个人或別的理由，坚决地宣称：他們不願名人录中有他們的名字”。虽然出版社在序言中声称“認為有权根据官方文件發表一些材料，但它曾經了解几个活动家的意旨，不願把他們的名字列入名人录”。

因为在西德以不違背这些金融巨头的願望为明智，名人录中也就沒有把許多在德累斯登銀行势力範圍內活动的銀行老板們，如古·欧維尔貝克、阿·霍林、克·施菜本、捷·革茨和格·拉迪希等列进去。

[⊖] “暫時停業”的銀行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舉行了一次股東大會，并批准胡果·辛塞尔為理事會的理事。

这些銀行企圖用类似的手腕来掩飾其董事会董事和經理在几十个公司的理事会和董事会內占据的职位这一事实，就說明了金融資本統治西德經濟的情况。

希特勒政府照顧到这些金融和工業巨头們的匿名要求，宣布一些有关的参考手册为国家的机密。

它們印有下列注解：

“机密！”

一、根据德国刑法全書第八十八条，該出版物为国家机密。

二、只有严密封閉才能邮寄；邮寄时須用挂号。

三、收件人負責保密。”

由于研究刊有各公司董事会資料的每年年終报告書及年鑒的結果，得以編成辛塞尔先生的惊人的职位名单，因为他是特別喜欢匿名的。如在希特勒时代，這張名单即包括許多金融和工業部門，如銀行、保險公司、化学、机器制造業、电力生产、食品及建筑工業等二十个公司。

辛塞尔先生参加的企業名单，不管怎样多，但仅反映德累斯登銀行一小部份的勢力，因該行在許多德国金融机构中仅次于德意志銀行，居于第二位。一九四二年，德累斯登銀行的三十九个董事和經理即兼領了五百六十八个职位，其中有二百三十五个是各大企業董事会的主席或副主席。

在这些銀行壟斷資本家之中，与汉克尔·馮·杜尼斯馬克大地主一起的还有談犯克虏伯和弗利克，航業巨头林得曼，保險公司業主吉斯卡尔特及戈林康采恩的两个代表。德累斯登銀行与劊子手希姆萊的关系是那樣的密切，使它取得“党衛軍銀行”的綽号，因为希姆萊經常从銀行界和工業界获取金錢的帮助而撥充其血腥圍剿的經費。該銀行的

經理是充任希姆萊“生产顧問”的战犯拉歇。

希特勒德国崩潰之后，美国当局在全世界憤怒的人民的压力下，企圖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們意欲懲罰德国金融寡头中的战犯。例如美軍駐德总司令部的机关报“寰球日报”，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公布了一个暂时被監禁的德累斯登銀行的一些領導人物名单。其中有該行主席克·革茨，副主席威·吉斯卡尔特及經理辛塞尔。該报还写道：

“这些銀行利用了它們的經濟力量，去帮助国社党达到其目的。它們撥款資助軍事工業。美国軍事当局考虑在軍事法庭提出对这些战犯的控訴問題。”

但是这些臭名昭著的希特勒銀行家們不独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反而在其旧日的位置上陰謀对于和平予以新的打击。

关于“分散”經濟力量的国际协定推行于德国大銀行的时候，就被逃避而用各种商号名称由在德国各州的旧分行保留下来。

从一九五二年九月起，“新的”德累斯登銀行是由下列三銀行組成：

(一)汉堡信貸銀行 該行理事会中有主要战犯馮克及沙赫特的著名代理人伊·普尔。普尔在“最后的一分鐘”把巨額的款項匯往瑞士。董事会中有布罗姆·佛斯公司、汉堡美洲輪船公司、北德意志航运公司等大企業的代表及美国谷制品加工康采恩的渥·迪尔克斯、民众汽車厂的赫·諾德霍夫及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联邦議院議員胡·沙恩柏格等。

(二)杜塞尔多夫的萊因—魯尔銀行 主持該行的是阿·霍林。参加該行董事会的有希特勒时代的一个臭名昭

著的財政家克·華茨，兩個大保險公司的領導人，鋼鐵工業巨頭馮·瓦爾德豪森、爾·泰爾布特及格·穆倫貝格，萊因—威斯特伐利亞電氣公司的代表弗·里德爾布希及西德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聯邦議院議員赫·龐德。

(三)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萊因—美因銀行 該行領導人為胡果·辛塞爾。參加董事會的有：德國電氣總公司的漢斯·保登，迪克爾霍夫水泥製造公司的阿·恩格爾伯特，布施康采恩的阿·克諾滋爾，里奈爾電話機及電表製造公司的弗·斯皮爾，豪克斯特顏料廠股份公司的克·溫納卡爾以及金屬股份公司和德國金銀精煉公司的代表阿·彼得遜與赫·施羅塞。

因此形式上的“分散”也被取消，而恢復了集中統一領導的權力。嚴格說來，這種集中統一領導的權力也是從未被粉碎過的。三大銀行在各地的五十七個分行經理中，有五十四個是以前的經理。辛塞爾的例子特別顯明地指出這些金融巨頭的權勢是如何鞏固。

如果要把辛塞爾所參加的二十個公司去詳細分析，則將牽涉太廣。這裡我們只限于幾個一般原則性的評注和這些公司中的幾個重要的特點。

第一類包括一些直接受美國影響的公司。如德累斯登銀行，從一九〇〇年起就同摩根銀行有聯繫。這種金融方面的聯繫，更由於辛塞爾家族人員中的德國和美國成員的裙帶聯繫而加強，因為辛塞爾家屬中的代表即為摩根銀行的股東。在第一類的公司內，辛塞爾同華爾街的衛星，如史汀納斯、布林克曼—威爾茨公司及迪爾克斯集團（德國谷製品加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坐在一起。

第二類包括這些大康采恩或其附屬公司，如德國電氣

总公司、莱因—威斯特伐利亚电气公司，慕尼黑保险联盟，瓦尔德霍夫人造纤维制造公司，达姆洛尔—本兹汽车股份公司。第三类为一些只带有地方性的小一点的银行、保险公司及类似的企业。

汉尼耳的代表路·卡斯特尔及糖业与保险业巨头阿·拉贝塔格与辛塞尔在四个公司的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海登化学股份公司，豪克斯特颜料制造厂及达姆洛尔—本兹汽车股份公司值得更详细研究。由一九四八年起总公司即在慕尼黑的海登化学股份公司（以前德累斯登的拉德贝耳）是由辛塞尔主持的。参加该公司董事会的也有：德国谷制品加工公司（美国康采恩的分公司）的龔·迪尔克斯、巴登银行（柏林商业公司集团）董事会董事埃·波塞贝克及许多同美国康采恩有密切关系的股份公司。海登化学股份公司在美国有许多分公司（海登化学公司）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有许多已经被没收了的分公司。该公司从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协定之后即会同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占有现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财产的奥息格—法尔堪诺化学厂。

在新近成立的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继承公司豪克斯特颜料制造厂股份公司内，辛塞尔以创办人和董事会主席的身份与柏林商业公司及德意志银行的代表们会集在一起，特别是马·赫·斯密得与辛塞尔更在许多大股份公司内聚会一起。

在斯图加特城的银行和工业巨头集聚地的达姆洛尔—本兹汽车股份公司内，也可以发现辛塞尔。那里也有德意志银行的汉斯·罗梅尔。他在希特勒时窃据了三十个以上的行政职位。此外还有阿·罗斯维克及上面提到的马·赫·斯密得。

商業銀行則由戰犯赫·鐸斯充任代表，鋼鐵工業和機器製造業則由前任希特勒國防經濟專家阿·華格納及從曼海姆鋼鐵廠和布朗—包維利電氣康采恩的商業顧問卡爾·雅爾充任代表。尤尼萊佛康采恩內有前任德意志中央銀行經理和“希姆萊特別任務”捐獻人之一的卡爾·伯雷星。

辛塞爾的勢力在西德經濟中的不斷增長，可以從他在一九五二年年初被任為德國電氣總公司董事會副主席的事件看得出來。在該會內他可以遇到的就有戰犯弗利克、費爾德門格斯及鄺德等。由於德國電氣總公司是在摩根的通用電氣公司的控制之下，辛塞爾與摩根的關係就成為很顯明的事。

* * *

在本書付印前不久，已經公布關於雖經“分散”，但依然是總行的德累斯登銀行董事會的成員的消息。十四個董事中有十個在戰時就參加會議，其中就有戰犯克虜伯、弗利克、林得曼及科平柏格。該行主席由上述的克·華茨擔任。該行理事會有胡果·辛塞爾和阿·霍林等，克·施萊本則列為總全權代表。

本書德文版出版之後，在西德即出版了“經濟界名人錄”。在名人錄中，我們發現胡果·辛塞爾現在還是二十一個公司的領導人。從他的例子就可以看見某些壟斷資本家仍在擴大他們的勢力範圍。辛塞爾把個別職位轉讓給德累斯登銀行的經理，但同時他自己卻仍出席一些大公司，如：金屬股份公司（麥爾登集團）、勝利廠及出口信貸銀行的董事會。

爱德华·薩尔菲尤

——政府机构中的一个壟断資本家

当一九五〇年四月間前任德意志大陆煤气公司的總經理薩尔菲尤法学博士被任命为波恩經濟部长时，更明显地表示出波恩政府机构依赖于德国壟断資本主义。因为前任政府部长、現任“具有广泛管理煤矿工業大权”的西德煤矿管理总局清理人和前德国及普魯士邦政府財政管理局长的薩尔菲尤，从来就在經濟中占据重要的职位并假借政府的职权去为壟断組織的利益活动。

还在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三年間，他就参加过經濟部关于战争及企業清理的損害賠償法的起草工作。但他不是为了遭受浩劫的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德国壟断資本家，因为他为壟断資本家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結果在外国所受的損失爭得了巨額的賠款。因此他無緣無故地就帮忙德意志大陆煤气公司为其在华沙充公的两个煤气厂，从波兰政府获得五千万馬克的贈礼。

还有一些为德国壟断資本利益的“富有成效的活动”是他从一九二九到一九三四年間担任普魯士商業部商業司司长的时候所展开的一些工作。因为商業司的职权是負責准备商業契約、監督商会、交易所及公營信貸机构的工作。

除了費尔德門格斯以外，薩尔菲尤也是布呂宁国务总理的財政顧問，而布呂宁用他的緊急法令政策不仅使德国

的劳动人民的生活不断恶化，同时由于他有系统地破坏宪法，替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准备了基础。

从一九三五到一九四五年希特勒的经济专家萨尔夫尤在德意志大陆煤气公司窃据首位。当时该公司拥有十四个煤气和九个电气供应企业，并参加了三十四个重要的煤气、电气、电车、工业和贸易企业的股份，成为动力经济中的最大六个康采恩之一。该垄断组织与德国电气总公司保持了密切关系，因为萨尔夫尤以它们共有的分公司——电气供应公司的主席身份出席该公司的董事会。

一八五五年成立的德意志大陆煤气公司由于同金融垄断组织德意志银行及德累斯登银行的合作，就不断扩大，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的资本已达四亿七千八百万马克之多。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攫取了巨额利润，而且在希特勒的掠夺战争期间该垄断集团又暂时占有了奥国的埃林—修尔希工厂及电缆电缆制造厂、捷克斯洛伐克的北波希米亚电气厂、法国的阿斯卡尼亚制造厂股份公司的分公司企业以及在苏联哈尔科夫的迪纳摩工厂。

由于用贿赂地方政府和国家机构有势力的官员的方法而取得特许权利，一向成为德意志大陆煤气公司的业务惯例，垄断资本家、战犯萨尔夫尤认为用同样方法也可以掠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财产。他在一九四五年企图利用德骚公司所有汽车将其私人财产及重要的有价值的证券运往美占领区，这种企图由于工人阶级的戒备而失败之后，他又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政府收买的卖国份子的帮助下，盗走了已经转为人民财产的达五千万马克的德骚厂的财产。

战犯萨尔夫尤从德骚逃往西德之后，不仅稳握了西德

政府的最高职位，而且也窃据了经济界的重要位置。

一九四七年，他开始在经济行政主管机构中工作。一九四八年他在现任波恩经济部长艾哈德的领导下成为经济政策总处领导人之一，并从一九四九年即任经济行政司的代理司长，直到阿登纳以其德国与外国金融集团的代理人身份而任命为国务秘书时止。最后在一九五一年四月间又被任为德国煤矿管理总局的清理人。他以“前德国及普鲁士邦政府财产管理局”局长的身份，在有关出售德国产业给美国哈里曼和摩根集团的问题中有重要的决定权。

他的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军事工业建立动力基础。他是汉堡的联合发电及采矿股份公司董事会的主席，而该公司控制了采矿工业中的三个大公司：希伯尼亚矿业公司、普鲁士矿业和冶炼股份公司及普鲁士电气股份公司。这种权力集中的重要意义可以由一个事实证明，就是参与在这些联合电气矿业股份公司企业中的股份确实有五亿二千七百万马克之多。

汉诺威的普鲁士电气股份公司至少参与二十三处的股份，其中有四处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境内，并且已经被没收成为人民的财产。该电气公司连同其所参与股份的各附属公司保证供应的区域，主要包括德国的西北部（包括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在内），并伸展到南部的莱茵—美因河经济区域。

参与重要股份的各企业中，应该提名的如下：汉堡的西北德意志电力股份公司（百分之九十八）、柏林电灯电力公司（百分之八点七五）、最后还有同瑞士、英国、美国银行发生联系的巴塞尔瑞士电气工业投资公司——大陆联合电气公司。普鲁士电气股份公司与其他重要的动力康采恩如莱

因—威斯特伐利亚电气公司、巴伐利亚地方电力供应公司等締結有契約或協議，并与联合工業企業股份公司的附屬公司、德国电气总公司及西門子康采恩等公司有密切关系。这些企業匯合一起几乎控制了西德全部的动力市場。

誠然，除了德国电气总公司及西門子外，这些企業的大部份股票掌握在国家手里，但是国际金融壟斷資本的代理人——薩尔菲尤、施林、魯·威斯特利克——是特別同美国的金融資本有联系的。他們关心到用巨額的公有資金去投資于电气器材、發电机、电綫及金屬結構等，能为制造者带来巨額的利潤。財政顧問施林是布林克曼—威尔茨公司的合伙股東，而这个公司是瓦尔堡銀行的分行之一，并且是联合發电及采矿股份公司往来的主要銀行和审核各分公司信貸能力的机构。魯·威斯特利克是国务秘書薩尔菲尤的繼任人并同麦尔登集团保持密切的联系。

此外薩尔菲尤还出席下列各企業的董事会：采矿及冶金厂股份公司（前戈林厂），由瑞士金融界的电業銀行参加股份的电气供应公司、从威廉时代起即为德国帝国主义一个重要支柱的柏林商業公司、德国審計信托股份公司。他也是民众汽車厂的顧問。从一九五二年起我們發現他又在厂址現已迁往杜塞尔多夫的德意志大陆煤气公司的董事会內。

上述同薩尔菲尤有关的一些銀行和康采恩，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从壟斷資本主义解放出来的一些国家內，失去了大量的資產和参与的股份。

波恩的战争販子的复仇政策是力圖以夺回德国帝国主义失去的陣地为基础。我們在这些西德的战争販子的匪帮中，也可以發現壟斷資本家的薩尔菲尤。

耶里馬尔·沙赫特

——軍备财政家和德国帝国主义的代表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間耶里馬尔·沙赫特短期担任“中央貨幣專員”的职务后，即被魏瑪共和国联合政府各党任为德国国家銀行的總裁，这样，一个德国壟断資本的橫行無忌的代表就踏上了政治舞台。在占据这个重要的职位之后，他就迅速地参加了所有以加强侵略性的德国帝国主义和削減民主力量为目标的陰謀。

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沙赫特即以前德累斯登銀行的經理身份，在比利时淪陷区的該行分行內工作。他用假鈔票来購買比利时的貨物，显出他以非法的手段从事金融業務的能力。

沙赫特同最有势力的国际金融寡头的密切关系，起源于締結道威斯貸款協定时，他是該借款最熱心的拥护者。他也是由这些国际金融寡头在紐倫堡絞刑架前救出来的。⊙这笔美国金融資本提出的貸款保證了沙赫特一个特殊地位，而且帮忙他把魏瑪共和国交給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集团。我們發現他很快地也参加法西斯領導集团。这些匪徒就委托他筹款資助龐大的軍备措施并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法西斯独裁統治期間所担任的許多有权力的职位，使他在希特勒与戈林之后，并列为德国最有势力的显要人物之一。从一九三二到一九四五年，沙赫特是納粹党的

⊙ 沙赫特与巴本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在不顧苏联起訴人代表的抗議下，从国际軍事法庭审讯主要战犯的控訴中同时被开釋。

黨員、國會議員、德國經濟部長、德國不管部部長及德國國家銀行的總裁。他因參加希特勒政府的戰爭罪行，就被帶到了紐倫堡的國際軍事法庭的被告席上。在其獲釋後，所有西德肅清納粹機構及法院對這位主要戰犯的一切控告，最後概予撤回停止處理。

由於美國帝國主義改變了對德國政策，一些戰犯恢復了原有的職位。沙赫特也就又出現於政治舞台上。為了使復活中的德國帝國主義展開出口攻勢，銀行家沙赫特差不多走遍了所有資本主義世界各地。他在一九五一年二月，拜訪了巴黎的巴西大使館。同年四月到十二月間，他又去過印度尼西亞、伊朗及埃及。一九五二年，他拜訪了馬德里及里斯本，並且在那里除了同他的親屬——前黨衛軍軍官及墨索里尼的“拯救者”斯科爾齊努——磋商外，還同古巴的金融巨頭進行過談判。同年在伊朗、埃及、大馬士革及羅馬等處也可以遇見他。他並且在羅馬受過教皇的接見。

差不多所有沙赫特旅行過的國家，特別是印度尼西亞、伊朗、巴西等處都給予了克虜伯廠巨量的訂貨，或者同它們有過關於交貨的談判。由於這些事實，有人揣測被特赦的戰犯克虜伯是沙赫特銀行幕後重要壟斷資本家之一。在“沙赫特的朋友和尊敬者為他慶祝六十歲壽辰（一九三七年）的祝詞集”中，克虜伯曾有一封親密的信件。他說：

“我記得你在一九三二年六月間在漢諾威的演講及同年十一月間的某次會談，在會談中你有過許多預言，其中一件是說阿道夫·希特勒將任國務總理。你所預言的，正如所發生的一樣。”

沙赫特在他最後發表的“旅行印象”中，曾總結一個報告。在報告中他提出要求增加德國資本的輸出和加強對殖

民地国家的掠夺。

沙赫特几次想在汉堡成立一个出口銀行的計劃失敗之后，終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在德国鋼鉄和煤矿大王的住在地杜塞尔多夫創設了私人銀行“沙赫特公司”。参加杜塞尔多夫沙赫特銀行開幕典禮的有西德重工業巨頭、金融家和前希特勒的国防經濟專家等。以上这些人中就有不少的人曾經在一九三二年杜塞尔多夫的工業俱樂部內亲自欢迎过希特勒宣布法西斯夺取政权和扩充軍备的政綱的。他們是战犯史汀納斯、汀柯尔巴赫、巴本及克虏伯康采恩的馬·卡·穆勒等。波恩政府及北萊因—威斯特伐利亚州政府的代表們也参加了那次德国壟斷資本家在杜塞尔多夫的聚会，这就証明波恩政府是同法西斯战犯們密切合作，他們的目的是一致的。

沙赫特对集聚在杜塞尔多夫的軍事工業巨頭們宣称“我認为必須在金融方面同德国工業合作，以期能巩固我們防衛布尔什維克主义的堡垒”。德国帝国主义想重新瓜分世界的意圖在沙赫特的下列言詞中表示出来：“我認为这种合作将使德国在落后国家有投資和貸款的机会”。

里·哥特瓦尔德領事也在沙赫特銀行內充任舍利普銀行股份公司的代表，此外在該公司內施威克兄弟及恩·許奈特也担任代表。許奈特是杜塞尔多夫工商業联合会的主席，并参加了十五个公司的董事會，其中有柏林商業公司及曼奈斯曼冶金厂股份公司；所有这些企業都同华尔街的美国金融資本有密切联系。

一九五三年二月，英国軍政府逮捕几个集結在法西斯国务秘書瑞曼周圍的納粹領袖时，他們揭露了关于沙赫特同史汀納斯集团及“阿剌伯联盟”的密切关系的詳細情况。

德国帝国主义的复活在“金融魔术师”沙赫特的积极活动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他在魏玛共和国，正如以后他在希特勒独裁统治时期一样，极力主张德国垄断资本的殖民扩张政策。

从克虏伯学校训练出来，而且已荣升为军火康采恩的德国电气总公司的统治者的战犯赫尔曼·布什尔，在上述的贺词集中，用下面的欢迎词来颂扬沙赫特在德国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中所起的作用：

“你已经了解德国土地和气候的结构，从而也认识到有必要去占有有一些天然条件比我们德国祖国更优越的土地。”

今天，沙赫特奉其幕后垄断资本家克虏伯、史汀纳斯、瑞施、施尼温得的委托，把他的兴趣特别放在近东、远东、非洲及拉丁美洲方面。一九五一年在汉堡成立的“德国殖民研究所”是在臭名昭著的战犯库尔特·卫格爾特的主持之下。沙赫特同该研究所密切合作，不断为德国帝国主义寻找新殖民地。而德国帝国主义是随时准备扩张并受美国金融巨头的支持，加刷将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上驱逐出去。

这位狂妄的争取“生活空间和解放”政策的宣传者，是波恩政府各种措施的一个热心拥护者。这些措施是以恐怖政策镇压爱国民众运动，完全取消职工会及削减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而且是完全符合沙赫特极其反动的过去历史的。

国际金融集团中属于沙赫特的外国主顾的，计有摩根集团的拉蒙特、英格兰银行的长年领袖蒙塔古·诺尔曼及美国的新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杜勒斯被认为是沙赫特的“救星”。

卡尔·希尔尼尔和馬克斯·施密得

——德意志銀行的两个牽綫人

德意志銀行的两位著名的代表卡尔·希尔尼尔和馬克斯·施密得在西德經濟中所占据的职位，是值得在一塊研究的。他俩都是以复活起来的德国帝国主义的代表和国际金融資本同謀者而为德国人民所痛恨的死敌。

四十年来我們都可以在这些由于参加軍备和軍事原料生产而获取难以置信的巨額利潤的各企業中，發現卡尔·希尔尼尔总經理的名字。希尔尼尔的禍害活动开始于一九一三年当他任电气康采恩西門子—舒克尔特公司的商業經理的时候。在二十年代間他在史汀納斯康采恩及联合鋼鐵公司工作，而該两公司在魏瑪共和国时，即已發展成为德国重工業中高度集中的大联合企業。

在法西斯政变数月之后，希尔尼尔在一九三三年七月間被任为联合制鋁股份公司的总經理，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因为他曾奉命动员这些对軍事工業有重要作用的工厂企業的生产能力去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接到這項命令后不久，他即任該軍备生产康采恩在匈牙利、意大利的許多附屬机构及苏黎世鉄矾土托辣斯与巴塞爾的国际鋁卡特尔董事会的主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希尔尼尔即在德意志石油股份公司出現，并在一九四〇年取得了該壟断組織的

總經理職位。他以大陸石油股份公司合伙創辦人的身份，同聲名狼藉的金融獵狗阿布斯共同積極參加德國法西斯掠奪占領國家內的油田。希特勒就在這個時候任命這位帝國主義的十字軍騎士為國防經濟專家來“表揚”他的掠奪勞績。

今天希爾尼爾不是拘留在戰犯的牢獄內，而是坐在一些攫取厚利的企業董事會內，如瓦爾德霍夫人造纖維製造公司、萊因—威斯特伐利亞電氣公司、西柏林的柏林電力電燈公司、海姆斯泰德的布朗斯威克煤礦股份公司、聯合工業企業股份公司及法本化學工業公司分散後的公司之一豪赫斯特顏料製造廠。希爾尼爾同英帝國主義的石油工業家的關係是基於他是汽油煤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的一員，而該公司是以掠奪為事的英伊石油公司附屬公司之一。

波恩軍國主義者曉得珍視希爾尼爾總經理的“勞績”。當他們在一九五一年成立一個所謂“投資協助公司”的監事會時（又創立一個有關重建西德軍事工業問題的中央機構），波恩當局就任命這位把工業投入戰爭軌道的可靠專家卡爾·希爾尼爾為該法西斯戰爭經濟委員會的新機構的主席。不久，他又在復興信貸銀行中擔任適當職位。該行系在阿布斯主持下的美國銀行。

在瓦爾德霍夫人造纖維製造公司、德意志石油股份公司及豪赫斯特顏料製造廠等企業內同德意志銀行代表希爾尼爾坐在一起的還有馬·赫·施密得。通過柏林電力電燈公司、巴伐利亞汽車製造股份公司、法本化學工業公司分散後的許多繼承公司、石油工業公司和法蘭克福金屬公司，就不僅同最大的美國和英國金融集團發生了關係，同時也同瑞士、比利時及瑞典諸國的金融寡頭有了聯繫。

從希爾尼爾在柏林電力電燈公司、聯合工業企業股份

公司、萊因—威斯特伐利亞電氣公司及聯合制鋁股份公司參加的股份來看，可以說明這位壟斷資本家對於波恩分立政府經濟方面勢力的強大。

同時德累斯登銀行也在希爾尼爾—施密得集團的許多公司中有代表。

在許多同希爾尼爾和施密得有着密切聯繫的康采恩的代表中，值得提及的有法蘭克福金屬公司的麥爾登和彼得遜及瓦爾德霍夫人造纖維製造公司的前任國務總理德·蓋勒及昔日將軍斯圖爾那哥，由於該公司對於德意志大陸煤氣公司和濟舍集團的影響，就同美國的哈里曼集團發生了聯繫。

在瓦爾德霍夫人造纖維製造公司的董事會內“法蘭克福環球報”的社長威·格·霍夫曼也據有一席。由於這個重要的西德報紙是西德壟斷資本家的聯合會在一九四七年成立的政治經濟協會的傳聲器，透過希爾尼爾和施密得的關係，也可以發現德意志銀行的勢力。

* * *

馬·赫·施密得是一個旅館主人的兒子，生於一八九一年。他以任國際收割機公司在羅斯托夫(頓河畔)的分公司的職員開始他的“鴻運”。國際收割機公司是屬於美國最大的農業機器製造聯合企業麥考米克康采恩的。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間他在海因里希·朗茨股份公司供職，同時也選入德國經濟組織中俄國委員會的主席團。

施密得從一九三三年起即任瓦爾德霍夫人造纖維製造公司理事會的理事，而且到今天他還是該公司的總經理。在希特勒戰爭時期，他同其他兩個大纖維製造廠——阿沙芬堡人造纖維製造股份公司及磨坊造紙及人造纖維製造公

司——的代表共同参加德国纖維企業联合的領導机构。在西方列强占領軍短期監禁开釋之后，很快又發現他在西德重要企業的領導机构內。施密得担任十六个公司董事会的主席或董事职务，其中就有龐大的康采恩，如法兰克福金屬公司、德国金銀精炼公司、德意志石油股份公司、慕尼黑轉保保險公司及重要工業企業如海因里希·朗茨股份公司、及德国漆布地毯公司。施密得与希尔尼尔同在一九五二年参加法本化学工業公司分散后的繼承公司之一的豪克斯特顏料制造厂董事会。

施密得也如希尔尼尔一样，奉德意志銀行之命出任国际商会、欧洲工業委员会德国代表团团员及“国际原料會議”原料委员会委員，而把国际金融資本势力集团的重要关系掌握在自己手里。工業巨头希尔尼尔和施密得所窃据的重要位置，表现出德意志銀行的一部分权力。他俩都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出任新成立的德意志銀行慕尼黑分行（所謂南德意志銀行）董事会的董事。

奧托·施尼溫得

——美國資本的代理人

当前任納粹經濟部司長，前德國國家銀行經理奧托·施尼溫得博士[⊖]在一九四七年被任為英美雙占領區經濟委員會財務行政處處長時，杜塞爾多夫“商業報”把他當作“慕尼黑一家著名的私人銀行的股東”來歡迎他。事實上施尼溫得是在劫收奧夫豪塞爾銀行時，大大地發了橫財。該行是由其主張在一九三八年“亞利安化”借口之下從業主手中沒收而由塞勒爾公司接收的。舊日業主奧夫豪塞爾及克雷米爾因此自殺。

塞勒爾是漢堡卡爾·茲·托馬遜銀行的合夥股東。他在戈林重新擴充德國軍備的四年計劃中曾接受重要任務，特別是關於奧格斯堡的巴伐利亞麥塞施密特飛機製造廠股份公司方面的工作。“亞利安化”的銀行塞勒爾公司的股份，大部份是受希特勒庇護的一些工業巨頭和管理高級權貴財產的人員所參加的幾百萬馬克。

施尼溫得同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叛變將軍們的關係，及其短時期在集中營的拘留，也不能絲毫變更不可否認的事實：就是在希特勒德國明顯失敗以前，他一直是法西斯戰爭和侵略政策的一個支柱。希特勒對於他的信任可以從

⊖ 施尼溫得出身於一個窩伯塔爾紡織工業巨頭的家族，而該家族是與法本化學工業公司拜耳顏料製造廠業主拜耳家族有親屬關係的。

一九三三年任命他为柏林証券交易所的中央特派員及随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他担任德国国家銀行的經理职务方面明白表示出来。

还在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五年間施尼温得就在貼現銀行理事会供职，該行为德国重要大銀行之一。当他从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五年在普魯士商業部工作时，他曾于一九二八年前往德黑兰，并以当地財政部職員的身份代表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而在这些年内，德国帝国主义采取了一系列的新突击手段来巩固它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

一九四八年四月，当他和阿布斯同时被提請主持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銀行时，由于他們所要求的广泛的仝权未蒙核准，两人就謝絕了該項任命。为了德国壟断資本的利益，法兰克福的复兴信貸銀行为他开辟了一个更大的活动陣地，而該行則是“西德經濟的核心机构”。这个所謂复兴銀行却是主管馬歇尔計劃資金的分配机构，由于該項資金的援助，使西德的經濟从屬于美国金融寡头。（該行有仝权選擇哪些私營企業需要貸款以扩大工業生产。）

复兴信貸銀行資助了杜塞尔多夫的工業信貸銀行，施尼温得也充任該行的代表。掌握該行的領導权的大壟断組織的代表，有汉尼尔集团的瑞施和卡斯特尔，謝凌康采恩的拉摩尔斯，以及費尼克斯康采恩的賽菲尔等。这种事实証明，这些中小企業的死敌只願巩固其在金融机构中的势力，而这些銀行却伪称是为滿足手工業企業的貸款需要而服务的。

在杜塞尔多夫工業信貸銀行董事会担任代理主席，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里奈尔电话机及电表制造公司任經理，又在电气工業同業公会任主席的弗·斯皮尔也曾被希特勒任

为柏林証卷交易所的中央特派員，并讓其同謀犯施尼温得在里奈尔公司的专家委员会內担任领导职位。

施尼温得除了在德国农业銀行、德国合作儲蓄金庫及德国火柴公司有势力外，他也在朱理亚·貝尔格尔土木工程股份公司及曼海姆的莱因抵押銀行的理事会据有一席。在上述最后的两个公司內也可以碰到同美国强大势力有关关系的两个壟断組織——德国电气总公司及柏林商業公司的代表。因此，施尼温得是美国金融資本在西德的主要代理人之一。

施尼温得作为慕尼黑的塞勒尔公司及諾維安斯—瑞施尔公司[⊖]的合伙股东，就通过他对于巴伐利亚一些重要的工業和銀行企業(如巴伐里亞抵押承兌銀行)的影响，获得了巨額利潤。一九五一年，施尼温得又对慕尼黑的莱因—美因—多脑河股份公司發生影响，因为該公司的股票掌握在政府的手里。

施尼温得同瑞士金融集团的关系是由于他在巴伐利亚轉保保險股份公司和其附屬公司轉保保險股份公司的管理机构內担任了职务。这两个公司是受世界上最大的轉保保險公司苏黎世的瑞士轉保保險股份公司控制的。

同时也是由于他是薩罗蒂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董事，施尼温得就同美国金融集团發生了关系，因为該公司是同摩根銀行有关的瑞士雀巢牌牛奶康采恩的分公司。

在科隆的弗尔登和吉廉姆—卡尔斯股份公司董事会內，施尼温得同三个著名的德国壟断資本家坐在一起，这三个是汉堡的家族銀行布林克曼—威尔茨公司（以前的瓦尔

⊖ 一九五二年施尼温得和他的伙伴諾維安斯被任为瑞典总領事，瑞典領事館的办公处即設于諾維安斯—瑞施尔公司內。

堡銀行)的經理布林克曼、科隆的家族銀行沙羅蒙·奧本海姆公司合夥股東費爾德門格斯及法蘭克福金屬公司的主席麥爾登。施尼溫得最近也在法比盧聯合鋼鐵公司的附屬公司艾施威勒礦業組合內充任代表。

歐洲最大的電纜廠弗爾登—吉廉姆—卡爾斯股份公司和其二十個分公司僅是法比盧聯合鋼鐵公司的一個附屬企業，而法比盧聯合鋼鐵公司是受比利時和法國幾個最大的工業和金融壟斷組織控制的，即受華比銀行總行、布魯塞爾銀行、許奈特康采恩以及康采恩創辦人的家族巴班森所控制。法比盧聯合鋼鐵公司是鋼鐵加工業中最有勢的國際性的和分支機構最普遍的康采恩。它在比利時、法國、阿根廷、巴西和南非都有分支機構。法比盧聯合鋼鐵公司的國際勢力還可以由下列一個事實來着重地說明，就是它的主席阿·麥耶從一九二八到一九三八年的整十年間擔任着國際鋼鐵協會的主席。

施尼溫得在一九五二年年底接任商業銀行——西德銀行同業公會——杜塞爾多夫分行董事會的主席也跟他一樣，其他的前德國國家銀行高級職員在西德的銀行和信貸事業方面起着領導的作用。前任國務總理和國家銀行總裁赫·路得是慕尼黑的銀行麥爾克—芬克公司的合夥股東，同時也在巴伐利亞抵押承兌銀行內同施尼溫得碰在一起。麥爾克—芬克公司曾經經理過希特勒的私人財產。

前任德國國家銀行顧問的威·波茨克斯今天是工業信貸銀行的主席和復興信貸銀行董事會的董事。

39 施尼溫得是在西德經濟界占重要职位的少數權貴階層的一員。他在公營貸款和信用監督的機構中發生特別大的影響。

弗利德里希·斯宾拉特

——西柏林的一个靠军事生产发财的工业巨头

德国首都——柏林的分裂，是为了拯救壟断资本的企业，并使它成为美国准备战争计划中的一个军事桥头堡。民主市政府力求恢复统一的一切企图，虽经苏联占领当局支持，却因碰到了西柏林行政机关的破坏态度而遭受失败。指导西柏林走向灭亡政策的主要负责人是庞大的康采恩德国电气总公司经理弗利德里希·斯宾拉特。德国电气总公司连同其遍布于世界各国的联系成为德国帝国主义的重要支柱。这个资本主义的大堡垒的经理从来就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鼓舞者。

曾任亚琛及科隆市政府技术专门委员的斯宾拉特，从一九三一年起即被任为德国电气总公司“車輛”部的主任，随后他又参加了该庞大康采恩的理事会。从此，他进入了德国最有势力的壟断资本家的集团中。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同柏林冷战贩子恩斯特·赖特尔教授发生了友谊关系，因为赖特尔教授在其任柏林交通企业经理时，即将获利优厚的订货单交予德国电气总公司。

在法西斯德国溃败之后，德国电气总公司无限权威的统治者及国防经济专家和战犯赫尔曼·布什尔“被革职”退居汉堡以后，斯宾拉特即夺取了德国电气总公司的领导权，而该公司几十年来都受世界上最大的电气工业壟断组织通

用电气公司的控制。这个康采恩是依靠摩根銀行經濟力量的。

杜塞尔多夫“商業报”称为“西柏林經濟界的領導人物”的斯宾拉特是西柏林鼓动战争最有力的一个人。他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桥头陣地前哨”中，执行阿登納政府敌視人民的战争計划。

当一九四六年决定沒收德国电气总公司的日期后，斯宾拉特即以壟断資本利益的瘋狂代表人身份出現。他企圖橫蛮地否認德国电气总公司曾以生产軍用品的壟断組織身份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正在德国电气总公司的柏林厂內，在战时制造过地雷、手榴彈、探雷器、探照灯、炮管以及其他許多的軍需品。無綫电訊有限公司的經理許瓦比曾在战时宣称过：“無綫电訊公司是国防軍的耳目”。一九四六年柏林的金屬工人借助于有势力的右翼职工会領袖曾經決議要求把斯宾拉特当作战争罪犯提交审判，而該項決議竟未被执行。

德国电气总公司在扩充軍备及希特勒侵略战争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可以由該公司的營業額和利潤数目証明出来。德国电气总公司的營業額：一九三六年为三亿一千六百万馬克，一九三七年为三亿九千七百万馬克，一九三八年为四亿八千七百万馬克，一九三九年为六亿零四百万馬克。在战争爆發之后營業額更增加了一倍。德国电气总公司的股本也从一九三五年的一亿五千万馬克增为一九四二年的二亿六千万馬克。

德国电气总公司營業額和營業範圍的显著增加（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間从二亿七千万增为四亿三千二百万馬克）首先是由于出口的增加，也就是說該电气康采恩夺回

了它以前的国外的障地并投入軍事生产[⊙]。

斯宾拉特对于西柏林的冷战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結果表现为經濟破产，大量失業和对劳动人民的恐怖——这就說明了作为龐大壟断組織德国电气总公司的經理他所具有的势力。

拉德諾指出德国电气总公司“远在一九〇七年即無疑地表現为一个在集中的領導和形式下的最龐大的經濟組合”。該壟断組織在一九一二年即控制了共拥有十五亿馬克資金总額的二百个附屬公司。一九三九年，德国电气总公司在二十八个国家內就拥有三十五个代理处和貿易公司。

这个重要的电气康采恩同美国壟断資本的关系是有长久历史的。德国爱迪生公司在一八八三年成立后，一九二二年它即和通用电气公司訂有合同。通用电气公司即在一九二九年及一九三六年攫取了德国电气总公司的股票。通用电气公司及其“友好的”企業运输銀公司与西美电气公司在一九五一年进行重估資本之前，即拥有五千六百万馬克的德国电气总公司的股票，就是說占該公司二亿六千四百万馬克資本总額的百分之二十一。

在一九四二年以前，有五个美国人参加德国电气总公司的董事会，也有阿登納博士的心腹密友和經濟顧問如罗·費尔德門格斯、弗·恩斯特及三个大銀行的代表出席董事会會議。一九五二年还有特赦的战犯鄺德及弗利克参与其間。赫·温克豪斯即以曼奈斯曼康采恩代表身份代替战犯威·蒼根出席。瑞士信貸銀行也有一位代表坐在德国电气总公司的董事会內，說明該公司与国际金融資本的密

⊙ 一九五二——五三財政年度德国电气总公司的營業額增到五亿三千四百万馬克。

切关系。

斯宾拉特除了担任德国电气总公司及几个重要的附属公司如無線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及压力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理事会主席，德国电气总公司的其他分公司的董事，如欧斯拉姆电气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及汉堡的德意志造船股份公司、汉堡高架铁路股份公司、柏林的地方電車及电力厂总公司、卡密失的巴伐利亚爬山電纜車股份公司、文登諾尔休特的国民汽車股份公司、汉諾威的电气供应公司、柏林的菲諾夫制銅工業股份公司、柏林伊尔森堡制銅股份公司、柏林的电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柏林車用灯制造股份公司，此外他还在其他别的企業內發生影响，例如：威斯巴登的朱理亚·貝尔格尔土木工程股份公司、西柏林的苏尔特斯釀酒厂股份公司及柏林中央銀行。他同克洛克納康采恩的統治者君特尔·赫勒同时坐在西德联邦鐵路理事会內。

柏林中央銀行是控制西柏林經濟的信貸机构之一。該行董事会的主席是弗·恩斯特。他在希特勒統治时期是銀行信貸業中央特派員和紐倫堡法案的起草人之一。他現在是德国电气总公司董事会的主席及法兰克福金屬公司附属公司之一的私人銀行德尔布律克—石克萊公司合伙股东之一。此外他还主持柏林工業投資公司，而該行是同臭名昭著的維伯銀行有关的。

德国电气总公司董事会的前任董事(一九五二年以前)克·拉摩尔斯在柏林电力电灯公司及謝凌股份公司充任代表，現在他主持柏林工業銀行。該行和柏林中央銀行由于个人的結合同西柏林最大的銀行机构——柏林銀行股份公司發生了联系。柏林銀行的主席是西柏林市政府的領導人賴特尔。壟斷資本家的斯宾拉特憑借上述这些心腹人的帮助

控制了西柏林的金融界。

自一九五二年斯宾拉特参加柏林商業公司后，就同美国金融資本發生了密切的关系，这更足以証明这位德国壟断資本家就是华尔街的可靠信託人。

一九五二年，斯宾拉特与赫·弗·阿尔貝特律師鑽进了德累斯登銀行的柏林分行——工商業銀行。阿尔貝特是阿尔貝特—威斯特利克及豪斯律師事務所的合伙股東，而該事務所是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一同代表美国几个大公司(如杜邦公司、福特公司、国际電話电报公司等)的利益的。

斯宾拉特在哈根蓄電池厂股份公司內是战犯布什尔的繼承人，而該厂是一个壟断組織，受鄭德集团、德国电气总公司及西門子所控制的。

斯宾拉特以工商業联合会及工業委员会的主席身份，把西柏林的經濟置于美国壟断資本統治之下。而且他今天仍以巧妙手腕去爭取軍事訂貨。因为只有軍事訂貨，正如德国电气总公司所証明的一样，才能获取最优厚的紅利。

在一九四八年十月間成立了工業委员会之后，斯宾拉特曾向西柏林各企業寄發下列通知書：

“美英軍政府曾表示希望要获取西柏林工業經濟財政需要的概況，并授权我們进行必要的調查。这些材料将作为交涉以資金供应西柏林工業經濟为目标的根据。因此，我們的要求只是为了滿足最迫切的資金需要。”

这位反动的壟断巨头也是柏林世界經濟协会的主席，这当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因为在該会內所有鼓励重整西德軍备和蓄意复仇的黑暗力量都碰在一起了。

資本主义在工人階級中的代理人，如右翼职工会領袖

的沙尔諾夫斯基及迪特利希，在該組織內是同苏尔、勒伯、巴德及腓特等一起共同和侵略的德国帝国主义和人民死敌的壟断資本家斯宾拉特合作的。

在这个德国帝国主义者的經濟协会內，同弗利登斯堡及前駐西門子康采恩的秘密偵探許威林格碰在一起的，还有西門子家族的一个亲戚馬尔特参司长，法兰克福金屬公司的麦尔登，蒂森康采恩的威廉·瑞倫总經理，“联合鋼鉄公司清理人”赫·格·苏尔，前任德国煤矿管理总局局长亨·科斯特及哈·弗·阿尔貝特律師。任該会理事会理事的又有德国工業联合会主席弗·貝格、柏林維多利亞保險康采恩的經理伯·施密特以及美国法斯通橡胶公司的附屬公司“費尼克斯橡胶公司”的阿·賽菲尔。

由于战争政策的后果，压在西柏林劳动人民肩上的重担及迫害进步人士的恐怖政策，应当首先記在靠軍事生产發財的工業壟断資本家的斯宾拉特賬上。

弗利德里希·恩斯特

——希特勒和阿登納統治下的委員

大股东兼銀行家和前普魯士商業部司長弗利德里希·恩斯特，在一九三一年曾由以頒布緊急法令出名的總理海因里希·布呂寧任命為德國中央金融特派員，以便“在嚴重的銀行危機時期把德國金融業重新建立在堅固的基礎上”。而實際上是為了軍國主義化，借助於違反憲法的緊急法令來降低工資和撤消社會機構。

恩斯特受到希特勒的特別信任，於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期間充任中央金融特派員，以後納粹司法部長任命他為“中央特派敵產管理專員”。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他成為著名的德爾布律克—石克萊公司的股東。⊖這些國際性大康采恩參與德國經濟的股份，在戰時由於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心腹人如恩斯特、費爾德門格斯、阿布斯、威斯特利克及布林克曼等人的庇護，沒有受到絲毫損失。

在銀行“亞利安化”和紐倫堡法的起草工作中積極幫助希特勒的恩斯特，在一九四六年以基督教民主聯盟候選人的資格（獲得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支持），擬接任柏林市財政局局長的職務。但民主人士堅決反對反動勢力將這個罪惡

⊖ 這個在一七一〇年成立的銀行是德國長期最重要的家族銀行之一。它的合夥股東阿達爾伯特·德爾布律克在一八七〇年創立了德意志銀行。科隆的家族銀行德爾布律克·哈特公司即屬於這一集團。

重重的希特勒銀行家安插在柏林市政府机关的重要职位上。在这种激昂憤慨的反对下，連西德的“每日鏡报”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七日也写道：“誰曾充任过希特勒的銀行委員，今天就不能任市財政局局长的职务。”西德的“电訊报”也說：“如果誰曾充任过希特勒的中央特派員，那末‘第三帝国’的負責当局至少会确信这个人不是它們的政治敌人。”由于柏林劳动人民的抗議，盟軍司令部就沒有批准他充任柏林市財政局局长。

但是由于西方占領列強和它們的德国伙伴的軍国主义和分裂政策，这个希特勒的中央特派員不久又出头露面。他在西柏林所实行的单独幣制改革和成立寄生性的兌換所的工作中均占首要地位。今天他是柏林大銀行和家族銀行工作委員會的主席，同时以柏林中央銀行理事会主席的資格成为西德銀行業中的首脑人物。

波恩的战争販子重視这个有經驗的希特勒銀行家的政治活动，曾在一九五〇年一月請求委派他为西德政府駐西柏林的代理人。只因波恩当时在西柏林榨取借款遇到种种困难，才沒有任命他担任这项职务。

一九五一年三月阿登納任命恩斯特为“联邦內閣經濟協調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認為他是一个“得力助手”。这个任命完全符合阿登納的政治路綫，他为了軍国主义化越来越多地把战犯安置在行政和經濟方面的重要位置上。

阿登納想把“各个部的經濟政策協調起来”的企圖，因为遇着了艾哈德在机关內部的反对（他說“老头子独裁欲望过甚”）而归于失败，于是負協調責任的恩斯特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宣布辞职。

銀行家恩斯特的政治势力是由他参与了無数企業中的

股份而产生的。他是迁往汉堡的銀行德尔布律克—石克萊公司的合伙股东，而該銀行就是雄厚的法兰克福金屬公司的附屬公司。希特勒的財政顧問、壟斷資本家阿布斯也由該行开始他的官运。

恩斯特同柏林商業公司和德意志銀行之間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德国电气总公司（該公司受美国最大的电气康采恩摩根通用电气公司控制）。

恩斯特也担任几个迁往西方的公司的董事，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公司原有企業已变为人民的财产。例如他是迁往不倫瑞克的西里西亚鋅矿冶炼股份公司董事会的主席。法兰克福金屬公司的旧業主——德尔布律克—石克萊公司，唐納斯馬克的大地主福斯特·汉克尔，巴黎和布魯塞尔的財閥們，力圖“再夺回”永远落入国际壟斷資本影响下的那些势力范围。

在厂址原在下西里西亚現已迁往新烏尔姆的格魯維茨紡織厂內，銀行家恩斯特代表着麦尔登—德尔布律克集团的利益。在該厂內除了一意向外擴張的迪里希集团外，还有德意志銀行和柏林商業公司的代表。

通过柏林中央銀行及德国电气总公司，恩斯特也与賴特尔柏林銀行及西柏林的萊因金屬—包尔齐格股份公司联系着，該厂的董事会也用丰富的紅利豢养了西柏林的右翼职工会的领导人沙尔諾夫斯基。我們也看到恩斯特以柏林工業投資公司經理的身份，同“銀行家”和“金融投机商人”汉斯·維伯往来甚密。

在普魯士礦業及冶炼股份公司和同它有联系的西柏林的柏林电力电灯公司的董事会內，恩斯特同賴特尔教授、市財政局长哈斯（柏林銀行及包尔齐格公司）、銀行汉·維伯

股份公司的波特納、謝凌康采恩的拉摩尔斯及西門子的納粹秘密警察头子許威林格等交头接耳。

在希伯尼亚公司（該公司和它的总公司联合發電及采矿股份公司的股份已归国有）的董事会內，战犯恩斯特、赫·施林、魯·威斯特利克和法本化学工業公司的阿·阿布魯斯同右翼职工会領袖腓特及奥古斯特·施密特集聚一堂。

柏林火險公司也屬於恩斯特所参与的柏林集团股份公司。柏林火險公司同大保險壟断組織、特別是同符騰堡火險股份公司及巴伐利亚轉保保險公司有密切联系。而巴伐利亚轉保保險公司完全是苏黎世的瑞士轉保保險公司的附屬公司，并且受另外一个希特勒中央特派委員、壟断資本家施尼温得的控制。

在恩斯特充任股东的西德企業中，最重要的是拉丁根的杜塞尔多夫鑄鐵公司（奥托·烏尔夫康采恩的分公司）及埃森的魯道尔夫·卡尔斯塔特百貨股份公司。

奥托·烏尔夫康采恩是从一九〇四年在科隆成立的一个鉄批發商店發展起来的。烏尔夫是創辦联合鋼鉄公司的两个公司——“萊因鋼鉄厂”和“費尼克斯”的股东。以前在对俄国及中国的貿易中占着重要地位的烏尔夫康采恩，現在与联合鋼鉄公司共同控制了西德全部的薄鉄板生产。

一九四四年，仅仅一个烏尔夫康采恩就在德国控制了二十二个工業企業和十六个商業公司。这个龐大的家族企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起即不断扩充它的势力，現在同科隆的私营斯坦因及奥本海姆銀行有特別密切的联系。創辦人的兒子奥托·烏尔夫·馮·阿穆隆恩根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就是德意志銀行的董事之一。

一九四〇年战犯奥托·烏尔夫逝世时，首要战犯戈林致以下列唁詞：

“奥托·烏尔夫逝世的消息使我感到非常沉痛。逢此严重損失时，我謹向你們——加斯柏先生和斯得斯列本先生——表示誠懇的唁慰，并請你們将我深厚的同情轉达給死者的家屬。德国丧失了一个像死者的偉大商人，他对德国經濟的勞績是永垂不朽的。我个人也由于他的逝世失去了一个在經濟的領導工作中以忠言和实际行动經常帮助我的正直人士。謹此哀悼！

戈林——大元帅”[⊖]

希特勒的銀行家恩斯特同外国壟断資本的許多关系如下：通过德国电气总公司他即与摩根集团的通用电气公司联系着，因为从一九五二年起他即任該公司的董事长；通过柏林电力电灯公司他与英美的施罗德銀行有了联系；最后通过柏林火險公司他又与瑞士的金融集团联系着。

恩斯特現在也代替斯宾拉特担任德国联邦鐵路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在分配訂貨时他代表德国电气总公司的利益。恩斯特以發展国外經濟协会領導人的身份，在急欲向外擴張的德国帝国主义体系中占据了一个重要职位。

西柏林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康采恩和大銀行对于公用企業的影响日益增长。参議員、市长、众議員和右翼职工会首領經常同康采恩和銀行的头子們在董监事会內商討事情。他們共同主張的軍国主义和分裂政策是靠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来实现的，因此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日形恶化。

恩斯特以統一德国問題研究会西德权益代表人的身

⊖ “奥托·烏尔夫紀念集文獻”，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份，屬於德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分子集團。這些侵略分子認為恢復德國的統一，就是以武力占領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并把企業歸還壟斷資本家。現在文件證明，該研究會積極參加了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法西斯騷動的准备工作。委員會的宣傳品很早就着重談論“X日”，騷動的組織者希望在這一天實現其強盜式的野心要求。

銀行家恩斯特深得波恩戰爭煽動者的信任。一九五一年西德聯邦政府的總統豪斯授給他大十字勳章。

康拉德·阿登納

——帝国主义者的国务总理

究竟是什么使西德分立政府的国务总理康拉德·阿登納頑強地不顧德国人民的意志，奉行分裂德国的政策，并把西德拖入美国帝国主义創立的侵略协定体系呢？

究竟是什么使这位政客动员黑暗的反动势力，去反对以建立一个民主、統一的德国并締結和約为目的爱国的民众运动呢？

現在，当阿登納企圖借助于国家政变来貫徹他的战争条約的时候，千百万具有爱国情緒的东西德人民都在暗自思量这些問題。

阿登納所以同声名狼籍的德国重工業界和金融界的重要战犯們，同被打敗了的希特勒將軍們和納粹外交家們一起奉行背叛祖国的政策，是由于阿登納因为同金融資本有多方面的实际关系而不能成为德国人民民族利益的捍衛者，只能成为国际金融寡头的可靠代理人。

这个德国人民的死敌，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在成立分立萊因政府的拥护者之中占据了重要职位，現在他是复活的德国帝国主义最有侵略势力的政治代表。德国帝国主义的代表經常在幕后拉傀儡的綫。美国帝国主义允許这些集团在参加軍事协定后在欧洲拥有优势地位。阿登納受了这些集团的委托，用各种方法反对德国統一。他按照希特

勒的方式制訂外交政策，并用法西斯恐怖手段去鎮壓反對他那反民族政策的人。

如果我們把阿登納看作是从屬於美國銀行的德國康采恩利益的代理人，那末这个好战的帝国主义的主要傀儡對於民族利益毫不在意就很显然了。从这个观点来看，把阿登納同国际金融資本多方面的关系加以詳細研究，是很有趣味的。

閱讀了上述德國壟斷資本家傳記的讀者們，都不能不明了西德國務總理阿登納同一些大工業和大銀行巨頭，如維爾漢、辛塞爾、赫勒、費爾德門格斯等有着極密切的关系。

当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第三年，即一九一七年，阿登納主持科隆市政府財政局時，曾被選為这个萊因區域首邑的市長。同時他又被威廉第二任命為普魯士議會上議院的議員。因此他与所謂“科隆集團”中的大老板有着深厚的关系，这个集团中有奧本海姆銀行及斯坦恩銀行的老板，有奧托·烏爾夫康采恩的老板。

金融巨頭路易斯·哈根，即以後与奧本海姆銀行合并的阿·列維銀行的股東，至少是六十四個企業的董事。他是主張把萊因區域从德國分裂出来的主要鼓動者。一九一九——一九二三年間阿登納受了哈根的委托，支持萊因工業巨頭中分立主義者的罪惡陰謀——这些工業巨頭由于惧怕革命，企圖建立一个独立的萊因國。今天奧本海姆銀行的一个股東，战犯費爾德門格斯，是阿登納的經濟顧問和党内同事。費爾德門格斯在希特勒德國崩潰之後不久，参与了一件盜賣德國人民財產給帝国主义西方列強的肮脏貿易勾當。

从这些年代起阿登納即与科隆銀行約·赫·斯坦恩有

了关系，該行的共有主——庫尔特·馮·施罗德男爵，是帮助建立納粹专政的一个最著名的人物。

阿登納与金融集团关系的扩大，是在几年之后，这时他任德意志銀行董事会的董事，并参加了十五个大公司的董事会。这些公司中有德国民用航空股份公司、萊因—威斯特伐利亚电气公司、科隆的萊因褐煤矿及煤磚制造厂公司。最后的两个公司受联合鋼鐵公司的控制。臭名昭著的工業巨头如史汀納斯、芙格勒尔、蒂森及弗利克等，均在联合鋼鐵公司中充任代表。

科隆集团中的一个著名人物是重工業巨头普·西弗尔伯格。他是萊因魯尔同業公会會員和萊因褐煤辛迪加的总經理。阿登納以德意志銀行及龐大的壟断組織——西門子公司参加者的身份，以法兰克福金屬公司和弗尔登—吉廉姆股份公司参加者的身份，成为萊因、柏林与法兰克福金融集团之間的联系人。

科隆銀行家庫尔特·馮·施罗德，是萊因褐煤矿及煤磚制造厂公司董事会的董事，是弗尔登—吉廉姆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董事，是联合人造絲制造公司董事会的董事。施罗德的銀行直到今天还参与了克洛克納康采恩。

在这种联系中值得特別指出的是，由于多方面的个人联系，这些康采恩的利益直到今天都是緊密交錯着。著名的康采恩领导人西門子和麦尔登多由他們的叔伯兄弟或兒子接替了。此外还有列尔、阿布斯、布瑞希特、赫勒等人，他們都是德意志銀行的重要人物，也是阿登納的朋友和顧問。

阿登納的密友銀行家費尔德門格斯，可在联合鋼鐵公司、德国电气总公司及克洛克納康采恩的董事会內遇到。同时阿登納女兒的公公、諾斯的銀行家和工業巨头維·維尔

汉，也在西德的另外两个大銀行——商業銀行及德累斯登銀行內充任代表。費尔德門格斯曾在一個时期內曾担任德累斯登銀行的副總裁。維·維尔汉在一九五二年参加了商業銀行的董事會。

阿登納所以同德累斯登銀行有密切关系，也是由于他同該行的法兰克福分行领导人胡·彼·辛塞尔有亲戚关系。最后，通过維尔汉的家族，阿登納总理与約瑟·弗令斯紅衣大主教發生了联系，并通过辛塞尔的家族，又与美帝国主义的最著名代表摩根及洛克菲勒取得了联系。辛塞尔家族的美国分支家长是摩根銀行的合伙股東。这个家庭的一个女兒嫁与美国前駐英大使路·威·道格拉斯，另一个女兒嫁与前美国駐西德的高級專員約翰·麦克洛埃（代表洛克菲勒的利益）。洛克菲勒的內兄温·威·阿尔德里奇被派充駐英大使后，麦克洛埃即接任大通銀行董事長。

摩根对德累斯登銀行也發生影响，辛塞尔与費尔德門格斯参加了西德最大的电气工業康采恩德国电气总公司。該公司几十年来是摩根的通用电气公司的分公司。在这个龐大的壟断組織的董事會內与辛塞尔及費尔德門格斯同时列席的，有德意志銀行和商業銀行及柏林商業公司的代表。同时在該公司董事會活动的还有釋放了战犯弗利克。上述的科隆金融家奥托·烏尔夫，多年来充任德国电气总公司董事會的董事。

壟断資本家維尔汉是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气公司及其主要的分公司电气股份公司（以前的拉麦尔公司）董事會的董事長。辛塞尔也在該公司內活动。

华尔街对于西德經濟的重大影响，不仅靠許許多多的亲戚关系来保証，靠亿万富翁摩根、洛克菲勒、福特等直接

投入股份来保证，靠贷给德国工业企业（联合钢铁公司、西门子）及公共社团大量借款来保证，而且也靠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机构的全部力量——包括马歇尔计划、大西洋公约及一般性条约来保证。

这种权力也扩张到其他的西欧国家，而这些国家也参与西德的经济，特别是属于德意志银行集团的许许多多的康采恩。

美国的职工联合会——劳联和产联及梵蒂冈，由于同康采恩的合作，也加入了这种紧密的金融方面联系和影响的网。

阿登纳和科隆集团中他的亲属和政治朋友，也控制了“天主教企业主联盟”。该联盟由维尔汉家族的亲戚弗令斯红衣大主教主持。企业主联盟的组织者是工业巨头和钢铁工业的监护人汀柯尔巴赫和瑞伦。汉斯·彼得·维尔汉在该联盟中起着重要作用。

该联盟的主席是科隆的第一号重要人物弗·葛莱斯。这位科隆工商业联合会的主席是美国亿万富翁福特的著名代理人。福特的祖父是首先贷款给希特勒的人之一。

今天福特基金不特拨款给西德的各大学，同时也津贴各法西斯恐怖或破坏分子组织，像西柏林的蒂利希匪帮。福特基金的管理人是前任马歇尔计划“援助”的负责人保·格·霍夫曼。他曾受福特、洛克菲勒及摩根的委托，在选举艾森豪威尔的运动中充当最热心的宣传员。

在阿登纳的“朋友和顾问”中，随时都可遇见声名狼籍的战犯和纳粹专政的创立者。冶金工厂主和枪炮大王克虏伯、弗利克、蒂森、英格勒尔、克洛克纳等，也都如科隆的家族银行家费尔德门格斯、冯·斯坦恩、冯·施罗德、冯·奥本海

姆、电气工业巨头西门子和布什尔等一样，载在美国的战犯名单中。德意志银行的董事库尔特·霍格尔特，现任德国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主席，他的名字也可在这部德国战犯年鉴中找到。

除了这些正式宣布为反人道的战犯或金融资本家的人以外，成为阿登纳亲密的同事的还有许多以前纳粹军事经济的领导人，例如联合人造丝制造公司的恩·维斯、弗尔登—吉廉姆康采恩的总经理弗·雷曼，莱茵褐煤辛迪加的经理及德意志银行的董事格·布瑞希特，庞大的科隆康采恩的前任经理奥托·乌尔夫。

由于参加准备和进行法西斯侵略战争，赫勒和辛塞尔在希特勒德国崩溃之后，曾一度被短期拘留，但由于他们与国际金融资本的关系，很快又恢复了自由。

在垄断资本家蒂森、茨格勒尔、克洛克纳、布什尔逝世以后，代替他们的是他们的追随者和门生瑞伦、汀柯尔巴赫、赫勒及斯宾拉特。库尔特·冯·施罗德男爵仍然是科隆斯坦恩银行的共有主。奥托·乌尔夫的儿子已经取得了他父亲的企业的领导权。从一九五二年九月起他又在德意志银行内占据了适当的职位。

在所谓反卡特尔化（它没有使财产关系发生决定性的改变）结束之后，莱茵和鲁尔区域的重工业所占的优势地位，以及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和大银行所占的统治地位，依然是不可侵犯的。在阿登纳的统治下，在帝国主义占领列强的支持下，希特勒的债主和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煽动者，为了国际垄断组织的利益，破坏西德的经济。在欧洲煤钢联营、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继承组织及迅速发展起来的航空工业的领导人中，可以发现著名的战犯。

我們經常一再碰到費爾德門格斯、阿布斯、布瑞希特、赫勒、辛塞爾、瑞倫、汀柯爾巴赫、衛格爾特、法蘭克福金屬公司的經理麥爾登、阿登納的親密同黨列爾、布列坦諾和麗德。被阿登納任命為內戰部長的列爾，多年來就是聯合鋼鐵公司董事會的董事。他曾任德意志銀行杜塞爾多夫分行的經理，到今天他還是萊因—威斯特伐利亞電氣公司理事會的理事。

關於阿登納的家族直接參加軍事工業的情況，一九五二年九月五日“孚爾達人民報”在“阿登納家族參加的事業”的標題下，作了有趣的報道。當西德總理的兒子馬克斯·阿登納旅行去英國參觀一個航空展覽會的時候，該報報道：

“……若是在‘一般性條約’批准之後，又允許建立德國的航空事業，則人民可推想到阿登納的家族也將像海因克爾、道尼爾等的家族一樣，參加一個日益擴展的龐大事業。”

阿登納的家族成員我們可以在西德許許多多的著名企業內見到。小康拉德·阿登納承繼了他父親傳給他的電氣企業，並參加了萊因—威斯特伐利亞電氣公司許多分公司的董事會。他是褐煤礦區萊因電氣公司理事會的副主席。而這個公司是受萊因褐煤礦及煤磚製造廠股份公司[⊖]操縱的一個分公司。他也是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德國電氣業協會理事會的顧問。這個協會是維護萊因—威斯特伐利亞電氣公司、德國電氣總公司及西門子公司等大壟斷組織的利益的中樞機構。褐煤礦區萊因電氣公司的重要性是非常明顯的，它年產十三億瓩時的電力，供應科隆城用電。

⊖ 在該公司內居于領導地位的是維爾漢、奧本海姆及阿布斯等集團。

如上所述，西德总理的第二个兒子馬克斯·阿登納，对正在复兴中的西德航空工業表示兴趣。“复活軍国主义的总理”的侄兒庫尔特·阿登納，是一九五二年七月間在卡塞尔恢复起来的容克飞机及發动制造厂股份公司的創办人之一。根据一九五二年十月三日汉堡“世界报”报道：“該公司將承担重大的任务”。他也参加了柏林德国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董事会。二十年前他的伯父阿登納博士也主管过这个公司。从一九五一年起这个公司即在“清理”中，这个公司前任總經理庫尔特·衛格尔特又以德意志銀行代表的身份，出现在这个公司的董事会內。这个董事会的另外一个董事赫·麦波姆是汉堡美洲輪船公司的理事。通过麦波姆的关系，这个公司又与美国的哈里曼集团發生了联系。

阿登納的女婿赫尔曼·約瑟夫·維尔汉，在与利貝特·阿登納結婚数月后，就当上了斯特拉巴格建筑股份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在把西德变为战争营垒的过程中，这个公司攫取了巨額利潤。这个公司一九五〇年的營業报告書指出：“在一九五〇年期待的繁荣情况已經到来。公司完成了許多关于基本建設工程的設施。在一九五一年營業周轉額將有更大的增长。”

这个軍事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同德意志銀行、奧本海姆家族銀行及維尔汉集团的利益相联系。

以上所述，証实“重整軍备的总理”阿登納家族，在大軍火貿易中占有有利的地位。因此，阿登納和其党羽是乐于加速扩大軍事生产的产量的。

德国的历史充滿了政治贪污的例子。俾斯麦有他的“机密費”；一九一八年史汀納斯捐助过“反布尔什維克同盟”基金；基尔道夫經管过鎮压德国工人运动的基金，該項基金后

来归入納粹党的財庫；蒂森撥款接济过希特勒；“德国党衛軍的朋友們”捐助过希姆莱千百萬的款項，帮助他去鎮压德国人民的反法西斯力量。庫尔特·馮·施罗德管理过科隆斯坦恩銀行內所存的德国大工業巨头为了类似目的捐助的款項。

一九五一年八月，希特勒的銀行家阿布斯，从美国“复兴信貸銀行”的資金內撥出一千五百萬馬克，給煽动戰爭的西德报界。“忠于政府”的报纸靠这项贪污得到了巨款。麦克洛埃說明了發給这些賄賂金的必要性，因为西德的报纸“往往从过份狹窄的純德国观点去說明世界政治事件”。

西德“重整軍备的总理”拥有所謂“阿登納基金”，这是一笔由西德的工業巨头和財閥們捐献给他的政治賄賂基金。德国工業联合会主席弗里茨·貝格，在發給西德工業巨头們的通告中，号召他們“至少繳納一千馬克款項，来創立一笔‘康拉德·阿登納基金’。在通告中还說：

“德国工業从幣制改革后产品量的增长，使企業主不得不無条件地承認，阿登納当內閣总理，对于德国工業的情况和所有权的保障發生了何等良好的影响。”

此外，还有“批准条約的基金”。管理該項基金的除了費尔德門格斯以外，还有貝格、雷蒙德、阿布斯及赫勒等人。

在魏瑪共和国时阿登納被人称为“市长中之王”，因为他以科隆市长身份所作的活动，每年得到十一萬馬克。众所周知，他在这个时期借交易所的投机机会，侵占了荷兰的通用人造絲联合公司的股票。这个企業是联合人造絲制造公司的总公司，参加該公司的还有阿登納的朋友，如阿布斯、赫勒和麦尔登等。

一九二九年，阿登納由于主張实行人造絲进口关税的

緣故，接受了通用人造絲聯合公司一百万馬克巨額股票的回賄。當這筆賄賂在一九四〇年被揭露之後，阿登納偽稱他收受該筆款項是為賠償他所受通用人造絲聯合公司股票跌價的損失。

最後不能不提到，在一九三五年好幾個銀行的報告書中，都牽涉到交易所投機份子阿登納說他“不履行諾言”的人。

* * *

阿登納同西德的大壟斷資本家、銀行家，以及同強大的國際金融集團的多方面的有利關係，是十分明顯的。阿登納充任同他有密切經濟利益關係，同他有親屬和友誼關係的國內外工業與金融巨頭的代理人，他取得了由西方列強不顧德國人民意志組成的分立政府的總理職位。

當這位壟斷資本家、掠劫犯和交易所的投機份子，以國務總理的身份宣稱維護“西方文化”時，他所指的是股票和證券的市價，因為他是沒有祖國的金融巨頭們的幫凶。

結 論

在这本揭露西德最大的銀行老板和壟斷資本家——从阿布斯到辛塞尔——的著作的結論內，作者想向讀者指出国际壟斷資本代表人物的利益和联系的錯綜結合情况。这种联系往往是極复杂而且不易發現。

总的來說是：

一、銀行与工業壟斷組織的結合及由此产生的它們的利益的一致。

二、外国壟斷資本滲入西德的經濟中，其結果是它干涉西德的內政。

三、波恩的国家机构从屬於壟斷組織，国际金融集团同波恩政府集团的密切联盟。

至于書內所提到的大約一百人，可以有把握地說，他們伙同其国外的同謀者，掌握了控制西德政治和經濟生活的重要杠杆。

首先可以看到大銀行与工業康采恩之間有多方面的密切关系。

大銀行老板是各康采恩董事会的代表，而各康采恩的主子又在各大銀行的董事会內充任代表。例如西門子、汉克尔、麦尔登、迪里希、克洛克納曾經参加过或現在仍参加德意志銀行。弗利克、彼得逊及克虏伯則参加德累斯登銀行。而蒂森—波尼米薩参加了柏林商業公司。

这些例子說明，几个有势力的家族銀行在極大的势力範圍內起着重要作用。

国外金融集团的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影响不仅透过具有世界性的康采恩的分公司，如福特汽車公司、埃索石油公司、尤尼萊佛康采恩來實現，而且也靠华尔街的美国金融資本、倫敦城的英国資本及其他外国金融集团在西德企業中的直接投資來實現。

瑞士是一个国际金融資本施展陰謀和掩飾各种企業真正業主的理想黄金国。瑞士的金融巨头不仅参加了德美壟斷組織，如德国电气总公司、联合鋼鐵公司，也参加了法兰克福的金屬股份公司及法本化学工業公司的繼承公司。

在所謂国营和“分散”了的重工業企業董事會內，可以遇見差不多所有社会民主党及职工会的右翼領袖。在軍事康采恩的萊因金屬—包尔齐格股份公司內，可以看到臭名昭彰的西德职工會領袖沙尔諾夫斯基。

由于不可能把西德的全部經濟詳細地描繪出來，我們只能說明經濟与政治势力集中的最重要情况。

列宁曾引用德国經濟学家赫尔曼所著“德国大鋼鐵工業中的混合企業”一書中的話，來闡明参与制度。“總經理管理着总公司(直譯为‘母亲公司’)；总公司又統治着那些依賴于它的公司(‘女兒公司’)；后者又統治着‘孙女公司’等等，余此类推。于是，只要握有稍大一点的資本，便可統治許多極大的生产部門。”^①

壟斷組織的領導人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团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他們在一九四七年的政治經濟協會內有極重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底最高阶段”，見“列宁文选”，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九五七頁。——譯者

大的作用。在这些团体中不仅有著名的德国金融寡头的代表，而且有一些外国的金融寡头的代表，如法兰克福金属股份公司的麦尔登和彼得逊、埃索石油公司的盖尔和穆勒、英国的柯图尔德人造丝公司的葛莱斯、法斯通车胎及橡胶公司的赛菲尔。

康采恩对于报纸的影响，可以从“法兰克福环球报”的例子中看出来，这个报纸从属一九四七年的政治经济协会，从属瓦尔德霍夫人造纤维制造公司。

各垄断资本家属于哪一个金融集团——主要是德国的还是外国的，在几个场合下很难确定。为了要有真实的说明，不得不在这里慎重一些。这里也涉及到严格保守秘密的属于高级范围内国际金融集团合作的影响和联系。关于这些消息没有在任何一本参考手册或年度报告书内发表过。这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各国的万能金融巨头之间发生尖锐矛盾的地方。

例如公认为充任美国垄断组织洛克菲勒、福特和法斯通车胎及橡胶公司的代表鲁·穆勒、佛兰茨·葛莱斯及奥·安·弗利德里希等，也参加了一些主要代表英、荷利益的企業。世界主义的银行家阿布斯，以复兴信贷银行领导人的身份，隶属于华尔街美国资本的一些垄断组织，同时也与伦敦城、洛希尔及苏尔维康采恩有十分稳固的联系。

我们曾经一再着重指出某些垄断资本家是从属于外国垄断组织或国际金融集团的，我们也经常提到他们与这些国际金融寡头有密切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德国资产阶级中就沒有人企图翻身来摆脱美帝国主义者组成的紧密束缚圈套，并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去巩固自己的阵地。

不仅在西德金融集团与康采恩之间存在着矛盾，复活

起来的德国帝国主义积极渗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也大大地促进了这些矛盾的尖锐化。

由于恢复起来的德国竞争者的扩张压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关系复杂化起来，这具体反映在英国、法国甚至美国商界的惊惶不安的加剧。

西德垄断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显著缩小了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出现，明显地表明为争取输出市场而进行的帝国主义的斗争日形尖锐化。

德国垄断资本家拼命企图扩大其资本输出。为此所必需的资金，他们必须依靠其国外的银行存款以及战前和战后获得的利润。在美国、巴西、阿根廷、西南非洲、伊朗、瑞士及奥地利，已经取消了对德国垄断组织的贵重财产的冻结。德国垄断组织靠战争利润积累了很多的预备金，以致能保留其固定资本，甚至在许多场合还增加了固定资本。

军需工业垄断组织的出品占出口的极大部份，而所有的和平工业部门在出口方面受到排斥。这种情况就使西德资产阶级阵营内的矛盾益形尖锐化，因为这种对与国际金融资本有联系的康采恩的片面庇护，不能使西德经济普遍高涨。

* * *

作者不止一次地指出这种情况：例如阿布斯代表德意志银行，而辛塞尔则代表德累斯登银行。因此就遇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究竟是谁控制这些银行。在这里光说明谁握有股票是不行的。在一些银行和大康采恩内，例如在德国电气总公司、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内，股票分散在成万的甚至几十万的小股东的手中，但是他们对公司的领导一点也不发生影响。

誰掌握由巨額資本積累、勞動和相互聯系的建立所產生的權力呢？是這些董事會、經理，還是兩者一起呢？

如果只研究個別的銀行或工業聯合組織，就不能獲得回答。雖然象西門子、漢尼爾、克虜伯、漢克爾等康采恩創辦人的繼承者，到現在還掌握大部份股票。

我們的概論指出銀行和工業康采恩組成一條鍊子，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其重要職位被一小撮壟斷資本家把持。

他們控制了波恩政府。部長和政治活動家——是他們的傀儡！

這些壟斷資本家是國內外金融集團利益的代理人。他們的勢力範圍往往很難確定。但是我們認為已經揭露了最重要的資本勢力集中的中心，並揭發了其首領。

這些經常處在矛盾中的集中勢力的代表們，往往借口必須保護“企業自由”，實際上是無情地剝削勞動人民并使中間階層破產，組成一個集團，一個統一陣綫。

德國帝國主義的復活，正碰上資本主義總危機經常尖銳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不斷增長，社會主義世界飛躍發展。

約·維·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對資產階級在現代歷史條件中的作用的分析，最適合於西德的資產階級了。

“從前，資產階級被當作民族的首領，它維護民族的權利和獨立，把民族的權利和獨立看得‘高於一切’。現在，連‘民族原則’的影子也一點沒有了。現在，資產階級出賣民族的權利和獨立來換取美元。民族獨立和民族主權這面旗幟已經被拋在一邊了。毫無疑問，正是你們，共產主義和民主的政黨的代表們，必須舉起這面旗幟，打着這面旗幟前進，

如果你們願意作自己國家的愛國者的話，如果你們願意成為自己民族的領導力量的話。除了你們以外，再沒有人會舉起這面旗幟了。”[⊙]

西德金融巨頭和工業壟斷資本家背叛民族的政策，其最顯明的地方是他們力圖把西德的領土讓予大西洋聯盟列強支配，作為侵略基地並為煽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駐紮雇傭軍隊。

西德資產階級企圖借助於非法的措施和恐怖手段，去鎮壓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反抗，而最後還在帝國主義占領列強的支持下，建立執行戰爭方針的法西斯獨裁。

這些沒有祖國的銀行和康采恩壟斷巨頭，拚命散布反民族的世界主義思想，來破壞德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的統一和獨立的戰鬥精神。

資產階級拋棄了民族主權和公民自由，使西德的工人階級不得不去領導德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反對壟斷組織和托萊斯導向戰爭和貧窮化的肮脏詭計的鬥爭，同時也是保衛和平的鬥爭。本書作者試圖分析一小撮西德壟斷資本家的惡毒活動機構，揭露他們的勢力範圍，而希望此書成為所有參加這個鬥爭的愛好和平的人民的補充武器。

⊙ 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六——七頁。——譯者